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一

教坊記
樂府雜錄
碧雞漫志
唱論
中原音韻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一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前記

在我國戲曲藝術空前繁榮和不斷向前躍進的時代，爲了使理論更進一步地推動藝術實踐，戲曲美學理論和戲曲發展史的更有計劃的研究，極須大力開展。語云：『温故而知新』。我國傳統的古典戲曲理論有着豐富的內容，其中大量的精華部分，值得我們積極吸取、消化和發揚，這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民族的戲劇理論是很有裨益的。因此，我們編輯了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以供文藝工作者、特別是戲劇工作者研究和閱讀。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是一部我國歷代戲曲論著的總集，共選輯校錄了四十八種專門著作。這些專著的內容，有的是關於古典戲曲的編劇、製曲、歌唱和表演等方面的理論；有的是關於戲曲源流的考察；有的則是作家、演員的傳記和掌故、史料方面的記載。我國一千多年來——唐、宋、元、明、清五個朝代的比較重要的戲曲理論方面的專著，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大體都包括進去了。這較之近二三十年來出版過的一些古典戲曲論著的叢書，內容要完備得多。

一千多年來，戲曲理論一直是隨着戲曲藝術的不斷發展而發展的。歷史上各個階段的戲曲藝術，只要有一度繁榮，便必然會出現不少理論家來總結這一階段的經驗，或者有些戲曲愛好者來

記述前人的成績。例如：隨着宋、元南戲的興盛，便出現了徐渭的南詞敍錄；隨着元雜劇的盛極一時，便出現了燕南芝菴的唱論、鍾嗣成的錄鬼簿；明代中葉，崑曲和弋陽腔十分興盛，便出現了魏良輔的曲律、王驥德的曲律和呂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曲品；清初，崑曲發展到高峯，則有徐大椿的樂府傳聲來總結崑曲的唱法，李漁的閒情偶寄中的論詞曲部分來總結戲曲編劇的方法；清代中葉以後，『花部』戲曲的崛興，又有焦循的花部農譚來評述它的價值。而這些理論著作的出現，又給以後的實踐以一定的影響。這四十八種流傳至今的專門著作，其中有具有系統性的理論研究，也有不乏獨到見解的漫談和隨筆，還有相當數量的關於戲劇史的原始材料，它們各有所長，復互有所補益，是我國戲曲理論遺產的寶庫，無疑都是值得我們珍視的。但由於這些作者，畢竟受着歷史的局限，他們的著作難免有觀點不够正確之處，這是無法向古人苛求的。

本書所收的古典戲曲專門著作是根據完善的原刻本或最通行的版本做爲底本，加以斷句、標點的。在校錄時，盡量保存原著的面貌。每種著作前，都寫有『提要』來扼要地介紹它的內容、版本和作者生平；若是有不同時代的各種版本，字句相互歧異，則做了校勘，寫了『校勘記』。

本書的選輯和校訂工作，雖然化了不少時間，力圖做得完備和準確，但可能還有疏漏和訛誤之處，這都希望讀者隨時予以指正，以便再版時增補和修改。

中國戲曲研究院

一九五九年二月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總目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第五集

第六集

第七集

第八集

第九集

第十集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

目錄

教坊記

唐・崔令欽著

教坊記提要

教坊記一卷，唐崔令欽著。關於崔氏的生平，現在還沒有比較詳細的考證。據教坊記自序，知道他在開元時候，曾爲左金吾倉曹；天寶亂後，流寓江南，追思教坊故事，作教坊記。序文稱明皇爲玄宗，書成當在七六二年（寶應元年）明皇死去以後。說海本在令欽名下題『著作郎』，明鈔說郛題『著作佐郎』，據一般習慣，這當是他著書時候，或一生最後的官職。但全唐文卷三九六云：『令欽，開元時官著作佐郎，歷左金吾衞倉曹參軍。肅宗朝，遷倉部郎中。』未詳何據。令欽著作，除教坊記外，還有庾信哀江南賦註一卷，見舊唐書藝文志總集類，今不傳。

教坊創置於七一四年（唐開元二年），專典俳優雜技等俗樂。所謂俗樂，絕大部分是來自民間——包括來自各民族——的歌舞百戲。唐代開元、天寶時候的俗樂，在我國歷史上是十分興盛的時期，是研究我國戲曲發展史應該作爲重點的一個階段，可惜當時民間的直接情況，沒有系統的記載傳留下來；被宮廷中所吸收、模倣的，也僅僅有教坊記這樣一部著作。雖然其內容只記錄了教坊中一些佚聞、瑣事，但是從這些佚聞、瑣事，聯系到其它零星片段的記述，使我們還可以



考索到當時俗樂的一些眞實情況，因此吉光片羽，却也彌足珍貴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敎坊記一卷……所記多開元中猥雜之事，故陳振孫譏其鄙俗〔註一〕，然其後記一篇，諄諄於聲色之亡國，雖禮爲尊諱，無一語顯斥玄宗，而歷引漢成帝、高緯、陳叔寶、慕容熙，其言剴切而著明，乃知令欽此書，本亦示戒，非以示勸。唐志列之於經部樂類，固爲失當，然其風旨有足取者，雖謂曲終奏雅，亦無不可，不但所列曲調三百二十五〔註二〕名足爲詞家考證也。』

如晁公武所云，對於敎坊記一書的評價是很低的，但是『非有益於正樂』，却正點明是有益於俗樂。淸代紀昀等從『諄諄示戒』和『曲調三百二十五足爲詞家考證』兩點來有意地提高此書的價値，但隱晦了其中的主要材料。明代以來，敎坊記傳留的只有删節本，給予讀者的錯覺，以爲唐代敎坊，只是匯萃女樂的地方，其實不然。現在從僅僅發現的一些佚文中，已可糾正這一概念。

〔註一〕　非陳振孫語，乃晁公武郡齋讀書後志中語。云：『開元中敎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有益於正樂也。』

〔註二〕　『大曲名』一名乃是標題（見後註五一），當是三百二十四。

教坊記現存的版本，一共有下列各種：

（一）類說卷七所收本　此係删節選錄本，並且字句間多有壓縮改動，不完全按照原書。

類說，南宋曾慥編。今存有南宋刻本（殘），一六二六年（明天啟六年）刻本（殘），明鈔本，一九五六年文學古籍刊行社用宋刻補足明刻景印本。

（二）說郛本　說郛，元末陶宗儀編，原共一百卷，後佚去三十卷。明弘治時，郁文博仍補足為一百卷。明末陶珽重加校訂，增加到一百二十卷。

百卷本說郛，現存有明鈔本和一九二七年上海涵芬樓據明鈔本排印本。教坊記在卷第十二，首行書名下題『一卷』，第二行題『唐崔令欽』，小字注云：『著作佐郎』。

一百二十卷本說郛，現存有：明崇禎間原刻本，清順治三年兩浙督學周南、李際期宛委山堂重印本，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所收本。教坊記在卷第七十八，首第二行題『唐崔令欽』。

（三）古今說海說纂十四、雜纂家二所收本，末尾題『唐崔令欽撰』，小字注云：『著作郎』。

古今說海，明嘉靖間陸楫編。現存有：一五四四年（明嘉靖二十三年）儼山書院及青藜館原刻本，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雜編之屬所收本，一八二一年（清道光元年）苕溪邵氏酉山堂覆明刻本，一九一五年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

（四）古今逸史逸志分志所收本；首第二行題『唐崔令欽撰』，第三行題『明吳琯校』。

古今逸史，明吳琯編。現存有：明萬曆間原刻本，一九三七年上海涵芬樓景印本。

（五）續百川學海癸集所收本　續百川學海，明末吳永編。按此書實是用重校說郛版重加選編，改立名目。

（六）五朝小說大觀唐人百家小說瑣記家所收本。

五朝小說大觀，明無名氏編，也是用重校說郛版改編重印。

（七）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藝術典第八一六卷優伶部彙考所收本——係删節本。

古今圖書集成，清康熙間蔣廷錫等纂修，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刻成，現存有：原刻殿本，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上海圖書集成公司排印本，一九三四年上海中華書局據殿版景印本。

（八）四庫全書子部小說家類雜事之屬所收本。

四庫全書，一七八二年（清乾隆四十七年）永瑢等編，全書今只有寫本。

（九）唐人說薈卷八所收本。

唐人說薈，清陳蓮塘編。現存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原刻本，此外有清嘉慶、光緒間幾種翻刻本（嘉慶刻本改名唐代叢書），上海掃葉山房石印本。

（一〇）香豔叢書所收本　香豔叢書，一九一一年（清宣統庚戌）上海圖書公司鉛印。

（一一）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第一輯第八册所收本　此本是以古今說海本爲底本，用

明鈔說郛本校過，並從全唐文補錄序文，末附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後志、四庫全書提要、四庫簡明目錄、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等書關於教坊記的叙錄題跋。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第一輯第八册，一九五七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以上各種版本，實際上只有三種本子：第一是宋人所見到的本子，可能是原來足本，除曾慥外，王灼在碧雞漫志裏提到任智方（參看補錄），似乎他也見過；第二是元代或明初流傳的本子，郁文博用以補說郛的，此本已有删節；第三是明中葉陸楫所見到的本子，後來各處所收，全是直接或間接根據這種本子。

此外，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載有：教坊記一卷，附北里志一卷、青樓集一卷，舊鈔本，原爲述古堂藏書。又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載有：教坊記一卷，舊鈔本，汪季青藏書。上海圖書館有鈔補本。以上三種，均未見。

教坊記一般版本共有十七條，連後記共十八條。明鈔說郛本第六條分作兩條，計有十八條，連後記共十九條。今加入補錄九條，已有二十八條。各本均無目錄，今就各條逐一標出其內容，以便查閱。

一　兩京教坊

二　內人、前頭人、十家

三　雲韶、搊彈家
四　聖壽樂
五　聖壽樂舞衣
六　進點、軟舞、健舞
七　內伎、兩院歌人唱歌
八　崔（崖）公、蜆斗、長入（入）
九　裴承恩妹大娘
一〇　香火兄弟
一一　張四（少）娘
一二　范漢女大娘子
一三　曲名、大曲名
一四　大面
一五　踏謠娘
一六　烏夜啼
一七　安公子

教坊記 一卷

唐・崔令欽著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仁〔一〕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成〔二〕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卽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三〕也。其家猶在教坊，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其得幸者，謂之『十家』，給第宅，賜無異等。初，特承恩寵者有十家；後繼進者〔四〕，敕有司給賜同十家。雖數十家，猶故以十家呼之。每月二十六日〔五〕，內人母得以女對。無母則姊、妹若姑一人對。十家就本落，餘內人並坐內教坊對。內人生日，則許其母、姑、姊、妹皆來對，其對所如式。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卽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教習琵琶、三絃、箜篌、箏等者，謂之〔六〕『搊彈家』。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其舉手也。〔七〕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旣引隊〔八〕，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將闋，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謂之『合殺老』〔九〕，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也。

聖壽樂舞衣，襟皆各繡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繡窠也。舞人初出樂次，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卽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繡炳煥，莫不驚異。

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卽舞，不點者卽否，謂之『進點』。戲日，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一〇〕，不離此兩曲，餘盡讓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一一〕、半社渠、借席〔一二〕、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一三〕之屬，謂之『健舞』。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卽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卽云『康太賓阿妹』，隨類名之，僄弄〔一四〕百端。

諸家散樂，呼天子爲『崔〔一五〕公』，以歡喜爲『蜆斗』，以每日長在至尊左右爲『長入』〔一六〕。〔一七〕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兄以配竿木侯氏，又與長入〔一八〕趙解愁私通。侯氏有疾，因欲藥殺之。王輔國、鄭銜山與解愁相知，又是侯鄉里，密謂薛忠、王琰曰：『爲我報〔一九〕侯大兄：晚間有人進〔二〇〕粥，愼莫喫。』及期，果有贈粥者，侯遂不食。其夜，裴大娘引解愁謀殺其夫，銜山情〔二一〕願擎土袋。滅燈既黑〔二二〕，銜山乃以土袋置侯身上，不厭〔二三〕口鼻。餘黨不之覺也。比明，侯氏不死。有司以聞，上令范安窮治〔二四〕其事，於是趙解愁等皆決一百。衆皆不知侯氏不掩口鼻而不死也。或言：『土袋綻裂，故活。』是以諸女戲相謂曰：『女伴，爾〔二五〕自今後縫壓壻土袋，當加意夾縫縫之，更勿令開綻也。』

坊中諸女，以氣類相似，約爲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輩。有兒郎聘之者，輒被以婦人稱呼——卽所聘者兄見，呼爲新婦；弟見，呼爲嫂也。兒郎有任宮僚者，官參〔二六〕與內人對同日。垂到內門，車馬相逢，或搴車簾呼阿嫂若新婦者，同黨未〔二七〕達，殊爲怪異。問被呼者，笑而不答。兒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學突厥法』。又云：『我兄弟相憐愛，欲得嘗其婦也。』主者亦不妬〔二八〕。他香火卽不通。

蘇五奴妻張四娘〔二九〕善歌舞〔三〇〕，有邀迓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得其速醉，多勸酒。五奴曰：『但多與我錢，喫䭔子〔三一〕亦醉，不煩酒也。』今呼鬻妻者爲『五奴』，自蘇始。

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慍羝。謂腋氣也。

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小石〔三二〕　巫山女　度春江
衆仙樂正平　大定樂　龍飛樂小石　慶雲樂　繞殿樂　泛舟樂
抛球樂　清平樂大石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貞觀時製　還京樂
天下樂正平　同心樂　賀聖朝南呂宮薄媚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章臺春〔三三〕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武媚娘　杜韋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烟　替楊柳〔三四〕　倒垂柳　浣溪紗〔三五〕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窗恨　金簑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太邊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三六〕　當庭月　思帝鄉正平　醉思鄉〔三七〕

歸國遙　感皇恩（道調宮）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三八〕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頭鴨　下水舡　留客住　離別難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繚踏歌　天外聞〔三九〕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上行盃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傾盃樂　謁金門
巫山一段雲　望月婆羅門〔四〇〕　玉樹後庭花〔四一〕　西河獅子
西河劍氣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摻工不下　麥秀兩歧〔四二〕
金雀兒　濩水吟　玉搔頭　鸚鵡盃　路逢花　初漏歸〔四三〕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濮陽女　靜戎煙
三　臺　上　韻　中　韻　下　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采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樂〔四四〕　木　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王發〔四五〕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鎮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醉胡子〔四六〕　山花子　水仙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刺歷子〔四七〕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師　子〔四八〕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河滿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蛾子〔四九〕　拾麥子〔五〇〕　多利子
呲砂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子　稽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玩花子　西國朝天　大曲名〔五一〕　踏金蓮
綠　腰　涼　州　薄　媚　賀聖樂　伊　州　甘　州
泛龍舟　采　桑　千秋樂　霓　裳　後庭花〔五二〕　伴　侶
雨霖鈴　柘　枝　胡僧破　平　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　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　姊　舞一姊〔五三〕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五四〕　穿心蠻　羅步底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雞　昊　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玩中秋　迎仙客　同心結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皃若〔五五〕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著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皰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五六〕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行〔五七〕入場。行歌，每一疊，傍〔五八〕人齊聲和之云：『踏謠和來，踏謠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謠』；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鬭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容娘』，又非。

烏夜啼——彭城王〔五九〕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六〇〕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將〔六一〕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焉。其子在家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內裏新翻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涕悲愴，謂其子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人〔六二〕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記曰：夫以廉潔之美而道之者寡，驕淫之醜而蹈〔六三〕之者衆，何哉？志意劣而嗜慾強也。借如：涉畏途不必皆死而人知懼；溺聲色則必傷夭而莫之思，不其惑歟？且人之生身，所稟五常耳，至有：悅其妻而圖其夫——前古多矣——是違仁也；納異寵而薄糟糠——凡今衆矣——

是忘義也；重衽席之娛〔六四〕，輕宗祀之敬，是廢禮也；貪耳目之玩，忽禍敗之端，是無知〔六五〕也；心有所愛，則覥冒苟得，不顧宿諾，是棄信也。敦諭履仁，蹈義修禮，任智而信以成之。嗚呼！國君保之，則比德堯、舜；士庶由之，則齊名周、孔矣！當爲永代表式，寧止一時稱舉〔六六〕？儻謂『修小善而無益，犯小惡而無傷』，殉嗜欲近情，忘性命大節，施之於國則國敗〔六七〕，行之於家則家壞〔六八〕；敗與壞，不其痛哉！是以楚莊悔懼，斥遣夏氏；宋武納諫，遽絕慕容，終成霸業，號爲良主。豈比高緯以馮小憐滅身，叔寶以張貴妃亡國，漢成以昭儀絕冢嗣，燕熙以苻氏覆邦家乎？非無元龜，自有人鑑，遂形簡牘，敢告後賢。

教坊記補錄

全唐文卷三百九十六，收有崔令欽的教坊記序一篇，這是現在各種版本教坊記所失載的。又曾慥類說卷七裏所節錄的教坊記，其中有八條，也不見於現存各本。一併補錄於此。

一　教坊記序

昔陰康氏之王也，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水有襄陵之變，人多腫腿之疾，思所以通利關節，於是制舞。舜作歌以平八風，非慆心也。春秋之時，齊遺魯以女樂，晉梗陽之大宗亦以上獻子，始淫聲色矣。施及漢室，有若衞子夫以歌進，趙飛燕以舞寵，自茲厥後，風流彌盛。晉氏兆亂，塗歌是作，終被諸管絃，載在樂府。呂光之破龜茲，得其樂，名稱多亦佛曲百餘成。我國家元元之允，未聞頌德，高宗乃命樂工白明達〔註一〕造道曲、道調。玄宗之在蕃邸，有散樂一部，戢定妖

〔註一〕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疑卽此人。春鶯囀條亦作『白明達』。

氛，頗藉其力；及膺大位，且羈縻之。常於九曲閱太常樂，卿姜晦，嬖人楚公皎之弟也，押樂以進。凡戲輒分兩朋，以判優劣，則人心競勇，謂之熱戲，於是詔寧王主蕃邸之樂以敵之。一伎戴百尺幢，鼓舞而進，太常所戴卽百餘尺，比彼一出，則往復矣，長欲半之，疾仍兼倍。太常羣樂鼓譟，自負其勝。上不悅，命內養五六十人，各執一物，皆鐵馬鞭、骨檛之屬也，潛匿袖中，雜於聲兒後立，（坊中呼太常人爲『聲兒』。）復候鼓譟，當亂捶之。皎、晦及左右初怪內養麏至，竊見袖中有物，於是奪氣褫魄，而戴幢者方振搖其幢，南北不已，上顧謂內人者曰：『其竿卽自當折！』斯須中斷，上撫掌大笑，內伎咸稱慶，於是罷遣。翌日，詔曰：『太常禮司，不宜典俳優雜伎。』乃置教坊，分爲左右而隸焉。左驍衞將軍范安及〔註一〕爲之使。開元中，余爲左金吾倉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請祿俸，每加訪問，盡爲予說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舊遊，不可復得，粗有所識，卽復疏之，作教坊記。

二

上偏私左厢，故樓下戲，右厢竿木多失落，是其隱語也。

〔註一〕『筋斗裴承恩妹大娘』條作『范安』。

三

呂元眞打鼓，頭上置水椀，曲終而水不傾動，衆推其能定頭項。上在蕃邸召之，元眞恃其能，多不時至，乃云：『須得黃紙。』黃紙，謂勑也。上銜之，故流輩皆有爵命，惟元眞素身。

四

上嘗三殿打球，榮王墮馬悶絕，移時不蘇。黃幡綽奏曰：『大家如今年紀不爲小，聖體又重，不宜自勞。何不着女壻等與諸人爲之？如臣坐對食盤，口眼俱飽，此爲樂耳。旁觀大家馳驟忙遽，何暇云樂？』上曰：『爾言大有理！』不復自爲也。

五

上於天津橋南設帳殿，酺三日。敎坊一小兒，筋斗絕倫，乃衣以綵繒，梳洗，雜於內伎中上。頃緣長竿上，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抱竿，番身而下。樂人等皆捨所執，宛轉於地，大呼萬歲。百官拜慶。中使宣旨云：『此伎尤難，近敎坊敎成。』其實乃小兒也。（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第八〇五卷技戲部引敎坊記云：『漢武帝時，一小兒翻筋斗絕倫，能緣長竿倒立。今時謂之

「篤叉子」。』不詳所據。似亦此段佚文。）

六

任智方四女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納悽惋，收歛渾淪；二姑子容止閑和，意不在歌。四兒發聲遒潤，如從容中來。

七

龐三娘善歌舞，其舞頗脚重，然特工裝束。又有年，面多皺，帖以輕紗，雜用雲母和粉蜜塗之，遂若少容。嘗大酺汴州，以名字求僱。使者造門，旣見，呼爲惡婆，問龐三娘子所在。龐紿之曰：『龐三是我外甥，今暫不在，明日來書（疑是「此」字）奉留之。』使者如言而至。龐乃盛飾，顧客不之識也，因曰：『昨日已參見娘子阿姨。』其變狀如此，故坊中呼爲『賣假臉賊』。

八

有顏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臉深，有異於衆；能料理之，遂若橫波，雖家人不覺也。嘗因兒死，哀哭抆淚，其婢見面，驚曰：『娘子眼破也！』

九

魏二容色粗美，歌舞甚拙。嘗與同類宴集，起舞，楊家生者笑視之。須臾歌次，架上鸚鵡初移足右轉，俄復左轉，家生顧曰：『左轉也！』——意指鸚鵡，實無他也——魏以爲斥己，輟歌極罵，罷樂。人呼失律爲『左轉』。

教坊記校勘記

本編收錄的教坊記，是用涵芬樓排印說郛所收本作爲底本，另外據一九五六年景印本類說、宛委山堂重印本重校說郛、靑藜館刻本古今說海、明刻本古今逸史等四種本子，加以校勘。類說本既多不按原文轉錄，所以對其中一般字句間的差別，概從略；顯係所據原本是有不同的再引用。

〔一〕『仁政坊』，各本均作『延政坊』。據韋述兩京新記、宋敏求長安志等書所記載，西京光宅坊的左方並沒有仁政坊或延政坊，只有翊善坊、長樂坊。長樂坊位置在大明宮的延政門前，也許曾名，或又名延政坊。又樂府雜錄亦云『延政坊』。

〔二〕『成』字，各本均無。

〔三〕『頭』字，各本均無。

〔四〕『四季給米』至『後繼進者』三十二字，各本均脫落；類說本亦不全，『賜無異等』，作『賜亦異等』。

〔五〕『每月二十六日』，各本均作『每月二日、十六日』。
〔六〕『之』字，各本均無。
〔七〕類說本此處多兩句：『上親加策厲（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
〔八〕『旣引隊』，各本均作『首旣引隊』。
〔九〕『老』字，各本均無，似爲衍文。
〔一〇〕『去』字，各本均無。
〔一一〕『春鶯囀』，各本均作『春鶯』。
〔一二〕『半社渠、借席』，或以爲當作『半社、渠借席』，待考。
〔一三〕『達摩』，類說本作『達摩支』。
〔一四〕『僄弄』，各本均作『摽弄』。
〔一五〕『崔公』，各本均作『崖公』。
〔一六〕『長人』，各本均作『長入』。從以上『內人』、『前頭人』等名稱看來，當以『長人』爲是。
〔一七〕『諸家散樂……』一段，各本均和上一段相連。
〔一八〕同註一六。
〔一九〕『報』字，各本均作『語』。

〔二〇〕『進』字，各本均作『送』。

〔二一〕『情』字，各本均無。

〔二二〕『滅燈既黑』，各本均作『燈既滅』。

〔二三〕『厭』字，各本均作『壓』。

〔二四〕『治』字，各本均作『究』。

〔二五〕『女伴爾』三字，各本均無。

〔二六〕『官參』，各本均作『宮忝』。

〔二七〕『未』字，各本均作『求』。

〔二八〕『主者亦不妬』，各本均作『主者知亦不妬』。

〔二九〕『張四娘』，各本均作『張少娘』。

〔三〇〕類說本此下多一句：『亦姿色，能弄踏謡娘。』

〔三一〕『糙子』，各本均作『鎚子』，誤。

〔三二〕曲名下面所注小字，各本均無。以下同。

〔三三〕『章臺春』，各本均作『帝臺春』。

〔三四〕『替楊柳』，各本均作『朁楊柳』。

〔三五〕『浣溪紗』，各本均作『浣溪沙』。

〔三六〕『會佳賓』，逸史本作『會嘉賓』。

〔三七〕『醉思鄉』，各本均列在『燈下見』下。

〔三八〕『守陵官』，各本均作『守陵宮』。

〔三九〕『天外聞』，各本均作『天外閒』。

〔四〇〕『望月婆羅門』，各本均作『望月波羅門』。

〔四一〕『玉樹後庭花』，各本均作『後庭花』。

〔四二〕『麥秀兩歧』，各本均作『麥秀兩岐』，誤。

〔四三〕『初漏歸』，各本都作『初漏滿』。

〔四四〕『朝天樂』，各本均作『朝天』。

〔四五〕『花王發』，各本均作『花黃發』。

〔四六〕『醉胡子』，各本均作『胡醉子』。

〔四七〕『剌歷子』，各本均作『歷剌子』。

〔四八〕『師子』，各本均作『獅子』，是。

〔四九〕『金蛾子』，各本均作『金娥子』。

〔五〇〕『拾麥子』，各本均作『拾麥子』，疑誤。

〔五一〕『大曲名』，疑是標題，非曲名。

〔五二〕『後庭花』，各本均作『玉樹後庭花』。

〔五三〕『舞一姊』，各本均作『舞大姊』。

〔五四〕『碧宵吟』，各本均作『碧霄吟』。

〔五五〕『皃若』，各本止作一『貌』字。

〔五六〕『毆』字，重校說郛本及逸史本均作『歐』，誤。

〔五七〕『行』字，各本均作『步』。

〔五八〕『傍』字，各本均作『旁』。

〔五九〕各本『彭城王』上均多一『宋』字。

〔六〇〕『帝』字，各本均作『弟』，誤。

〔六一〕『將』字，各本均無。

〔六二〕『樂人』，各本均作『樂工』。

〔六三〕『蹈』字，各本均作『陷』。

〔六四〕『娛』字，各本均作『虞』，誤。

〔六五〕『知』字，各本均作『智』。

〔六六〕『舉』字，全唐文卷三九六引文作『譽』，是。

〔六七〕『國敗』，各本均作『國風敗』。

〔六八〕『家壞』，各本均作『家法壞』。

樂府雜錄

唐·段安節著

樂府雜錄提要

樂府雜錄一卷，唐段安節著。安節是唐初名將段志玄的後裔，在新唐書八十九段志玄傳末附有略傳，但非常簡單，僅說：『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律，能度曲。』書中稱李儼爲僖宗，其著作年代，當是在李儼已死之後；又序文末已自署『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上柱國』，則更可以證明不會早於八九四年——乾寧元年。這時候距離唐朝的滅亡只有十二年，樂府雜錄的成書，總不出這時期之內。

『樂府』二字，從西漢以後，多用以代表歌曲，但這書裏所謂『樂府』，却是廣泛地包括了唐中葉以後的音樂、歌舞、雜戲、技藝。書中首列關於樂部的九條，可知在唐代末年，九部的形式雖然還存在，但內容却大有變更了。其次是關於歌、舞、俳優的三條，關於樂器的十三條，關於樂曲的十一條，關於傀儡子的一條，大抵是源流的考證，兼及一些著名演奏者的姓氏和軼事。最後是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但今本已然有文無圖了——說明唐代所用的樂律宮調。

唐代宮廷中採用的所謂俗樂，盛於開元、天寶時代。天寶亂後，雖多所喪失，但民間仍繼續

流行，且不斷發展；因而唐中葉以後，仍大量地供給了宮廷方面的吸收。樂府雜錄所記載的，除了少數屬於太常樂外，其餘大部分都是俗樂。這項材料，和教坊記所記載的正好銜接使用；並且還可以補教坊記所記的不足。

唐代俗樂，在音樂方面因受到西域各民族音樂的影響，採用絃樂器琵琶來定律，這樣在音律方面曾有很大的發展。關於琵琶定律，史書上所記載的很不詳細；樂府雜錄末尾所附的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給我們留傳下很重要的研究資料。後來研究燕樂的各家，如方成培、凌廷堪、陳澧等，全是據此爲主要材料，考索發揮，使燕樂研究成爲一項專門的學科。直到現在，燕樂的研究，還僅僅是一個開始，有待於今後不斷的深入。

樂府雜錄，現存有下列各種版本：

（一）類說卷十六所收本　此本已經編者加以删節，詞句多有壓縮改動。

（二）明鈔說郛卷第三內談壘所收本　亦係删節本，詞句亦有壓縮改動。談壘，題『宋闕名撰』。

（三）重校說郛卷第一百所收本。

（四）古今說海說纂部雜纂所收本。

（五）古今逸史逸志分志所收本。

（六）續百川學海癸集所收本。

（七）五朝小說大觀唐人百家小說瑣記家所收本。

（八）學海類編集餘三、文詞部分所收本　學海類編，清曹溶編，陶越增刪。有一八三一年（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活字本，一九二〇年上海涵芬樓景印本。

（九）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雜技之屬所收本。

（一〇）墨海金壺子部所收本　墨海金壺，清張海鵬編。有一八二七年（清嘉慶二十二年）昭曠閣原刻本，一九二一年上海博古齋景印本。

（一一）守山閣叢書子部所收本　此本經清錢熙祚詳加校勘，並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篇，及錢氏跋一篇。

守山閣叢書，清錢熙祚編，一八四四年（清道光二十四年）金山錢氏用墨海金壺刊版重編增刊。

（一二）唐人說薈卷十一所收本。

（一三）湖北先正遺書子部所收本　此本係用墨海金壺本景印。

湖北先正遺書，近人盧靖編。一九二三年沔陽盧氏愼始齋景印。

（一四）增補曲苑金集所收本　增補曲苑，有一九三二年聖湖正音學會據曲苑、重訂曲苑

增校排印。

（一五）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第一輯第六册所收本　此本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一九五七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印行。

原序

爰自國朝初修郊禮，刊定樂懸，約三代之歌鍾，均九威之律度，莫不詔音盡美，雅奏克諧，上可以籲天降神，下可以移風變俗也。以至桑間舊樂，濮上新聲，金絲愼選於精能，本領皆傳於故老。重翻曲調，全祛淫綺之音；復採優伶，尤盡滑稽之妙。洎從離亂，禮寺隳頹，簨簴既移，警鼓莫辨。梨園弟子，半已奔亡；樂府歌章，咸皆喪墜。安節以幼少卽好音律，故得麤曉宮商，亦以聞見數多，稍能記憶。嘗見敎坊記，亦未周詳，以耳目所接，編成樂府雜錄一卷。自念淺拙，聊且直書，以俟博聞者之補茲漏焉。朝議大夫守國子司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段安節撰。

樂府雜錄總目

樂府雜錄

唐・段安節著

雅樂部

宮懸四面，天子樂也；軒懸三面，諸侯樂也；判懸二面，大夫樂也；特懸一面，士樂也。宮懸四面，每面五架。架卽簨簴也，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綵翠絲紱爲之也。十二律上鐘九乳，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每架列鐘十二所，亦依律編之。四角安鼓四座：一曰應鼓，（四旁有兩小鼓，爲鞞鼓也。）二曰腰鼓，三曰警鼓，四曰雷鼓；皆彩畫，上各安寶輪，以珠翠粧之。樂卽有簫、笙、竽、塤、箎、籥、跋膝、琴、瑟、筑。將竽形似小鐘，以手將之〔一〕卽鳴也。次有登歌。皆奏法曲：御殿，卽奏凱安、廣平、雍熙三曲；宴羣臣，卽奏□□、□□〔二〕、鹿鳴三曲——近代內宴，卽全不用法樂也——郊天及諸壇祭祀，卽奏太和、沖和、舒和三曲。凡奏曲，登歌先引，諸樂逐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在樂懸內。已上謂之『坐

部伎』。八佾舞則六十四人，文武各半，皆著畫幘，俱在樂懸之北。文舞居東，手執翟，狀如鳳毛；武舞居西，手執戚。文衣長大，武衣短小。其鐘師及磬師、登歌、八佾舞并諸色舞，通謂之『立部伎』。柷、敔、樂懸既陳，太常卿押樂在樂懸之北面。太樂令、鼓吹令俱在太常卿之後，太樂在東，鼓吹居西。協律郎二人，皆執翬竿，亦用綵翠粧之，一人在殿上。翬竿倒，殿下亦倒，遂奏樂。協律郎皆綠衣大袖，戴冠。

雲韶樂

用玉磬四架。樂即有琴、瑟、筑、簫、篪、籥、跋膝、笙、竽、登歌、拍板。樂分堂上、堂下。登歌四人，在堂下坐。舞童五人，衣繡衣，各執金蓮花引舞者。金蓮，如仙家行道者也。舞在階下，設錦筵。宮中有雲韶院。

淸樂部

樂即有琴、瑟、雲和箏——其頭像雲——笙、竽、箏、簫、方響、篪、跋膝、拍板。戲即有弄賈大獵兒也。

鼓吹部

卽有鹵簿、鉦、鼓及角。樂用紘鼗、笳、簫。又卽用哀笳，以羊角爲管，蘆爲頭也。警鼓二人，執朱幡引樂，衣文，戴冠。已上樂人皆騎馬，樂卽謂之『騎吹』。俗樂亦有騎吹也。天子鹵簿用『大全仗』，鼓一百二十面，金鉦七十面。郊天謁廟吉禮，卽衣雲花黃衣，鼓四，鉦二；下山陵凶禮，卽衣雲花白衣，鼓二，鉦二。下册太后、皇后及太子，用鼓七十面，金鉦四十面，謂之『小全仗』。公主出降及册三公幷祔廟禮葬，並用『大半仗』，鼓四十面，鉦二十面。諸侯用『小半仗』，鼓三十面，鉦十四面，吉凶如上。自太子已下，册禮及葬祔廟，並無警鼓。

驅儺

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除逐也。右十二人，皆朱髮，衣白□畫衣。各執麻鞭，辮麻爲之，長數尺，振之聲甚厲。乃呼神名，其有甲作，食殃者；胇胃，食虎者；騰簡，食不祥者；攬諸，食咎者；祖明、強梁，共食磔死寄生者；騰根，食蠱者案：以上神名及所食，諸刻本並多舛誤，今依文瀾閣本改正。考後漢志、唐志、唐六典，十二神尚有雄伯，食魅；伯奇，食夢；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此僅舉其七，疑有脫簡。等。

侲子五百，小兒爲之，衣朱褶、素襦〔三〕，戴面具。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縣樂。太常卿及少卿押樂正到四閤門，丞并太樂署令、鼓吹署令、協律郎並押樂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諸官於本寺先閱儺，并遍閱諸樂。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入看，頗謂壯觀也。太常卿上此。案：舊脫「常」字，今補。「上此」二字不可解，當有脫誤。歲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龍尾道下重閱，卽不用樂也。御樓時，於金雞竿下打赦鼓一面，鉦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鉦以千下。案：「御樓」下疑錯簡。

熊羆部

其熊羆者有十二，皆有木雕之，悉高丈餘，其上安版床，復施寶幰，皆金彩裝之，於其上奏雅樂。含元殿方奏此樂也，奏唐十二時、萬宇淸、月重輪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案：此上有脫誤。文獻通考一百三十九云：「熊羆架十二，悉高丈餘，用木雕之，其狀如床，上安版四，旁爲欄，其中以登。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以施，殿庭宴饗用之，圖熊羆以爲飾故也。隋煬帝更於案下爲熊、羆、貙、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幰於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淸、月重輪等三曲。亦謂之「十二案樂」。」所引當卽此文，附錄以俟考。此下舊有「樂具庫」云云八十三字，與上文不相比附，乃錯簡也，今删去，別附於後。

鼓架部

樂有笛、拍板、答鼓——卽腰鼓也——兩杖鼓，戲有代面——始自北齊神武弟，有膽勇，善鬬戰，以其顏貌無威，每入陣卽著面具，後乃百戰百勝。戲者衣紫，腰金，執鞭也。案：御覽五百六十九引樂府雜錄云：「大面出於北

齊。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聲以效其指擫擊刺之容，俗謂之「蘭陵王入陣曲」。』疑此有脫誤。

缽頭——昔有人父爲虎所傷，遂上山尋其父屍。山有八折，故曲八疊。戲者被髮，素衣，案：類說十六引作『喪衣』。面作啼，蓋遭喪之狀也。案：『缽頭』，通典一百四十六作『撥頭』，云：『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與此小異。

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卽有踏搖娘。案：御覽五百七十三引云：『踏搖娘者，生于隋末，夫河內人〔四〕，醜貌而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夫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娘」。近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制〔五〕也。』疑此有脫簡。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橦、跳丸、吐火、吞刀、旋槃、觔斗，悉屬此部。

龜茲部

樂有觱篥、笛、拍板、四色鼓、揩羯鼓、雞樓鼓。案：唐六典：『龜茲伎有竪箜篌、琵琶、五絃、笙、簫、橫笛、觱篥、銅鈸、荅臘鼓、毛員鼓、都曇鼓、羯鼓、侯提鼓、腰鼓、雞婁鼓、貝。』唐志並文獻通考一百四十六又有彈箏、齊鼓、檐鼓。此似有脫簡。戲有五方獅子，案：『方』字舊作『常』，依唐志、文獻通考改。高丈餘，各衣五色。每一獅子有十二人，戴紅抹額，衣畫衣，執紅拂子，謂之『獅子郎』。舞太平樂曲。破陣樂曲亦屬此部，秦王所制，舞人皆衣畫甲，執旗旆；外藩鎮春冬犒軍亦舞此曲，兼馬軍引入場，尤甚壯觀也。萬斯年曲，是朱崖李太尉進此曲名，卽天仙子是也。

胡部

樂有琵琶、五絃、箏、箜篌、觱篥、笛、方響、拍板。合曲時，亦擊小鼓、鈸子。合曲後立唱歌，涼府所進，本在正宮調，大遍、小遍，（案：『小遍』，舊譌作『小者』，據樂府詩集七十九引改。）至貞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曲在玉宸殿，（案：『玉宸宮調初進曲在』八字，諸本並空，依樂府詩集補。）故有此名——合諸樂，即黃鍾宮調也。奉聖樂曲，是韋南康鎮蜀時南詔所進，在宮調，亦舞伎六十四人，遇內宴，即於殿前立奏樂，更番替換；若宮中宴，即坐奏樂。俗樂亦有坐部、立部也。

歌

歌者，樂之聲也，故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迥居諸樂之上。古之能者，即有韓娥、李延年、莫愁。（莫愁者，女子也。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六〕。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案：注『莫愁者……』六字，諸本並脫，依御覽五百七十三補。『打』字舊譌『折』，依文淵閣本改。御覽同。）善歌者（案：舊脫『者』字，據御覽補。）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案：舊脫『間』字，據御覽、類說補。御覽『出』作『發』。）至喉乃噫其詞〔七〕，即分抗墜之音。既得其術，即可致遏雲響谷之妙也。明皇朝有韋青，（案：類說引，下有『者能歌』三字。）本是士人〔八〕，嘗有詩〔九〕：『三代主綸誥，（案：御覽「主」作「掌」。）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將軍。（案：舊脫『青』字並『金吾』二字，依御覽補。）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一〇〕者，本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開元末選入宮，即以〔一一〕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慧，善歌，

能變新聲。韓娥、李延年（案：諸本並脫『李』字，依御覽補。）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一二〕，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殿清虛，喉囀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案：『笛』字，舊譌『曲』，依御覽改。）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三〕一日，賜大酺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一四〕衆，諠譁聚語，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案：舊脫『聞』字，依御覽、類說補。）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一五〕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諠。』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一六〕，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案：御覽作『義者聞之血湧』。）愁者聞之腸絕。洎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因月夜憑闌于小河之〔一七〕上，（案：舊脫『因』字，『月』譌『日』，『小』譌『上』，依御覽、類說補改。）忽聞舟中奏〔一八〕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一九〕乃登舟與永新對泣（案：御覽作『登舟省之，相與對泣。』〔二〇〕）久之。青始亦〔二一〕晦其事。後士人卒與其母之京師，竟歿於風塵〔二二〕。（案：御覽作『終於狹邪間。』）及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

大歷中（案：御覽『中』作『初』。）有才人張紅紅〔二三〕者，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二四〕。過〔二五〕將軍韋青所居，（在昭國坊南門裏〔二六〕。案：此注舊誤混入正文中，依御覽移正。）青於街牖中〔二七〕（案：御覽『牖』作『窗』。）聞其歌者喉音寥亮〔二八〕，仍有美色，即納爲姬。其父舍於後戶〔二九〕，優給之。乃自傳其藝，穎悟絕倫。嘗有樂工自撰一曲，（案：『一曲』，舊作『歌』，依御覽、樂府詩集八十改。）即古曲長命西河女也，（案：舊脫『曲』字，依御覽、樂府詩集補。）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三〇〕，先印可於青，青（案：『印可』，舊作『倚歌』，依御覽、類說改。）潛令紅紅（案：『潛令』，舊作『召』，依御覽改。）於屏風後聽之。紅紅乃以小豆數合，記其節拍〔三一〕。（案：『節拍』，舊倒，依御覽乙轉。）樂工歌罷，青因入問紅紅如何。（案：舊脫『因』字，依御覽補。）云：『已得矣。』〔三二〕青出，紿云：『某

有女弟子，案：舊脫「某」字，依御覽、類說補。久曾歌〔三三〕此，案：類說「久」作「蚤」。非新曲也。』卽令隔屏風歌之〔三四〕，一聲不失，樂工大驚異，遂請相見，歎伏不已。再云〔三五〕：『此曲先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翊日，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娘子』〔三六〕，尋爲才人。一日，內史奏韋靑卒，上告紅，紅乃於上前嗚咽奏云：『妾本風塵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歸，致身入內，皆自韋靑，妾不忍忘其恩。』乃〔三七〕一慟而絕。上嘉歎之〔三八〕，卽贈昭儀也〔三九〕。貞元中有田順郎，案：舊脫『郎』字，依類說補。曾爲宮中御史娘子。元和、長慶以來，有李貞信、米嘉榮、何戡、陳意奴。武宗已降，有陳幼寄、南不嫌、羅寵。咸通中有陳彥暉。案：碧雞漫志引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座客姓駱唱河滿子，皆稱絕妙。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淸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耶？」相對泣下。』今本脫簡，附錄於此。

舞工

舞者，樂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驚鴻，案：類說『如』作『像』，御覽五百七十四引明皇雜錄亦作『像』。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古之能者，不可勝記。卽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健舞曲有稜大、案：此似有誤。樂府詩集五十三作『大祁』，文獻通考一百四十五作『大杄』。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案：樂府詩集八十引：『達磨支，健舞曲也。』此文當脫『達磨支』三字。軟舞曲有涼州、案：文瀾閣本作『其雜曲有伊州、梁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花舞，著綠衣，偃

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櫳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蹀躞，蹄皆應節奏也。開元中有公孫大娘善舞劍器，僧懷素見之，草書遂長，蓋准其頓挫之〔四〇〕勢也。案：『准』，疑當作『準』。御覽五百七十四引『舞者樂之容也……』三十九字，合注文；『開元中……』二十九字，『准』作『壯』，並以爲明皇雜錄，蓋誤也。其後又一條云：『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也。』鄭處誨書不當及開成事，當亦此處脫簡。又類說引『字舞』云云，及御覽所引，並作正文。

俳優

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弄參軍——始自〔四一〕後漢館陶令石躭。案：舊脫『後』字，依御覽五百六十九、文獻通考一百四十七補。『躭』字，文獻通考作『聃』。躭有贓犯，和帝〔四二〕惜其才，免罪。每宴樂，即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四三〕。案：此下舊本另提行，誤，今依御覽、文獻通考移正。開元中有李仙鶴善此戲，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參軍〔四四〕，以食其祿，是以陸鴻漸撰詞云『韶州參軍』，案：『云』字，舊譌『言』，脫『參軍』二字，據御覽、文獻通考改，補。蓋由此也。武宗朝有曹叔度、劉泉水案：此下舊衍『鹹淡最妙』〔四五〕四字，據文獻通考删。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四六〕等三人。案：文獻通考作『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儉，馮季皐亦其次也。』弄假婦人，大中以來有孫乾、案：文獻通考作『孫乾飯』。〔四七〕劉璃缾，近有郭外春、孫有熊。案：文獻通考作『態』。僖宗幸蜀時，戲中有劉眞者，尤能，後乃隨駕入京，籍于教坊。弄婆羅，案：『婆羅』下疑當有『門』字。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四八〕。大別有夷部樂，即有扶南、高麗、高昌、驃國、龜茲、案：舊脫『國龜』二字，據唐會要補。康國、疏勒、西涼、安國；樂即有單龜頭鼓及箏、蛇皮琵琶——蓋以蛇皮爲槽，厚一寸餘，鱗介具焉，案：舊脫『焉』字，依文獻通考一百三十七補。亦以楸木爲面，其捍撥以象牙爲之，畫其國王騎象，極精妙也——鳳頭箜篌、臥箜篌——其工頗奇巧——三頭鼓、鐵拍板、葫蘆笙；舞有骨鹿舞、胡旋

舞〔四九〕，俱於一小圓毬〔五〇〕子上舞，縱橫騰踏〔五一〕，兩足終不離於毬子上，其妙如此也〔五二〕。〔五三〕

案：御覽五百六十七作『其妙皆若夷舞也』。

琵琶〔五四〕

始自烏孫公主造，馬上彈之。有直項者，曲項者。曲項蓋使於急關也。案：舊脫『曲項蓋』三字，『使』作『便』，『急關』下衍『中』字，據御覽五百八十三、續談助引琵琶錄補改。『關』字，琵琶錄作『鬭』。古曲有陌上桑。范曄、石苞、謝奕，案：『石苞』，舊譌『石崇』，依御覽、琵琶錄改。琵琶錄此下尚有孫放、孔偉、阮咸三人。皆善此樂也。開元中有賀懷智〔五五〕，其樂器以石爲槽，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案：舊脫『用』字，依御覽、琵琶錄補。

貞元〔五六〕中有康崑崙，第一手〔五七〕。始遇〔五八〕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五九〕。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鬬聲樂。案：舊脫『及』字，依御覽、琵琶錄補。即街東有〔六〇〕康崑崙琵琶最上〔六一〕，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案：『請』字，舊作『令』，依御覽、琵琶錄改。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六二〕。即綠腰是也，本自〔六三〕樂工進曲，上令錄出要者〔六四〕，因以〔六五〕爲名。自後來誤言『綠腰』也〔六六〕。案：正文『錄要』，舊譌『綠腰』。注文『出』譌『其』，『令』譌『因』，『誤』譌『設』，脫『自後來』三字；誤入鄭中丞條末，今依御覽、琵琶錄、文獻通考一百三十七移補，改正。注中『綠腰』字，琵琶錄並作『六么』。其街西亦建一樓〔六七〕，東市大誚〔六八〕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六九〕，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七〇〕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七一〕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七二〕。崑崙即驚駭〔七三〕，乃拜請〔七四〕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七五〕，姓段。案：此注舊混入正文，依琵琶錄移正。御覽作『善本，名，俗姓段也。』〔七六〕〔七七〕以定東鄽之勝〔七八〕。案：『勝』字舊譌『聲』，依御覽、琵琶錄改。翊日，德宗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嘉獎〔七九〕，乃令教授〔八〇〕

崑崙。段奏曰〔八一〕：『且請崑崙〔八二〕彈一調。』〔八三〕及彈〔八四〕，師曰：『本領何雜〔八五〕？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八六〕師神人也！臣少年〔八七〕案：「少」字，舊譌「小」，據御覽、琵琶錄改。初學藝時，偶於〔八八〕鄰舍女巫〔八九〕授一品絃調〔九〇〕，後乃易數〔九一〕師。段師精鑑如此玄妙也〔九二〕！』段奏曰〔九三〕：『且遣〔九四〕崑崙不近樂器十餘〔九五〕年，案：舊脫「餘」字，依御覽、琵琶錄補。使〔九六〕忘其本領〔九七〕，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之藝〔九八〕。

貞元〔九九〕中有王芬、案：舊脫「有」字，依御覽、琵琶錄補。曹保保〔一〇〇〕——其子〔一〇一〕善才案：舊脫「其」字，依御覽、琵琶錄補。其孫曹綱案：「綱」字，舊譌「鋼」，依御覽、琵琶錄改。下同。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一〇二〕。曹綱善運撥案：舊脫「曹」字，依御覽、琵琶錄補。若風雨，而不事扣絃〔一〇三〕；案：御覽，「扣」作「彈」，琵琶錄作「捏」，注云「一本作『叩』。」興奴長於攏撚〔一〇四〕，案：御覽，「長」作「善」。不撥稍軟〔一〇五〕。案：舊脫此四字，衍「類」字，依御覽、琵琶錄補，正。時人謂〔一〇六〕：『曹〔一〇七〕綱有右手，興奴〔一〇八〕有左手。』〔一〇九〕武宗初〔一一〇〕，朱崖李太尉有樂吏〔一一一〕廉郊者，師於曹綱，盡綱之能〔一一二〕。綱嘗謂儕流曰〔一一三〕：案：舊脫「謂儕流」三字，依御覽補。琵琶錄作「嘗謂其流云」。『教授人亦〔一一四〕多矣，案：舊脫「授」字、「亦」字，依御覽、琵琶錄補。未曾有此性靈弟子〔一一五〕也。』案：舊脫「曾」字，依御覽補。琵琶錄作「嘗」。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於池上案：舊脫「於」字，依琵琶錄補。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卽無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案：御覽作「因復彈蕤賓，久之」，忽有一物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之，案舊脫「之」字，依琵琶錄補。御覽作「覩之」。乃一片方響，案：舊作「乃方響一片」，依御覽、琵琶錄乙轉。蓋蕤賓鐵也。案：琵琶錄作「有知者，識是蕤賓鐵也」。以指撥精妙，律呂相應也〔一一六〕。〔一一七〕案：御覽作「蓋以聲律諧和，相應故也。其妙若此」。琵琶錄作「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一一八〕琵琶。其姑尤更妙絕。姑〔一一九〕本宣徽弟子〔一二〇〕，後放〔一二一〕出宮，於永

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一二二〕方彈。楊志懇求〔一二三〕教授，堅〔一二四〕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於人也。』〔一二五〕案：舊脫『吾』字，依類說、琵琶錄補。志〔一二六〕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其〔一二七〕姑彈弄，仍繫脂䊓帶〔一二八〕，以手〔一二九〕畫帶，記其節奏，案：舊脫『其』字，依琵琶錄、文獻通考補。遂得一兩曲調。明日，攜樂器〔一三〇〕詣姑彈之，案：舊脫此二字，依琵琶錄、類說、文獻通考補。姑大驚異。志即告其事〔一三一〕，姑意乃〔一三二〕回，盡傳其能矣〔一三三〕。

文宗朝，有內人〔一三四〕鄭中丞，善〔一三五〕胡琴。中丞，即宮人之官也〔一三六〕。案：舊脫『人之』二字，依御覽五百八十三、琵琶錄補。內庫有二琵琶〔一三七〕，案：舊脫『有』字，依御覽、琵琶錄補。號大、小忽雷〔一三八〕。鄭嘗彈小忽雷，偶以〔一三九〕匙頭〔一四〇〕脫〔一四一〕，送〔一四二〕崇仁坊南趙家修理〔一四三〕。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一四四〕，其中〔一四五〕二趙家最妙。案：御覽，『二趙』上有『南北』二字。時有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正臨河岸〔一四六〕。案：舊脫『縣』字，依琵琶錄補。御覽作『太和中，有權相舊吏梁厚本，莊在渭南縣之西，北臨渭水』。垂鉤之際〔一四七〕，忽見一物浮〔一四八〕過，長五六尺許〔一四九〕，上以錦綺纏之〔一五〇〕。令家僮接得就岸，即〔一五一〕祕器也。及發〔一五二〕棺視之，乃一女郎〔一五三〕，粧飾〔一五四〕儼然，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一五五〕，伺之，口鼻有餘息，即移入室中〔一五六〕，將〔一五七〕養經旬，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一五八〕，命內官縊殺，投于河中〔一五九〕。錦綺，即弟子相贈爾〔一六〇〕。』遂垂泣感謝〔一六一〕，厚本即納為妻〔一六二〕。因言其藝〔一六三〕，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一六四〕。尋值訓、注之亂〔一六五〕，人〔一六六〕莫有知者，厚本賂樂匠贖得之〔一六七〕。案：『贖』字舊作『購』，依御覽、琵琶錄改。每至夜分〔一六八〕，方敢輕彈。後遇良辰〔一六九〕，案：『辰』字，舊譌『夜』，依御覽、琵琶錄改。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洎有〔一七〇〕黃門放鷂子過其門，私〔一七一〕於牆外聽之，曰：『此

〔一七二〕鄭中丞琵琶聲也。』〔一七三〕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一七四〕，案：琵琶錄此下有『任從匹配』四字。仍加錫賜焉〔一七五〕。咸通中，即有米和〔一七六〕、即嘉榮子也〔一七七〕。案：五字舊作正文，依琵琶錄改。彼文『和』下有『郎』字，無『也』字，下多『其父善歌』四字。申旋，尤妙。案：『申旋』，琵琶錄作『田從道』。後有王連兒也。案：『後』字，舊譌『復』，依琵琶錄改。此下舊有『前羽調綠腰注』云云二十八字，乃錯簡，今删去，移正，見前。琵琶錄『王連兒』下有注『名金兩』〔一七八〕三字。

箏

箏者，蒙恬所造也。元和至太和中，李青青及龍佐，大中以來，有常述本，亦妙手也；史從、李從周，皆能者也。從周，即青孫，亞其父之藝也。

箜篌

箜篌乃鄭、衞之音，權輿也；以其亡國之音，故號『空國之侯』，亦曰『坎侯』。古樂府有公無渡河之曲——昔有白首翁，溺於河，歌以哀之；其妻麗玉善箜篌，撰此曲，案：『其妻』二字，舊譌『女』，依類說、文獻通考一百三十七引改。據崔豹古今注：『箜篌引，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有白首狂夫，亂流而渡，妻呼止不及，墮河死，於是援箜篌作公無渡河歌。曲終，投河死。子高還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此歌以哀之。』上下當有脫文。類說、文獻通考併脫此句，遂似麗玉即白首翁妻，大謬。又初學記十六引琴操，以箜篌引爲霍里子高所作，與此及古今注異。以寄哀情。咸通中第一部有張小子，忘其名，彈弄冠于今古，今在西蜀。太和中有季齊皐者，亦爲上手，曾爲某門中樂史，後有女，亦善此伎，爲先徐相姬。

大中末，齊皇尙在，有內官擬引入敎坊，辭以衰老，乃止。（案：『止』字舊譌『至』，依文瀾閣本改。）胡部中此樂妙絕。敎坊雖有三十人，能者一兩人而已。

笙

笙者，女媧造也。仙人王子晉於緱氏山月下吹之。象鳳翼〔一九〕，亦名『參差』。自古能者固多矣。太和中有尉遲章，尤妙。宣宗已降，有范漢恭——有子名寶師，盡傳父藝，今在陝州。

笛

笛者，（案：舊脫『者』字，依能改齋漫錄引補。）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於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謨爲之盡妙。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令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卽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畢其曲。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謨吹之，竟不能聲，卽拜謝以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遂失所在。（案：文獻通考一百三十八全引此文，末有『大中以來，有王六六、王師簡，亦妙手也。』十五字。疑此有脫簡。）

觱篥

觱篥〔一八〇〕者，（案：舊脫此三字，依御覽五百八十四補。）本龜茲國樂也，亦曰『悲栗』〔一八一〕，有類於笳。德宗朝有尉遲青，官至將軍。大歷中，幽州有〔一八二〕王麻奴者，善此伎〔一八三〕，河北推爲第一手；恃其藝倨傲自負〔一八四〕，戎帥外〔一八五〕莫敢〔一八六〕輕易請者。時有從事姓盧，不記名，臺拜入京〔一八七〕，臨岐把酒，請吹一曲相送〔一八八〕。麻奴偃蹇，大以爲不可。從事怒〔一八九〕曰：『汝藝亦不足稱〔一九〇〕！殊不知上國有尉遲將軍，冠絕今古。』麻奴怒〔一九一〕曰：『某此藝〔一九二〕，海內豈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優劣。』不數月，到京，訪尉遲青〔一九三〕所居在常樂坊〔一九四〕，乃側近〔一九五〕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遲每經其門，如不聞〔一九六〕。麻奴不平〔一九七〕，乃求謁；見閽者不納，厚賂之，方得見通。〔一九八〕青即席地令坐〔一九九〕，因於〔二〇〇〕高般涉調中吹一曲（案：舊脫此二字，依御覽補。）勒部羝曲〔二〇一〕。曲終，汗浹其背〔二〇二〕。尉遲頷頤而已〔二〇三〕，謂曰：『何必高般涉調也？』（案：御覽作『此曲何必於高般涉調？徒費許多氣力也』。）即自取〔二〇四〕銀字管，於平般涉調〔二〇五〕吹之。麻奴涕泣愧謝，曰：『邊鄙微人，偶學此藝，實謂無敵；（案：御覽作「麻奴驚憤，垂泣拜之，曰：『某生於偏遠之方，偶有寡藝，實爲無人。』」）今日幸聞天樂，（案：「幸」字舊譌「忝」，依御覽、類說改。）方悟前非。』乃碎樂器，自是不復言音律也。（案：御覽作『遂將樂器碎之而歸，終身不復言觱篥』。）元和、長慶中有黃日遷、劉楚材、尙陸陸，皆能者。大中以來，有史敬約，在汴州。

五絃

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伎也。白傳諷諫有五絃彈。近有馮季皐。

方響

咸通中，有調音律官吳繽，爲鼓吹署丞，善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朱崖李太尉家樂人也。案：舊脫此條，依御覽五百八十四補。

擊甌

武宗朝，案：御覽五百八十四作『大中初』，文獻通考一百三十五作『武宗大中初』。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縣丞，案：『縣』字，舊譌『寺』，依御覽、文獻通考改。充太常寺調音律官[二〇六]，善擊甌，案：『善』上舊有『亦』字，依御覽删。率以邢甌越甌[二〇七]共十二隻[二〇八]，旋加減水於其中[二〇九]，以筯擊之，其音妙於方響也。案：舊脫此七字，依御覽補。咸通中有吳繽，洞曉音律，亦爲鼓吹署丞，充調音律官，善於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案：此條舊題作『方響』，然文與方響無涉。御覽引郭道源事，於『缶』下，文獻通考亦隸『擊甌』下。類說引此，正題作『擊甌』，今從之。惟『吳繽』云云，與御覽『方響』下所引相複，當有衍字。文獻通考但云『咸通中，吳繽亦精於此』。

琴

古者，能士固多矣。貞元中，成都雷生善斵琴，至今尚有孫息，不墜其業，精妙天下無比也。彈者亦衆焉。太和中有賀若夷尤能，後爲待詔，對文宗彈一調，上嘉賞之，仍賜朱衣，至今爲賜緋調。後有甘黨，亦爲上手。

阮咸

大中初，有待詔張隱聳者，其妙絕倫。蜀郡亦多能者。

羯鼓

明皇好此伎。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擊鼓。花奴時戴砑絹帽子，上安葵花數曲，曲終花不落，蓋能定頭項爾。黔帥南卓著羯鼓錄，中具述其事。咸通中有王文舉，尤妙。弄三杖打撩，萬不失一，懿皇師之。

鼓

其聲坎坎然，其衆樂之節奏也。禰衡常衣綵衣擊鼓，其妙入神。武宗朝，趙長史尤精。

拍板

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二〇〕，乃於紙上〔二一〕畫兩耳〔二二〕以進。案：御覽五百八十四、文獻通考一百三十九並作『畫一耳進之』。上〔二三〕問其故，對〔二四〕：『但有耳道，則無失節奏〔二五〕也。』案：舊脫『則失』二字，依御覽、類說、文獻通考補。韓文公因爲樂句〔二六〕。案：舊作『韓文曰樂句』，依御覽補正。此下舊有『古樂工』云云六十五字，與上文不相比附，亦錯簡也，今删去，別附於後。

安公子

隋煬帝遊江都時，有樂工笛中吹之。其父老廢〔二七〕，於臥內聞之，問曰：『何得此曲子？』對曰：『宮中新翻也。』父乃謂其子曰：『宮爲君，商爲臣，案：二「爲」字舊並譌「曰」，依類說改。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回矣。汝可託疾勿去也。』精鑑如此。

黃驄疊 急曲子

太宗定中原時所乘戰馬也。後征遼，馬斃，上歎惜，乃命樂工撰此曲。〔二八〕

離別難

〔二九〕天后朝，有士人〔三〇〕陷寃獄，籍〔三一〕沒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

寄〔三二〕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三三〕良人行第也。既〔三四〕畏人知，案：舊脫此四字，依御覽五百六十八、樂府詩集八十、類說補。遂三易其名，亦名〔三五〕『悲切子』，終號〔三六〕『怨迴鶻』。案：『怨』字，舊譌『愁』，依御覽、樂府詩集改。又近事會元引雜錄：『如意娘，唐則天撰之。』

夜半樂

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三七〕翦逆人，後撰此曲。案：御覽作『平韋庶人，後乃命樂人撰此曲』。此下舊衍『名還京樂』四字，今删。

雨霖鈴

雨淋鈴者，因唐明皇駕迴至駱谷，聞雨淋鑾鈴，因令張野狐撰爲曲名。案：此條舊脫，依御覽補。又近事會元引樂府錄：『君臣相遇樂，唐明皇天寶中命譚淨眼等作。』

還京樂

明皇自西蜀返，案：此四字，御覽、樂府詩集並作『自蜀反正』。樂人張野狐所製〔三八〕。案：此條舊題『雨霖鈴』，誤，今據御覽、樂府詩集改正。

康老子

康老子者，本長安富家子，案：『者本』二字，舊譌『卽』，依御覽五百六十八改。酷好聲樂，案：舊脫此四字，依御覽補。落魄〔二二九〕不事生計，常與國樂游處。一旦家產蕩盡，因詣西廊〔二三〇〕，遇一老嫗，案：御覽作『遇一娼』。持舊錦褥〔二三一〕貨鬻，乃以半千獲之〔二三二〕。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二三三〕：『何處得此至寶？案：舊脫此三字，依御覽補。此是冰蠶絲〔二三四〕所織，若暑月陳於座〔二三五〕，可致一室清涼。』卽酬價千萬〔二三六〕。案：舊脫『價』字，依御覽補。康得之〔二三七〕，還〔二三八〕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二三九〕，尋卒〔二四〇〕。後樂人嗟惜之〔二四一〕，遂製此曲〔二四二〕。亦名『得至寶』〔二四三〕。

得寶子 案：舊脫此題，誤連上條，依御覽補正。

得寶歌，一曰『得寶子』，又曰『得鞛子』。案：舊脫此十三字，依樂府詩集八十六補。明皇初納太眞妃，喜謂後宮曰〔二四四〕：『朕得楊氏，案：舊作「楊家女」，依御覽、樂府詩集改。如得至寶也』，遂製曲，名『得寶子』〔二四五〕。

文敍子 案：御覽『敍』作『溆』〔二四六〕。

長慶中〔二四七〕，俗講僧文敍善吟經〔二四八〕，其聲宛暢〔二四九〕，感動里人〔二五〇〕。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二五一〕。

望江南

始自朱崖李太尉鎮淛西日，案：舊脫『西』字，依御覽、樂府詩集八十二補。爲亡妓〔二五二〕謝秋娘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案：御覽作『後進入教坊，遂改名』。亦曰『夢江南』〔二五三〕。

楊柳枝

白傅閒居洛邑時作。案：御覽作『白傅典杭州時所撰』。後入教坊〔二五四〕。

新傾盃樂

案：通典一百四十六：『貞觀末，有裴裨奴作傾盃樂』。明皇雜錄：『玄宗時，馬舞曲名「傾盃樂」，故此宣宗所製別名「新傾盃樂」也。』舊脫『新』字，依御覽補。

宣宗喜吹蘆管，案：御覽『喜』作『善』。自製〔二五五〕此曲，內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案：舊脫『內有……』七字，依御覽補。令俳兒辛骨䶥〔二五六〕拍，不中，上瞋目瞠視之，案：舊脫『之』字，依御覽補。骨䶥憂懼，一夕而殞。案：『夕』字，舊譌『日』，依御覽改。

道調子

懿皇案：御覽作『懿皇后』。下『上』字亦作『懿皇后』。命〔二五七〕樂工敬約〔二五八〕案：『約』，舊譌『納』，依御覽、近事會元引改。吹〔二五九〕觱篥，初弄道調，上謂『是曲誤拍之』〔二六〇〕，敬約乃隨拍撰成曲子〔二六一〕。

傀儡子

自昔傳云：『起於漢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絕食。陳平訪知閼氏妬忌，卽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望見，謂是生人，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史家但云陳平以祕計免，蓋鄙其策下爾。』後樂家翻爲戲。其引歌舞有郭郎者，髮正禿〔二六二〕，善優笑，閭里呼爲『郭郎』，凡戲場必在俳兒之首也。

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二六三〕

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至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用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至唐朝，又減樂器至三百般。太宗朝，三百般樂器內挑絲、竹爲胡部，用宮、商、角、羽，並分平、上、去、入四聲。其徵音有其聲，無其調。

平聲羽七調

第一運中呂調，第二運正平調，第三運高平調〔二六四〕，第四運仙呂調，第五運黃鍾調，第六運般涉調，第七運高般涉調。雖去中呂調，六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二六五〕。案：注『六』字，舊譌『之』，今正。

上聲角七調

第一運越角調，第二運大石角調，第三運高大石〔二六六〕角調，第四運雙角調，第五運小石角調——亦名正角調，第六運歇指角調，第七運林鍾角調。

去聲宮七調

第一運正宮調，第二運高宮調，第三運中呂宮，第四運道調宮〔二六七〕，第五運南呂宮，第六運仙呂宮，第七運黃鍾宮〔二六八〕。

入聲商七調

第一運越調，第二運大石調，第三運高大石調，第四運雙調，第五運小石調，第六運歇指調，第七運林鍾商調〔二六九〕。

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二七〇〕。

右件二十八調。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二七一〕。五絃五本，共應二十八調本。笙除二十八調本外，別有二十八調中管調〔二七二〕。案：以上語不可解，當有脫誤。初製胡部樂，無方響，只有絲竹，緣方響有直拔聲，不應諸調。案：此句舊在『有直拔聲』上，依類說、緯略六乙轉。太宗於內庫別收一片鐵方響，案：『鐵』下舊衍『有以』二字，依緯略刪。類說『鐵』下有『名』字。下於中呂調頭一運〔二七三〕，案：『運』字，舊譌『韻』，今正。聲名大呂，應高般涉調頭，方得應二十八調。箏只有宮、商、角、羽四調，案：『箏』上舊衍『是』字，依緯略刪。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

樂具庫在望仙門內之東壁。俗樂，古都屬樂園新院，院在太常寺內之西北也，開元中始別署左右教坊，上都在延政里，東都在明義里，以內官掌之。至元和中，只署一所；又於上都廣化里、太平里，兼各署樂官院一所。

古樂工都計五千餘人，內一千五百人俗樂，係梨園新院於此，旋抽入教坊。計司每月請料，案：『請』字舊譌『精』，依文瀾閣本改。於樂寺給散。太樂署在寺院之東，令一，丞一。鼓吹署在寺門之西，令一，丞一。

案：『樂具庫』條，舊蒙『熊羆部』條下，『古樂工』條，舊蒙『拍板』條下，皆係錯簡，今移附於此。此二條所述正相比附，疑原係一條也。

樂府雜錄跋

唐季鍾簴頻移，樂紀廢墜，無復貞觀十部之盛。段氏就其聞見，撰爲此錄，語焉不詳，復多舛駁。如警鼓本軍營之樂，隋煬帝嘗一用於晏享，聲與衆樂不和；唐制惟鼓吹部有警鼓，若宮縣四角之鼓，據文獻通考乃應鼓、鞞鼓、鷺鼓、雷鼓，而此以鞞鼓、鷺鼓爲腰鼓、警鼓。教坊記：『踏謠娘——北齊有人姓蘇，鮑鼻，不仕，而自號郎中。酗酒毆妻，妻悲訴鄰里。時人弄之。以其且步且歌，謂之「踏謠」。』而此譌爲：『蘇葩，自號中郎』；又別出踏搖娘，皆失考。至言『舜時調八音，用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計用八百般樂器；周時改用宮、商、角、徵、羽，製五音，減樂器至五百般』。說尤妄誕，宜崇文總目譏其『蕪駁不倫』也。然唐時樂制，絕無傳者，存此尚足略見一斑，故唐書、文獻通考、樂府詩集多取其說。惜舊本譌脫甚夥，正文與注互相淆混，有一事分爲二事者，他條誤入此條者。末五音圖云：『平聲羽，上聲角，去聲宮，入聲商，上平聲調爲徵聲。』語不可解。據徐景安樂書：『以上平爲宮，下平爲商，去聲爲羽，入聲爲角，則末七字當作「上聲爲徵聲」。』胡竹軒樂律表微，乃謂：『上爲變宮，變宮爲角，上平犯

下平爲徵。』憑臆附會，直郢書燕說耳。又宮、商、羽七運，皆起黃鍾，則七閏宮當首高大石角，今以越角爲首，亦傳寫之譌。蓋二十八調原本圓圖，後人易圖爲說，致錯亂如此。茲訂正其可知者，而姑闕所疑焉。直齋書錄解題有段安節琵琶故事一卷，晁伯宇續談助鈔作琵琶錄，實卽此書『烏孫公主』數條，殆好事竄取，飾以別名，其字句異同處，頗資校訂云。彊圉作噩歲，律中黃鍾之月，錢熙祚識。

樂府雜錄校勘記

本編收錄的樂府雜錄，是以守山閣叢書裏的錢熙祚校本作爲底本。錢氏的校勘工作，已然作得很精，但由於他所根據的太平御覽，和宋本出入頗多；而明鈔說郛中的談壘本樂府雜錄，錢氏也未及見；又續談助本琵琶錄，錢氏所用的，可能是相同於粵雅堂叢書本的一種本子，此本雖也有可取，但不够完整，因此，有不少地方需要加以訂正或補充。另外，從其它記載中還可以得到一些有助於校勘的材料，也酌加引用。

明鈔說郛所收的談壘本樂府雜錄，雖然和類說本一樣，是節本，並且也很明顯的是經過編者將原本詞句加以改動壓縮的，但談壘本所根據的原本，却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別本，例如：『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氤氳自臍間出，至喉乃噫其詞』，此本『詞』却作『調』，於義較長；又俳優條中米禾稼、米萬搥諸人名，各本均無，當係脫落，而此本獨全；特別是『五音輪二十八調圖』中『上平聲調，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音』等幾句，自來研究燕樂者均極力探討，迄無定論，今此本這幾句却和各本不同，如果沒有錯訛，對研究當有很大的作用。

琵琶錄也以明鈔說郛卷第二十所收本最佳，以下所云琵琶錄，全是專指這一種本子。

〔一〕『以手將之』，宋本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一引作『以手捋之』。

〔二〕據文津閣四庫全書本，此處所缺四字是『四牡、皇華』。

〔三〕『素襦』，談壘本類說本皆作『青襦』。

〔四〕『大河內人』，宋本御覽引作『河內有人』。

〔五〕『舊制』，同上引作『舊旨』。

〔六〕『住在石城西』，宋本御覽引作『莫愁石城西』。

〔七〕『噫其詞』，談壘本作『噫其調』。

〔八〕『本是士人』，宋本御覽引作『本士人也』。

〔九〕『嘗有詩』，同上引作『嘗自爲詩云』。

〔一〇〕『許和子』，談壘本作『許子和』。

〔一一〕『卽以』，宋本御覽引作『因以』。

〔一二〕『千餘載曠無其人』，同上引作『千載曠其人』。

〔一三〕同上引無『又』字。

〔一四〕『觀者數千萬』，同上引作『觀者數拾萬』。

〔一五〕『中官高力士』，同上引作『中官力士』。

〔一六〕『曼聲』，同上引及談壘本均作『慢聲』。

〔一七〕宋本御覽引無『之』字。

〔一八〕『奏』，同上引作『唱』。

〔一九〕『此永新歌也』，同上引作『此永新故歌也』。

〔二〇〕『相與對泣』，同上引作『因與永新對泣久之』。

〔二一〕同上引無『亦』字。

〔二二〕『竟歿於風塵』，談壘本作『遂落風塵』。

〔二三〕『張紅紅』，宋本御覽引作『張紅』，下同。

〔二四〕『本與其父歌於衢路丐食』，同上引作『本與父唱歌丐於衢路』。

〔二五〕『過』，同上引作『因過』。

〔二六〕『南門裏』，同上引作『南門也』。

〔二七〕『街牖中』，同上引作『看街窗中』。

〔二八〕『歌者喉音寥亮』，同上引作『歌喉寥亮』。

〔二九〕『舍於後戶』，同上引作『亦舍於後戶』。

〔三〇〕『未進聞』，同上引作『未進間』。

〔三一〕『記其節拍』，同上引作『以記其節拍』。
〔三二〕『入問紅紅如何，云：「已得矣」』，同上引作『入問紅何如，曰：「已唱得矣。」』
〔三三〕『歌』，同上引作『唱』。
〔三四〕『隔屏風歌之』，同上引作『隔屏唱之』。
〔三五〕『再云』，同上引作『兼云』。
〔三六〕『號「記曲娘子」』，同上引作『號爲「記曲娘子」』。
〔三七〕『乃』，同上引作『因』。
〔三八〕『嘉歎之』，同上引作『嘉歎久之』。
〔三九〕同上引無『也』字。
〔四〇〕同上引明皇雜錄無『之』字。
〔四一〕『始自』，同上引作『始因』。
〔四二〕『和帝』，談壘本作『孝和』。
〔四三〕『經年乃放。後爲參軍，誤也』，談壘本作『終年乃復，故爲參軍』。
〔四四〕『同正參軍』，談壘本作『正參軍』。
〔四五〕『鹹淡最妙』，談壘本作『殊妙』。

〔四六〕『呂敬遷』，談壘本作『呂敬敬』。

〔四七〕談壘本亦作『孫乾飯』。

〔四八〕『大中初有康迺、李百魁、石寶山』，談壘本作『太和初，有康迺、米禾稼、米萬搥，近年有李伯魁、石瑤山也』。

〔四九〕『胡旋舞』，宋本御覽引作『胡旋』。

〔五〇〕『毬』，同上引作『毬』，下同。

〔五一〕『騰踏』，同上引作『騰擲』。

〔五二〕『其妙如此也』，同上引作『其妙若』。若下似缺一字。

〔五三〕同上引此處多『皆夷舞也』四字。

〔五四〕琵琶錄第一段，與此出入甚多，今錄於下：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也；四絃，象四時也。」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漢遣烏孫公主入蕃，念其行遠，思慕本朝，使知名者馬上奏琵琶㊀。有直項曲項者，蓋便於關軸也。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鼗，而杜摯以爲秦之末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鼓而歌之。古曲陌上桑間。范曄、石苞㊁、謝奕、孫放、孔偉㊂、阮咸，皆善此樂。東晉謝鎮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

云：「謝仁祖比在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㈣又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焉。武德中，白明達㈤、竺伯夷皆以彈琵琶至大官。貞觀中，裴路兒㈥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白秀眞自蜀使㈦，得琵琶以獻，以沙邏檀爲槽，其木溫潤如玉，光采可鑑，金縷紅文，蹙之成雙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韵淒清，飄若雲外。開元中梨園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青，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於外。有舉子曰白秀才，（子孫顯達，不書其名。）寓止京師，偶值宮娃弟子出在民間，白卽納一妓焉。跨驢之洛。其夜風淸月朗，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廣場設筵，白預座末。張妓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座傾聽，俱稱絕妙。白曰：「某有伎人，聲調殊異於此。」便召至，短髻薄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亮激昂，諸樂不能逐。部中有一面琵琶，聲韵高下，攏撚揭掩，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駱供奉否？」二人相對汍瀾，欷歔不已。㈧」

㈠「念其行遠，思慕本朝，使知名者馬上奏琵琶」數句，據傅玄琵琶賦序作：「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載琴、箏、筑、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

㈡「石苞」，錢校以爲舊或作「石崇」，譌。案晉書石崇傳稱石崇善琵琶，而石苞無考，疑不譌。

㈢孔偉，據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三引文士傳：「孔煒，字正忠，解音律，彈琵琶。」

㈣「謝仁祖比在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據世說新語容止第十四云：「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

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牖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

(五) 「白明遠」，據教坊記或作「白明逵」、「白明達」。隋書音樂志：「煬帝……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疑卽此人。

(六) 「裴路兒」，據太平廣記卷二〇五引國史纂異，作「裴洛兒」。

(七) 太平廣記卷二〇五引譚賓錄：「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邏肯桫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影成雙鳳。」

(八) 錢校據碧雞漫志引白秀才一段，附在歡之下，誤。

〔五五〕宋本御覽引，「賀懷智」下多「善琵琶」三字。

〔五六〕「貞元」，琵琶錄作「建中」。

〔五七〕「第一手」，宋本御覽引作「彈琵琶第一手」，琵琶錄作「稱第一手」。

〔五八〕「始遇」，宋本御覽引作「因」。

〔五九〕「詔移兩市祈雨」，同上引作「詔移兩市以祈雨」，琵琶錄作「詔兩市祈雨」。

〔六〇〕「卽街東有」，琵琶錄作「東市則有」。

〔六一〕「最上」，琵琶錄作「最工」。

〔六二〕「錄要」，琵琶錄作「綠要」。

〔六三〕「自」，宋本御覽引作「因」。

〔六四〕『卽綠腰是也』至『上令錄出要者』，琵琶錄作『綠腰是也，本自樂工進上，蓋花曲中錄出要者』。

〔六五〕『因以』，琵琶錄作『乃以』。

〔六六〕『自後來誤言「綠腰」也』，琵琶錄作『誤稱爲么』。

〔六七〕『其街西亦建一樓』，琵琶錄作『至街西豪侯閱樂』。

〔六八〕『大諳』，琵琶錄作『稍諳』。

〔六九〕『及昆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郎』，琵琶錄作『亦於綵樓上出女郎』。

〔七〇〕『此』，琵琶錄作『是』。

〔七一〕『兼移在楓香調中』，宋本御覽引無『中』字，琵琶錄作『兼移於風香調中』。

〔七二〕『其妙入神』，宋本御覽引及琵琶錄均作『其妙絕入神』。

〔七三〕『卽驚駭』，琵琶錄作『驚愕』。

〔七四〕琵琶錄無『請』字。

〔七五〕『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宋本御覽引作『乃更衣而出，及見，卽僧也。蓋西市內豪族，厚賂莊嚴寺僧善本』。琵琶錄作『遂更衣出見，乃莊嚴寺僧善本』。

〔七六〕琵琶錄止作『俗姓段』。

〔七七〕琵琶錄此處多一『也』字。

〔七八〕『以定東鄽之勝』，宋本御覽引，『勝』字下多一『也』字；琵琶錄無此句。

〔七九〕『召入，令陳本藝，異常嘉獎』，琵琶錄止作『召入內』，無下二句。

〔八〇〕『乃令教授』，宋本御覽引作『因令教授』，琵琶錄作『令教』。

〔八一〕『段奏曰』，同上引無『段』字，琵琶錄『段』下多一『師』字。

〔八二〕『且請崑崙』，琵琶錄『請』下多一『令』字，無『崑崙』二字。

〔八三〕『調』，宋本御覽引作『調子』。

〔八四〕『及彈』，同上引作『乃彈之』。

〔八五〕同上引，此處多一『也』字。

〔八六〕琵琶錄無『段』字。

〔八七〕『臣少年』，宋本御覽引作『臣小年』。琵琶錄作『少年』。

〔八八〕『偶於』，宋本御覽引作『偏於』。

〔八九〕『鄰舍』，琵琶錄作『鄰家』，又『女巫』下多一『處』字。

〔九〇〕『調』，宋本御覽引作『調子』。

〔九一〕『後乃易數師』，宋本御覽引作『後仍易教師』，琵琶錄作『後乃屢易教師之藝』。

〔九二〕『段師精鑑如此玄妙也』，宋本御覽引作『段精鑒玄妙如此』，琵琶錄作『今段師精識如此玄妙也』。

〔九三〕『段奏曰』，宋本御覽引及琵琶錄均作『段師奏曰』。

〔九四〕『且遣』，宋本御覽引無『且』字。

〔九五〕琵琶錄無『餘』字。

〔九六〕『使』，琵琶錄作『候』。

〔九七〕『本領』，琵琶錄作『本態』。

〔九八〕『後果盡段之藝』，宋本御覽作『後盡段師之藝也』。琵琶錄作『後果盡段師之藝』。

〔九九〕『貞元』，琵琶錄作『元和』。

〔一〇〇〕『曹保保』，宋本御覽及琵琶錄均作『曹保』。

〔一〇一〕『其子』，琵琶錄作『之子』。

〔一〇二〕『皆襲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宋本御覽引，作『及裴興奴善彈琵琶』，琵琶錄作『皆精其藝。次有裴興奴，與曹通(同)時』。

〔一〇三〕『曹綱善運撥，若風雨，而不事扣絃』，宋本御覽作『其曹綱善運撥，而不事但弦』，琵琶錄作『綱善運撥，若風雨，然不事揑絃』。

〔一〇四〕『興奴長於攏撚』，琵琶錄作『興奴則善於攏撚』。

〔一〇五〕『不撥稍軟』，琵琶錄作『指撥稍軟』。

〔一〇六〕『謂』，宋本御覽引作『云』。

〔一〇七〕『曹』字，琵琶錄無。

〔一〇八〕『興奴』，宋本御覽引作『裴興奴』。

〔一〇九〕自『曹綱善運撥』以下，至『興奴有左手』，宋本御覽引作註文。

〔一一〇〕『武宗初』，同上引作『武宗朝』，琵琶錄作『武帝初』。

〔一一一〕『樂吏』，琵琶錄作『樂史』。

〔一一二〕『盡綱之能』，宋本御覽引作『精妙入神』。

〔一一三〕『綱嘗謂儕流曰』，同上引無『綱』字。

〔一一四〕『亦』字，琵琶錄無。

〔一一五〕『弟子』，琵琶錄作『子弟』。

〔一一六〕自『郊嘗宿平泉別墅』以下，宋本御覽及琵琶錄均多不同，分錄於下。

宋本御覽引：

『嘗因清夜，携樂器於平泉別墅，臨池彈蕤賓調，芰荷間有聲，意其魚躍也；及彈別調，卽寂然。因復彈蕤賓，久之，池中擲物跳上岸，覩之，乃一片方響蕤賓鐵。蓋以聲律諧和，相應故也。其妙若此。』

琵琶錄：

『郊賞詣平原別墅，於池上彈蕤賓調，忽有一片方鐵躍出，有識者，謂之蕤賓鐵。蓋是指撥精妙，律呂相應耳。』

〔一一七〕自『武宗初』以下，宋本御覽及琵琶錄皆另作一條。

〔一一八〕『某門中有樂史楊志，善琵琶』，琵琶錄作『安節門下，有樂吏楊志善能琵琶』。

〔一一九〕『姑』字，琵琶錄無。

〔一二〇〕『弟子』，琵琶錄作『子弟』。

〔一二一〕『放』字，琵琶錄無。

〔一二二〕『至夜』，琵琶錄作『至夜深』。

〔一二三〕『楊志懇求』，琵琶錄作『志善懇其』。

〔一二四〕『堅』，琵琶錄作『終』。

〔一二五〕琵琶錄無『於』字、『也』字。

〔一二六〕『志』，琵琶錄作『楊』。

〔一二七〕琵琶錄無『其』字。

〔一二八〕『仍繫指鞓帶』，琵琶錄作『仍以自繫指皮鞓帶』。

〔一二九〕『手』，琵琶錄作『指』。

〔一三〇〕『攜樂器』三字，琵琶錄無。

〔一三一〕『志卽告其事』，琵琶錄作『楊卽實陳其事』。

〔一三二〕『乃』，琵琶錄作『方』。

〔一三三〕『盡傳其能矣』，琵琶錄作『乃盡傳其能』。

〔一三四〕『有內人』，宋本御覽引作『女弟子』。

〔一三五〕『善』，同上引作『善於』。

〔一三六〕『中丞，卽宮人之官也』，琵琶錄作『中丞，當時宮人之官也』。

〔一三七〕『二琵琶』，宋本御覽引作『兩面琵琶』，琵琶錄作『琵琶二面』。

〔一三八〕『大、小忽雷』，琵琶錄作『大忽雷、小忽雷』。

〔一三九〕『偶以』，宋本御覽引作『因』，琵琶錄作『因爲』。

〔一四〇〕『匙頭』，琵琶錄作『題頭』。

〔一四一〕『脫』，琵琶錄作『脫損』。

〔一四二〕『送』，宋本御覽引作『送於』，琵琶錄作『送在』。

〔一四三〕『修理』，琵琶錄作『料理』。

〔一四四〕『悉在此坊』，宋本御覽引作『多在此坊中』。

〔一四五〕『其中』下，琵琶錄多一『有』字。

〔一四六〕『昭應縣之西，正臨河岸』，琵琶錄作『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河渭』。

〔一四七〕『垂鉤之際』，宋本御覽引作『一日，因垂釣』，琵琶錄作『垂釣之際』。

〔一四八〕『浮』，同上引均作『流』。

〔一四九〕『五六尺許』，宋本御覽引作『五尺許』；琵琶錄作『五七尺許』。

〔一五〇〕『上以錦綺纏之』，宋本御覽引作『悉以錦纏其上』，琵琶錄作『上以錦纏之』。

〔一五一〕『卽』，宋本御覽引及琵琶錄均作『乃』。

〔一五二〕『發』，琵琶錄作『開』。

〔一五三〕宋本御覽引此處多一『也』字。

〔一五四〕『粧飾』，同上引及琵琶錄均作『粧色』。

〔一五五〕『以羅領巾繫其頸，解其領巾』二句，宋本御覽引文無。琵琶錄後一句作『遂解其巾』。

〔一五六〕『伺之，口鼻有餘息，卽移入室中』，琵琶錄同，但在『口鼻』之下，多『之間尙』三字；宋本御覽引作『久伺之，口鼻間餘息未絕，遂移於曲室中』。

〔一五七〕琵琶錄無『將』字。

〔一五八〕『乃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宋本御覽引作『漸能言，詢之，云是鄭中丞也，昨以悞聖旨』；琵琶錄作『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

〔一五九〕『命內官縊殺，投於河中』二句，宋本御覽引上句同，下句作『投於渭河』。琵琶錄作『令內人縊殺，投內河中』。

〔一六〇〕『錦綺，卽弟子相贈爾』，宋本御覽引作『錦卽諸弟子相贈耳』，琵琶錄作『錦是弟子臨刑相贈耳』。

〔一六一〕『遂垂涕感謝』，宋本御覽引作『及如故，因垂涕感謝』，琵琶錄作『及如故，卽垂泣感謝厚本』。

〔一六二〕『厚本卽納爲妻』，琵琶錄作『厚本無妻，卽納爲室』。

〔一六三〕『因言其藝』句，宋本御覽引無，琵琶錄作『自言善琵琶』。

〔一六四〕『及言所彈琵琶，今在南趙家』，宋本御覽作『言其琵琶今尙在南趙家』，琵琶錄作『其琵琶今在南趙家修理』。

〔一六五〕『尋値訓、注之亂』，宋本御覽引作『値鄭注之亂』，琵琶錄作『恰値訓、注之事』。

〔一六六〕宋本御覽引無『人』字。

〔一六七〕『厚本賂樂匠贖得之』，同上引作『梁乃潛賂樂匠贖得之』，琵琶錄作『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

〔一六八〕『每至夜分』，琵琶錄無『每』字。宋本御覽引『分』作『深』。

〔一六九〕『後遇良辰』，宋本御覽引，作『後遇良辰美景』。琵琶錄作『後値良晨』。

〔一七〇〕『洎有』，琵琶錄作『是時有』。

〔一七一〕『其門私』三字，琵琶錄無。

〔一七二〕『此』字下，宋本御覽及琵琶錄均多一『是』字。

〔一七三〕琵琶錄於此處多『竊窺識之』一句。

〔一七四〕『翊日，達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卽命宣召，乃赦厚本罪。』宋本御覽引作『不日，召入內，乃捨厚本之罪』。琵琶錄作『翊日，達上聽。上始嘗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召，問其由來，乃捨厚本罪』。

〔一七五〕『仍加錫賜焉』，宋本御覽引作『仍加錫賜也』。琵琶錄作『仍加錫賚焉』。

〔一七六〕『卽有米和』，琵琶錄作『有米和郎』。

〔一七七〕『卽嘉榮子也』，琵琶錄作『卽米嘉榮（嘉榮）子也，最善唱歌』。

〔一七八〕『名金兩』，琵琶錄作『名金』。

〔一七九〕列仙傳載王子晉吹笙作鳳凰鳴，則『象鳳翼』，當是『象鳳鳴』。

〔一八〇〕『觱篥』，宋本御覽五百八十四引作『篳篥』。

〔一八一〕『亦曰「悲栗」』，同上引作『亦名悲篥』。

〔一八二〕『幽州有』，同上引作『有幽州』。

〔一八三〕『善此伎』，同上引作『解吹觱篥』。

〔一八四〕『恃其藝倨傲自負』，同上引作『頗倨傲自負』。

〔一八五〕『戎帥外』，同上引作『除戎帥外』。

〔一八六〕『莫敢』，同上引作『莫有敢』。

〔一八七〕『入京』，同上引作『將入京』。

〔一八八〕『請吹一曲相送』，同上引作『請麻奴吹一曲子相送』。

〔一八九〕『從事怒』，同上引作『盧乃怒』。

〔一九〇〕『不足稱』，同上引作『未足稱者』。

〔一九一〕『怒』，同上引作『大怒』。

〔一九二〕『某此藝』，同上引作『某之此藝』。

〔一九三〕同上引無『青』字。

〔一九四〕『在常樂坊』，同上引作『卽常樂里也』。

〔一九五〕『乃側近』，同上引作『乃於側近』。

〔一九六〕『如不聞』，同上引作『過如不聞』。

〔一九七〕『麻奴不平』，同上引作『麻奴尙未分』。

〔一九八〕『乃求謁；見閽者不納，厚賂之，方得見通。』同上引作『因賂其閽者，方得通見』。

〔一九九〕『靑卽席地令坐』，同上引作『卽設席於地，令坐』。

〔二〇〇〕『因於』，同上引作『乃於』。

〔二〇一〕『勒部羝曲』，同上引作『勒部低』。

〔二〇二〕『汗浹其背』，同上引作『流汗夾背』。

〔二〇三〕同上引，無『而已』二字。

〔二〇四〕『卽自取』，同上引作『因自出』。

〔二〇五〕同上引此處多一『中』字。

〔二〇六〕『郭道源後爲鳳翔府天興縣丞，充太常寺調音律官』。同上引作『有調音律官天興縣丞郭道源』。

〔二〇七〕『率以邢甌越甌』，同上引作『用越甌邢甌』。

〔二〇八〕『共十二隻』，同上引作『共一十二』。

〔二〇九〕同上引無『於其中』三字。

〔二一〇〕『明皇遣黃幡綽造譜』，同上引作『玄宗令黃幡綽撰拍板譜』。

〔二一一〕『乃於紙上』，同上引作『幡綽乃於紙上』。

〔二一二〕『兩耳』，同上引作『一耳』。

〔二三〕同上引無『上』字。

〔二四〕『對』，同上引作『對曰』。

〔二五〕『無失節奏』，同上引作『無失其節奏』。

〔二六〕『韓文公因爲樂句』，談壘本作注文，云：『牛僧孺之樂句』。

按：王定保摭言：『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爲什麽？」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

〔二七〕『老廢』，談壘本作『病』。

〔二八〕宋本御覽五百六十八引此作：『太宗初定中原時所策黃驄馬，後因征遼，北（當作此）馬忽斃，上嘆息久之，因命樂人製此曲。』

〔二九〕同上引『天后朝』上有『大郎神者』四字，當是此段以『大郎神』爲標題。

〔三〇〕『有士人』，同上引作『有一士人』。

〔三一〕同上引『籍』字上多一『仍』字。

〔三二〕『以寄』，同上引作『寄其』。

〔三三〕『取』，同上引作『取其』。

〔三四〕同上引無『旣』字。

〔二二五〕同上引此處多『離別難』三字。

〔二二六〕『號』，同上引作『名』。

〔二二七〕『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夜半，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同上引作『玄宗自潞州入定內難，進軍斬長樂門關，正當夜半』。

〔二二八〕『樂人張野狐所製』，同上引作『樂官張野孤(狐)撰此曲』。

〔二二九〕『落魄』，同上引作『落托』。

〔二三〇〕『西廊』，同上引作『西鄙』。

〔二三一〕『褥』，同上引作『茵』。

〔二三二〕『乃以半千獲之』，同上引作『康乃酧半千獲得之』；又『康』字上多一『次』字，似衍。

〔二三三〕『謂康曰』，同上引作『謂康老曰』。

〔二三四〕同上引無『絲』字。

〔二三五〕『座』，同上引作『榻上』。

〔二三六〕同上引此處多『鬻之』二字。

〔二三七〕『康得之』，同上引作『康老獲此厚價』。

〔二三八〕『還』，同上引作『復』。

〔二三九〕『不經年復盡』，同上引作『不三數年間，費用又盡』

〔二四〇〕『尋卒』，同上引作『康老尋歿』。

〔二四一〕『後樂人嗟惜之』，同上引作『樂嗟嘆之』。

〔二四二〕『遂製此曲』，同上引作『乃撰此曲也』。

〔二四三〕『亦名「得至寶」』，同上引無。

〔二四四〕『喜謂後宮曰』，同上引作『喜甚，謂諸嬪御云』。

〔二四五〕『遂製曲名「得寶子」』，同上引作『因撰此曲』。

〔二四六〕『敍』，宋本御覽引作『漵』，不作『淑』。

〔二四七〕『長慶中』，同上引作『長慶初』。

〔二四八〕同上引，『善吟經』下有『兼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九字。

〔二四九〕『宛暢』，同上引作『諧暢』。

〔二五〇〕『里人』，同上引作『時人』。

〔二五一〕『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同上引作『依其念菩薩四聲，乃撰成曲』。

〔二五二〕『亡妓』，同上引作『亡姬』。

〔二五三〕『亦曰「夢江南」』，同上引作『一名夢江南曲也』。

〔二五四〕「後入教坊」，同上引作「尋進入教坊」。

〔二五五〕「製」，同上引作「撰」。

〔二五六〕「辛骨䯍」，同上引作「辛骨咄」，談壘本作「辛骨柮」。

〔二五七〕同上引無「命」字。

〔二五八〕「敬約」，宋本御覽引作「史敬約」。

〔二五九〕「吹」，同上引作「弄」。

〔二六〇〕「是曲誤拍之」，同上引作「是曲子誤拍」。

〔二六一〕「撰成曲子」，同上引作「便撰此曲也」。

〔二六二〕「秃」，談壘本作「兖」。

〔二六三〕「別樂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談壘本作「別樂儀識五音輪二十八調圖」。

〔二六四〕「高平調」，談壘本作「南呂調」。

〔二六五〕「雖去中呂調，六運如車輪轉，却去中呂一運聲也」。談壘本作「雖云呂調七運如車輪轉却中呂一運聲也」。

〔二六六〕「石」，談壘本作「食」。自此以下同。

〔二六七〕「道調宮」，談壘本作「道宮調」。

〔二六八〕以上三調名下，談壘本皆多一『調』字。

〔二六九〕『林鍾商調』，談壘本作『林鍾調』。

〔二七〇〕『上平聲調　爲徵聲　商角同用　宮逐羽音』，談壘本作『上平聲犯下平聲犯下聲爲徵聲商角同用宮逐羽』。

〔二七一〕『琵琶八十四調方得是』，談壘本作『琵琶二十四調方得足』。

〔二七二〕『別有二十八調中管調』，談壘本作『別有二十本管中調』——『二十』下似脫一『八』字，『管中』當是『中管』倒置。

〔二七三〕『運』，談壘本作『韻』。

碧雞漫志

宋·王灼著

碧雞漫志提要

碧雞漫志，宋王灼著。王灼字晦叔，號頤堂，又號小溪，生平事蹟，還缺乏詳細的考證。據其自序說，此書開始集稿於乙丑冬，寫成在己巳春。按書中提到李易安的晚年，則其時代當已在南宋；又提到曹勛以家集刻板，『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更可確定是在紹興年間。查乙丑是一一四五年（紹興十五年），己巳是一一四九年（紹興十九年），碧雞漫志的撰寫，當是在這時候。當時王灼寓居在四川成都碧雞坊妙勝院，因地取名，故稱碧雞漫志。此外，王灼的著作還有糖霜譜一卷，是介紹以甘蔗製糖的方法。

碧雞漫志是一部談論歌曲的著作，其內容可以分作三部分：一部分是談論上古至漢、魏、晉、唐歌曲的衍變；一部分是品評北宋詞人的風格和流派；一部分是考證唐代樂曲命名的原因，兼及其與宋詞的關係，並所屬的宮調。但此書體例很不嚴格，例如在談論古代歌曲衍變中，忽然插入一段談古來善歌者的文字；在品評北宋詞人間，忽然專對『王昌』、『莫愁』兩個典故大作考證；此漫志之所以爲『漫』志也。

王灼對於歌曲的見解，主張應以內容第一，詞采次之；至於聲律，他認爲凡是歌曲就必需可以歌唱，所以他極不同意有人把詩和樂府分作兩科。品評宋人詞，他以爲不如五代，也是由於宋人作品多偏重文采，或斤斤於格律；他對北宋詞人，最推崇蘇軾，斥柳永爲野狐涎，也是同樣原故。然而王灼却不是不懂聲律的，正因爲他深精聲律，所以他纔能主張：聲律應該幫助歌曲來發揮其內容，而不應該作爲一種格律來束縛歌曲的製作。

此外還有兩點是值得重視的：一是他列舉北宋詞人，告訴我們當時在文人之外，還有一派民間藝人的作家，如張山人、孔三傳等；雖然語焉不詳，並且他對這些人也極不重視，但是僅這一點消息，已經非常珍貴。二是他在考證唐代樂曲時，附帶說到宋代大曲的格範以及樂曲所屬的宮調，雖然和沈括夢溪筆談所記載的多有出入，但是這樣却使我們能更多的知道關於宋代大曲、樂曲的一些情況。

碧雞漫志，據自序說是五卷，但後世傳留下來的本子，却有一卷本、五卷本、十卷本三種。其中以一卷本流行最爲普遍，計有：

（一）重校說郛卷第十九所收本。

（二）唐宋叢書載籍部分所收本　唐宋叢書，明鍾人傑、張遂辰同輯，用重校說郛版選印。

（三）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第二四三卷詞曲部彙考一所收本。

（四）學海類編集餘文詞部分所收本。

（五）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詞話之屬所收本。

（六）古今說部叢書第七集文藝部分所收本　古今說部叢書，一九一五年國學扶輪社鉛印。

（七）說庫本　說庫，一九一五年上海文明書局石印。此種本無序文，著者題『宋王灼』。

五卷本，清初錢曾家藏有一鈔本，缺第二卷，於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假毛黼季汲古閣所藏另一鈔本校勘補足，一七七九年（乾隆四十四年）陸紹曾又用唐宋叢書本重校一過，鮑廷博據以刻入知不足齋叢書第六集中。（知不足齋叢書，清鮑廷博輯，子志祖續輯，乾隆—道光間長塘鮑氏刻本）。此本有序文，著者題『小溪　王灼　晦叔』。卷一首行題『述古堂主人手校本』。後來據鮑刻本重印的，計有：

（一）增補曲苑金集所收本。

（二）詞話叢編所收本　詞話叢編，一九三四年唐圭璋編，前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排印。

（三）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小叢書第一輯第六册（一九五七年初版）所收本。（外羯鼓錄、樂府雜錄二種。）

十卷本，未見，僅據明鈔說郛卷第十八所收本題作十卷。但此本亦是節本，內容、次序，全和一卷本相同，止字句及各條分合間微有出入。此本也無序文，著者題『王灼　晦叔　頤堂』；

它本各條之前，均無子目，此本却有。

又北京圖書館藏有明正德己卯祝允明手抄本，內容同普通一卷本，但缺霓裳羽衣以前各條。

五卷本雖然比一卷本多出四卷，但內容比一卷本却多出不到一倍。今將三種本子的內容列表比較如下，兼代目錄。（各條標題，借用明鈔說郛本子目；明鈔說郛本所缺的，就內容代擬子目，加〔　〕號以資識別。表內號碼，係各條次序。）

五卷本		一卷本	明鈔說郛本
序	一	無	無
卷一			
歌曲所起	二	一	一
詩詞之变	三	二	二
樂工非庸人	四	三	三
漢之歌	五	六	六
〔荆軻易水之歌〕	六		
〔古樂歌之亡〕	七		

夜半樂	四八	二一	二三
何滿子	四九	二二	二四
凌波神	五〇	二三	二五
荔枝香	五一	二四	二六
阿濫堆	五二	二五	二七
卷五			
念奴嬌	五三	二六	二八
雨霖鈴	五四	二八	三〇
清平樂	五五	二七	二九
春光好	五六	二九	三一
菩薩蠻	五七	三〇	三二
望江南	五八	三一（註）	三三
文溆子	五九	三三	三五
鹽角兒	六〇	三五	三七
喝馱子	六一	一六	一六

後庭花	六二	二四	二六
西河長命女	六三	一四	一四
楊柳枝	六四	一五	一五
麥秀兩岐	六五	三	二四

據右表，一卷本及明鈔說郛本比五卷本所少的，只是第二卷及第一卷的一半而已。

〔註〕此條一卷本及明鈔說郛本末尾均比五卷本少一句。

碧雞漫志序

乙丑冬，予客寄成都之碧雞坊妙勝院，自夏涉秋，與王和先、張齊望所居甚近，皆有聲妓，日置酒相樂，予亦往來兩家不厭也。嘗作詩云：『王家二瓊芙蕖妖，張家阿倩海棠魄，露香亭前占秋光，紅雲島邊弄春色。滿城錢癡買娉婷，風捲畫樓絲竹聲，誰似兩家喜看客？新翻歌舞勸飛觥。君不見東州鈍漢髮半縞，日日醉踏碧雞三井道。』予每飲歸，不敢徑臥，客舍無與語，因旁緣是日歌曲，出所聞見，仍考歷世習俗，追思平時論說，信筆以記。積百十紙，混羣書中，不自收拾。今秋開篋偶得之，殘脫逸散，僅存十七，因次比增廣成五卷，目曰『碧雞漫志』。顧予老矣，方悔少年之非；游心淡泊，成此亦安用？但平時殘墨，未忍焚棄耳！己巳三月既望，覃思齋序。

碧雞漫志 卷第一

宋・王　灼著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分而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永言，卽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甚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具。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易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

有因箎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清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死，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兩』，一作『所』。——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概文采有餘，性情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一〕，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荊軻入秦，燕太子丹及賓客送至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涕淚。又前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上指冠。軻本非聲律得名，乃能變徵換羽於立談間〔二〕，而當時左右聽者亦不憒憒也。今人苦心造成一新聲，便作幾許大知音矣。

或問：元次山補伏羲至商十代樂歌，皮襲美補九夏歌，是否？曰：名與義存，二子補之無害；或有其名而無其義，有其義而名不可強訓，吾未保二子之全得也。次山曰：『嗚呼，樂聲自太古始，百世之後，盡亡古音；樂歌自太古始，百世之後，遂亡古辭。』次山知之晚也。孔子之時，三皇五帝樂歌已不及見，在齊聞韶，至三月不知肉味。戰國、秦火，古器與音、辭亡缺無遺。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荊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辭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

王；而李延年〔三〕之徒，以新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興，又盡改之，獨玄雲〔四〕、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時存者有殿前生桂樹等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舞、巴渝、白紵、子夜、團扇、懊儂、石城、莫愁、楊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辭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若其音，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作懊儂歌曰：『絲布澀難縫。〔「澀」，一作「澀」。〕』元伊侍孝武飲讌，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可」，一作「有」。〕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驥驄文馬鐵鍛鞍，〔「文」，一作「駿」。〕七尺大刀奮如湍，〔一云「七及火刀奮無端」。〕

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驊騘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奈子何」，一作「復奈何」。〕』劉曜聞而悲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遺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予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豔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豔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得」，一作「能」。〕惜乎其中亦不備聲歌弦唱。』然唐史〔五〕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弦筦。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六〕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筦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定」，一作「第」。〕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云：『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一伶唱適絕句云：『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之渙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牀下。』須臾，妓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李唐伶伎，取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俗也。『俗』，一作『事』。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云：『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映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明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其美耳。一云『此暗合孫吳耳』。元微之序樂府古題云：『操、引、謠、謳、歌、曲、詞、調八名，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爲操、引；採民甿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爲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微之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固不知事始，又不知後世俗變。凡十七名，皆詩也。詩即可歌、可被之筦弦也。元以八名者近樂府，故謂由樂以定詞；九名者本諸詩，故謂選詞以配樂。今樂府古題具在，當時或由樂定詞，或選詞配樂，初無常法。習俗之變，安能齊一？

古人善歌得名，不擇男女。戰國時男有秦青、薛談、王豹、綿駒、瓠梁，女有韓娥。漢高祖大風歌，教沛中兒歌之。武帝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歌。漢以來，男有虞公發、李延年、朱顧仙、未子尚、吳安泰、韓發秀，女有麗娟、莫愁、孫瑣、陳左、宋容華、王金珠。唐時男有陳不謙、謙子意奴、高玲瓏、長孫元忠、侯貴昌、韋青、李龜年、米嘉榮、李袞、何戡、田順郎、何滿、郝三寶、黎可及〔七〕、柳恭，女有穆氏、方等、念奴、張紅紅、張好好、金谷里葉、永新娘、御史娘、柳青娘、謝阿蠻、胡二姉、寵妲、盛小叢、樊素、唐有態、李山奴、任智方四女、洞雲。今人獨重女音，不復問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詞，亦尚婉媚，古意盡矣。政和間，李方叔在陽翟，有攜善謳老翁過之者，方叔戲作品令云：『唱歌須是玉人，檀口皓齒冰膚，意傳心事，語嬌聲顫，字如貫珠；老翁雖是解歌，無柰雪鬢霜鬚，大家且道：是伊模樣，怎如念奴！』方叔固是沈於習俗，而語『嬌聲顫，那得字如貫珠』，不思甚矣！

或問雅、鄭所分，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至論也。何謂中正？凡陰、陽之氣，有中有正，故音樂有正聲，有中聲。二十四氣，歲一周天，而統以十二律。中正之聲，正聲得正氣，中聲得中氣，則可用，中正用則平氣應，故曰：中正以平之。若乃得正氣而用中律，得中氣而用正律，律有短長，氣有盛衰，太過、不及之弊起矣。自揚子雲之後，惟魏漢津曉此。東坡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和如古者，不得中聲故也。樂不得中聲者，氣不當律也。』東坡知有中聲，蓋見孔子

及伶州鳩之言，恨未知正聲耳。近梓潼雍嗣侯者作正笙訣、琴數還相爲宮解、律呂逆順相生圖，大概謂：知音在識律，審律在習數，故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諸譜以律通不過者，率皆淫哇之聲。嗣侯自言得律呂眞數，著說甚詳，而不及中、正。

或曰：古人因事作歌，輸寫一時之意，意盡則止，故歌無定句；因其喜怒哀樂，聲則不同，故句無定聲。今音節皆有轄束，而一字一拍，不敢輒增損，何與古相戾歟？予曰：皆是也。今人固不及古，而本之性情，稽之度數，古今所尙，各因其所重。昔堯民亦擊壤歌，先儒爲搏拊之說，亦曰所以節樂。樂之有拍，非唐、虞創始，實自然之度數也。故明皇使黃幡綽寫拍板譜，幡綽畫一耳於紙以進，曰：『拍從耳出』。牛僧孺亦謂拍爲樂句。嘉祐間，汴都三歲小兒在母懷飲乳，聞曲皆撚手指作拍，應之不差。雖然，古今所尙治體風俗，各因其所重，不獨歌樂也。古人豈無度數？今人豈無性情？用之各有輕重，但今不及古耳；今所行曲拍，使古人復生，恐未能易。

碧雞漫志 卷第二

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極矣，獨樂章可喜，雖乏高韻，而一種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襲。在士大夫猶有可言，若昭宗『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豈非作者？諸國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錢俶，習於富貴，以歌酒自娛；而莊宗同父興代北，生長戎馬間，百戰之餘，亦造語有思致。國初平一宇內，法度禮樂，寖復全盛，而士大夫樂章頓衰於前日，此尤可怪。

唐昭宗以李茂貞〔八〕之故，欲幸太原，至渭北，韓建迎奉歸華州，上鬱鬱不樂，時登城西齊雲樓眺望，製菩薩蠻曲曰：『登樓遙望秦宮殿，茫茫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丘。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又曰：『飄飄且在三峯下，秋風往往堪沾灑。腸斷憶仙宮，朦朧煙霧中。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早晚是歸期，穹蒼知不知？』

王荊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晏元獻公、歐陽文忠公風流縕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尙臨鏡笑春，不顧儕輩。或曰：『長短句中詩也。』爲此論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詩與樂府同出，豈當分

異？若從柳氏家法，正自不分異耳〔九〕。晁無咎、黃魯直皆學東坡，韻製得七八。黃晚年閒放於狹邪，故有少疎蕩處。後來學東坡者，葉少蘊、蒲大受亦得六七，其才力比晁、黃差劣。蘇在庭、石耆翁入東坡之門矣，短氣跼步，不能進也。趙德麟、李方叔皆東坡客，其氣味殊不近；趙婉而李俊，各有所長，晚年皆荒醉汝、潁、京、洛間，時時出滑稽語。賀方回、周美成、晏叔原、僧仲殊各盡其才力，自成一家。賀、周語意精新，用心甚苦，毛澤民、黃載萬次之。叔原如金陵王、謝子弟，秀氣勝韻，得之天然，將不可學，仲殊次之；殊之贍，晏反不逮也。張子野、秦少游俊逸精妙；少游屢困京、洛，故疎蕩之風不除。陳無己所作數十首，號曰『語業』，妙處如其詩，但用意太深，有時僻澀。陳去非、徐師川、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朱希真、陳子高、洪覺範佳處亦各如其詩。王輔道、履道善作一種俊語，其失在輕浮；輔道誇捷敏，故或有不縝密。李漢老富麗而韻平平。舒信道、李元膺思致妍密，要是波瀾小。謝無逸字字求工，不敢輒下一語，如刻削通草人，都無筋骨，要是力不足。然則獨無逸乎？曰：類多有之，此最著者爾。宗室中明發、伯山，久從汝、洛名士游，下筆有逸韻，雖未能一一盡奇，比國賢、聖褒則過之。王逐客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處度叔姪、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絕出；然六人者源流從柳氏來，病於無韻。雅言初自集分兩體：曰『雅詞』，曰『側豔』，目之曰『勝萱麗藻』，後召試入官，以側豔體無賴太甚，削去之；再編成集，分五體，

曰『應制』，曰『風月脂粉』，曰『雪月風花』，曰『脂粉才情』，曰『雜類』，周美成目之曰『大聲』。次膺亦間作側豔。田不伐才思與雅言抗行，不聞有側豔。田中行極能寫人意中事，雜以鄙俚，曲盡要妙，當在万俟雅言之右；然莊語輒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有能對者，吾下拜』。——北里狹邪間橫行者也。宗室溫之次之。長短句中作滑稽無賴語，起於至和。嘉祐之前，猶未盛也。熙豐、元祐間，兗州張山人以詼諧獨步京師，時出一兩解。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元祐間王齊叟彥齡，政和間曹組元寵，皆能文，每出長短句，膾炙人口。彥齡以滑稽語譟河朔。組潦倒無成，作紅窗迥及雜曲數百解，聞者絕倒，滑稽無賴之魁也。夤緣遭遇，官至防禦使。同時有張袞臣者，組之流，亦供奉禁中，號『曲子張觀察』。其後祖述者益衆，嫚戲汙賤，古所未有。組之子知閤門事勳，字公顯，亦能文，嘗以家集刻板，欲蓋父之惡，近有旨下揚州毀其板云。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閑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前輩云：『離騷寂寞千年後，戚氏淒涼一曲終。』戚氏，柳所作也。柳何敢知——世間有離騷，惟賀方回、周美成時時得之。賀六州歌頭、望湘人、吳音子諸曲，周大酺、蘭陵王諸曲，最奇崛。或謂深勁乏韻，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歌曲自唐、虞三代以前，秦、漢以後，皆有；造語險易，

則無定法。今必以『斜陽芳草』、『淡煙細雨』繩墨後來作者，愚甚矣。故曰：不知書者，尤好耆卿。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眞情衰矣。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謂東坡移詩律作長短句，十有八九不學柳耆卿則學曹元寵，雖可笑，亦毋用笑也。

歐陽永叔所集歌詞，自作者三之一耳。其間他人數章，羣小因指爲永叔，起曖昧之謗。

晏叔原歌詞初號『樂府補亡』，自序曰：『往與二三忘名之士，浮沈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醒解慍，試續南部諸賢，作五七字語，期以自娛，不皆敍所懷，亦兼寫一時杯酒閒聞見，及同游者意中事。嘗思感物之情，古今不異，竊謂篇中之意，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耳，故今所製，通以「補亡」名之。始時沈十二廉叔、陳十君龍家有蓮鴻、蘋雲，工以清謳娛客，每得一解，卽以草授諸兒，吾三人聽之爲一笑樂。』其大指如此。叔原於悲、歡、合、離，寫衆作之所不能，而嫌於夸，故云『昔人定已不遺，第今無傳』。蓮鴻、蘋雲，皆篇中數見，而世多不知爲兩家歌兒也。其後目爲『小山集』，黃魯直序之云：『嬉弄於樂府之餘，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又云：『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不減桃葉團扇。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則叔原

之罪也哉。』叔原年未至乞身，退居京城賜第，不踐諸貴之門。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客求長短句，欣然兩爲作鷓鴣天：『九日悲秋不到心，鳳城歌管有新音。風彫碧柳愁眉淡，露染黃花笑靨深。初過雁，已聞砧，綺羅叢裏勝登臨。須教月戶纖纖玉，細捧霞觴灩灩金。曉日迎長歲歲同，太平簫鼓間歌鐘。雲高未有前村雪，梅小初開昨夜風。羅幕翠，錦筵紅，釵頭羅勝寫宜冬。從今屈指春期近，莫使金罇對月空。』竟無一語及蔡者。（案：小山詞元序，『南部諸賢』下有『緒餘』二字。）

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時時度曲。周美成與有瓜葛，每得一解，卽爲製詞，故周集中多新聲。賀方回初在錢塘作青玉案，魯直喜之，賦絕句云：『解道江南斷腸句，只今惟有賀方回。』賀集中如青玉案者甚衆。大抵二公卓然自立，不肯浪下筆，予故謂『語意精新，用心甚苦』。

吾友黃載萬歌詞，號『樂府廣變風』，學富才贍，意深思遠，直與唐名輩相角逐，又輔以高明之韻，未易求也。吾每對之歎息，誦東坡先生語曰：『彼嘗從事於此，然後知其難；不知者，以爲苟然而已。』夏幾道序之曰：『惜乎語妙而多傷，思窮而氣不舒。賦才如此，反嗇其壽，無乃情文之兆歟？』載萬所居齋前，梅花一株甚盛，因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凡數百首，爲齋居之玩，命曰『梅苑』，其序引云：『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臭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鑒賞斯在，莫不抽毫騷彩，比聲裁句，召楚雲使興歌，命燕玉以按節，粧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樂府廣變風有賦梅花數曲，亦自奇特。（案：梅苑序云：『莫不抽毫遺滯，劈彩舒衷』。）

蘭畹曲會，孔寧極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爲』，莫知非其自作者；稱『魯逸仲』，皆方平隱名，如『子虛』、『烏有』、『亡是』之類。孔平日自號『滍皋漁父』，與姪處度齊名，李方叔詩酒侶也。

崇寧間建大晟樂府，周美成作提舉官，而製撰官又有七。万俟詠雅言，元祐詩賦科老手也，三舍法行，不復進取，放意歌酒，自稱『大梁詞隱』，每出一章，信宿喧傳都下。政和初，召試補官，寘大晟樂府製撰之職。新廣八十四調，患譜弗傳，雅言請以盛德大業及祥瑞事迹制詞實譜，有旨：『依月用律，月進一曲。』自此新譜稍傳。時田爲不伐亦供職大樂。衆謂樂府得人云。

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搢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陳後主游宴，使女學士狎客賦詩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不過『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等語。李戡嘗痛元、白詩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公集尙存，可考也。元與白書，自謂：『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修廣之度，及匹〔一〇〕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爲豔詩百餘首』——今集中不載。元會眞詩，白夢游春詩，所謂『纖

豔不逞，淫言媟語』，止此耳。温飛卿號多作側辭、豔曲，其甚者：『合歡桃葉終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亦止此耳。今之士大夫，學曹組諸人鄙穢歌詞，則爲豔麗，如陳之女學士狎客；爲『纖豔不逞，淫言媟語』，如元、白；爲側詞豔曲，如温飛卿；皆不敢也。其風至閨房婦女，夸張筆墨，無所羞畏，殆不可使李戡見也。

向伯恭用滿庭芳曲賦木犀，約陳去非、朱希眞、蘇養直同賦『月窟蟠根，雲巖分種』者是也，然三人皆用清平樂和之。去非云：『黃衫相倚，翠葆層層底。八月江南風日美，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識孤妍，離騷遺恨千年。無住菴中新事，一枝喚起幽禪。』希眞云：『人間花少，菊小芙蓉老。冷淡仙人偏得道，買定西風一笑。前身元是江梅，黃姑點破冰肌，只有暗香猶在，飽參清似南枝。』養直云：『斷崖流水，香度青林底。元配騷人蘭與芷，不數春風桃李。淮南叢桂小山，詩翁合得躋攀。身到十洲、三島，心游萬壑千巖。』後伯恭再賦木犀，亦寄清平樂，贈韓璜叔夏云：『吳頭、楚尾，踏破芒鞋底。萬壑千巖秋色裏，不柰惱人風味。如今老我薌林，世間百不關心，獨喜愛香韓壽，能來同醉花陰。』韓和云：『秋光如水，釀作鵝黃蟻，散入千巖佳樹裏，惟許脩門人醉。輕鈿重上風鬟，不禁月冷霜寒。步障深沈歸去，依然愁滿江山。』初劉原父亦於清平樂賦木犀云：『小山叢桂，最有人留意。拂葉攀花無限思，雨溼濃香滿袂。別來過了秋光，翠簾昨夜新霜。多少月宮閒地，姮娥借與微芳。』同一花、一曲，賦者六人，必有第其高下者。正

宮白苧曲賦雪者，世傳紫姑神作，寫至『追昔燕然畫角，寶鑰珊瑚，是時丞相，虛作銀城換得』，或問出處，答云：『天上文字，汝那得知！』末後句『又恐東君，暗遣花神，先到南國。昨夜江梅，漏泄春消息』。殊可喜也。予舊同僚郝宗文嘗春初請紫姑神，既降，自稱『蓬萊仙人玉英』，書浪淘沙曲云：『塞上早春時，暖律猶微，柳舒金線拂回堤。料得江鄉應更好，開盡梅溪。晝漏漸遲遲，愁損仙機，幾回無語斂雙眉。凭徧欄干十二曲，日下樓西。』正宮下別是一條。

沈公述爲韓魏公之客，魏公在中山，門人多有賜環之望，沈秋日作霜葉飛詞云：『謾贏得相思甚了，東君早作歸來計。便莫惜丹青手，重與芳菲，萬紅千翠。』爲魏公發也。

賀方回石州慢，予舊見其藁：『風色收寒，雲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筯，向午滴瀝簷楹，泥融消盡牆陰雪』，改作『煙橫水際，映帶幾點歸鴻，東風消盡龍沙雪』。

宇文叔通久留金國不得歸，立春日作迎春樂曲云：『寶幡綵勝堆金縷，雙燕釵頭舞。人間要識春來處，天際雁，江邊樹。故國鶯花又誰主？念憔悴幾年羈旅。把酒祝東風，吹取人歸去！』

周美成初在姑蘇，與營妓岳七楚雲者游甚久；後歸自京師，首訪之，則已從人矣。明日飲於太守蔡巒子高，坐中見其妹，作點絳脣曲寄之，云：『遼鶴西歸，故鄉多少傷心事。短書不寄，漁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相思意。愁何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風淚。』

何文縝在館閣時，飲一貴人家。侍兒惠柔者，解帕子爲贈，約牡丹開再集。何甚屬意，歸作虞美

人曲，曲中隱其名，云：『分香帕子揉藍膩，欲去殷勤惠。重來直待牡丹時，只恐花知知後故開遲。案：詞綜云：「重來約在牡丹時，只恐花枝相妒故開遲」。別來看盡閒桃李，日日欄干倚。催花無計問東風，夢作一雙蝴蝶遶芳叢。』何書此曲與趙詠道，自言其張本云。

王齊叟彥齡，元祐副樞巖叟之弟，任俠得聲。初官太原作望江南數十曲，嘲府縣同僚，遂併及帥。帥怒甚，因衆入謁，面責：『彥齡何敢爾，豈恃兄貴，謂吾不能劾治耶？』彥齡執手板頓首帥前，曰：『居下位，只恐被人讒。昨日只吟青玉案，幾時曾做望江南？試問馬都監。』帥不覺失笑，衆亦匿笑去。今別素質曲：『此事憑誰知證？有樓前明月，窗外花影』者，彥齡作也。娶舒氏，亦有詞翰。婦翁武選，彥齡事之素不謹，因醉酒嫚罵，翁不能堪，取女歸，竟至離絕。舒在父家，一日行池上，懷其夫，作點絳脣曲云：『獨自臨流，興來時把欄干凭。舊愁新恨，耗卻來時興。鷺散魚潛，煙斂風初定。波心靜，照人如鏡，少個年時影。』

水調歌頭『瑤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無數，花上有黃鸝』。世傳爲魯直。于建炎初見石耆翁，言『此莫少虛作也。』莫此詞本始，耆翁能道其詳。予嘗見莫浣溪沙曲：『寶釧緗裙上玉梯，雲重應恨翠樓低，愁同芳草兩萋萋。』又云：『歸夢悠颺見未眞，繡衾恰有暗香薰，五更分得楚臺春。』造語頗工。晚年心醉富貴，不復事文筆。

古書亡逸，固多存於世者，亦恨不盡見。李義山絕句云：『本來銀漢是紅牆，隔得盧家白玉堂。誰

與王昌報消息？盡知三十六鴛鴦。』而唐人使王昌事尤數，世多不曉；古樂府中可互見，然亦不詳也。一曰：『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如何兩少年，挾轂問君家。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置樽酒，使作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一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以三章互考之，卽知樂府前篇所謂『白玉堂』與『鴛鴦七十二』乃盧家。然義山稱三十六者，三十六雙，卽七十二也；又知樂府後篇所謂『東家王』，卽王昌也。余少年時戲作清平樂曲贈妓盧姓者，云：『盧家白玉爲堂，于飛多少鴛鴦。縱使東牆隔斷，莫愁應念王昌。』黃載萬亦有更漏子曲云：『憐宋玉，許王昌，東西鄰短牆。』予每戲謂人曰：『載萬似曾經界兩家來』。蓋宋玉好色賦稱東鄰之子，卽宋玉爲西鄰也；東家王，卽東鄰也。載萬用事，如此之工！世徒知石城有莫愁，不知洛陽亦有之。前輩言『樂府兩莫愁』，正謂此也。又韓致光詩：『何必苦勞魂與夢，王昌祇在此牆東。』業唱歌者，沈亞之目爲『聲家』，又曰『聲黨』，又曰『貢聲』。中禁（案：『業唱歌者』至此二十一字，與上下文無涉，似當析出別爲一條。）李義山云：『王昌且在牆東住，未必金堂得免嫌。』又云：『欲入

盧家白玉堂，新春催破舞衣裳。』對雪云：『又入盧家妒玉堂』。
陳無己作浣溪沙曲云：『暮葉朝花種種陳，三秋作意問詩人，安排雲雨要新清。隨意且須追去馬，輕衫從使著行塵，晚窗誰念一愁新？』本是『安排雲雨要清新』，以末後句新字韻，遂倒作『新清』。世言無己喜作莊語，其弊生硬是也。詞中暗帶『陳三』、『念一』兩名，亦有時不莊語乎？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案：『鄭愚』，當作『鄭嵎』。下同。）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攷唐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暾煌谷〔二〕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樂天、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李祐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號天樂。』劉詩謂明皇望女几山持志求仙，故退作此曲。當時詩〔三〕，今無傳，疑是西涼獻曲之後，明皇三鄉眺望，發興求仙，因以名曲；『忽乘白雲去，空有秋風詞』，譏其無成也。李詩謂明皇厭梨園舊曲，故有此新製。元詩謂明皇作此曲，多新

態，霓裳羽衣非人間服，故號『天樂』。然元指爲法曲，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其爲法曲一類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者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旨，（「旨」，一作「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笛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中天師中秋夜同游月中，見一大宮府，牓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衞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超煙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于廣庭大樹下，樂音嘈雜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素練霓衣，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羽衣曲。』鹿革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游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皆誌明皇游月宮，其一中天師同游，初不得曲名；其一羅公遠同游，得今曲名；其一葉法善同游，得紫雲回曲名易之；雖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據杜牧之華清宮詩：『月聞仙曲調，霓作舞衣裳。』詩家搜奇入句，非

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一三〕云：『帝夢游月宮，聞樂聲，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夜，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凌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條詩說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火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致，而龜茲聽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全章，餘亦未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及唐人諸集，諸家小說：楊太眞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事』，一作『偶』）。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颻錦袍暖，春風蕩

漾霓裳翻。』又云：『朱閣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分散後，「分」，一作「飛」。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按：馬令南唐書昭惠后傳載後主誄云：『霓裳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云云。灼所引，似是誄後注文，今失傳云。蓋唐末始不全。『始』，一作『殆』。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稱：『五代時，齊州章丘北村任六郎愛讀道書，好湯餅，得犯天麥毒疾，多唱異曲。八月望夜，待月私第，六郎執板大謳一曲，有水鳥野雀數百，集其舍屋，傾聽自適。曰：「此卽昔人霓裳羽衣者。」衆請于何得，笑而不答。』既得之邪疾，使此聲果傳，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卽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府、

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石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程士守（元本作「上守程」，下同。今依錢校。），以爲非是，別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後云：「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曲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幷程士守譜皆不傳。』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彈吹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注云：『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踏〔四〕，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

『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師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府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眞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正攧、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六疊，以無拍，故不舞。又畫師于樂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敎坊，優伶求利市，緯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畫圖上定曲名何異！『普府』，一作『普州』。錢校『晉府』。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土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祉〔一五〕、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及安、史之亂，世頗思

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内，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卽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一六〕。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内，乃肅宗時，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舞，邃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所云，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流傳人間，似可信〔一七〕，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曰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中，知其三是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貞元〔一八〕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命名——合衆樂，卽黃鍾也。』予謂：黃鍾卽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祜詩云：『春風南内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一九〕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

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時已有此曲，而幽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沈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云：『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催、實催、衮遍、歇指、殺衮，一本『實催』下云『衮、拍、遍、歇、殺衮』。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一〇〕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指』，一作『拍』。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即借尺字殺。『即』，一作『則』。案：姜夔琴曲側商調序云：『琴七弦散聲，具宮、商、角、徵、羽者爲「正弄」，慢角、淸商、宮調、慢宮、黃鍾調是也；加變宮、變徵爲散聲者曰「側弄」，側楚、側蜀、側商是也。側商之調久亡，唐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予以此語尋之，伊州，大食調黃鍾律法之商，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此調甚流美也。蓋慢角乃黃鍾之正，側商乃黃鍾之側。它言側者同此。然非三代之聲，乃漢燕樂爾』。據此，則林鍾商當作黃鍾商。又夔越九歌內側商調，亦註云黃鍾商。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象』，一作『豪』。下同。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制引、序、慢、近、令，『制』，一作『轉』。蓋度曲者常態。『常』，一作『斂』。若象甘州

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僞蜀毛文錫有甘州遍，顧敻、李珣有倒排甘州，顧敻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案：姜夔醉吟商詞序，『胡渭州』作『湖渭州』。

六么，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篇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知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聽未免愁。「人聽」，一作「殘軀」。』注云：『樂世，一名六么。』王建宮詩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腰』作『么』者，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

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卒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證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以憒憒，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云：『貞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樓抵鬬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必謂無敵。曲罷，西市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幺行于世者四，曰黃鍾羽，卽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卽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卽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卽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類乎？或他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幺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幺至花十八，益奇。〔三〕

碧雞漫志 卷第四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陣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

虞美人——脞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非寂寞寄寒枝，（「非」作「心」）。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豔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伯圖休，一似□□□□水東流。（案：錢校本「霸圖休」下元缺九字，別本有「一似水東流」五字。案陳耀文花草粹編載此詞，作「玉帳佳人血淚滿東流」。）葛荒葵老蕪城

暮，一本云「蔓葛荒葵城隴暮」，平仄與調不合，似誤。王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年魂魄未消磨。「年」一作「時」。』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部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唱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吳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六家說，各有異同。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便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異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三〕。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無同類也。一本云『有異同否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

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愼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回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然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今決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歌，卽是水調中製歌也。（一本云『非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曲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迺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呂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順」，一作「闕」。）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似有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玄宗〔言〕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栝，

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巡閬中，舟子皆衣錦繡，自製水調銀漢曲。』『自製』上，一有『偶』字。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迺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令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因以製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鸜鵒，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簒奪，殺一后、一妃，而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凶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危得脫。視他人性命如糞草，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改年號永昌；又因二齒生，改號長壽；又號延載，又號天冊萬歲，又號萬歲通天，又號長安；自昔紀號祈祝，未有如后之甚者。在衆人則欲速死，在一身則欲長久，『一身』，一作『己身』。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卽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

年十月，汴州劉宏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聲宛轉，天寶年中世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親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也，明皇喜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

「家有聲妓，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四〕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祜詩孟才人歎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一云：肌尚溫而腸已斷。）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何滿子一章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河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其詳不可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豔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衞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胡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

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卽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卽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舊見淩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說云：『太眞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聲于長生殿奏新曲，（「音聲」，一作「張樂」。）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絕句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閑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美，（「美」，一作「好」。）而失事實。』予觀小杜華清長篇，又有『塵埃羯鼓索，片段荔枝筐』之語。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魂散馬嵬間，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唐史既出，永叔宜此詞亦爾也。今歌指、大石兩調（「歌指」，一作「歌拍」。）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

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宮」，一作「間」。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阿濫。』卽謂阿濫堆。江湖間尙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追』，屬黃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碧雞漫志 卷第五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綠，夜半月高弦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淚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邠』，元本作『仰』，今從元氏長慶集校改。看人能聽否？」皆悄然奉詔。然明皇不欲奪俠游之盛，未嘗置在宮禁，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開元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伎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塡連昌詞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旬」，一作「日」。棧道中聞鈴聲，

帝方悼念貴妃，採其聲爲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篳」，一作「觱」。因吹之，遂傳于世。』予考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桐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著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空媿先生教聚螢。「空」，一作「深」。』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鈴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零葉翻紅萬樹霜，玉蓮開蘂煖泉香。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卻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卽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卻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弦濕，冰泉嗚咽流鶯澀，因茲彈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眞本曲遺聲。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

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承詔，賦詞，龜年以進。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眞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詞，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之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詞，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與他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可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迺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

温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衞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名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衞公爲謝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予嘗歎世間有『改易錯亂悞人』者是也。

文漵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漵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籍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採其聲製曲，曰文漵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歷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漵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羣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尙晚也。今黄鍾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指調『指』，一作『拍』。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漵』字或悞作『序』幷『緒』。

鹽角兒——嘉祐雜誌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界檢滂戶田，「界」，一作「丞」。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

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姊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鎭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姊獻之，梁祖令李振塡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姊。及戰，得勝回，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俗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愛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一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麗者（一云「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一本「太樂令」上有「時」字。）採其尤輕豔者爲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翻王氣終，（「翻」一作「殘」）景陽鐘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歎樵牧（「歎」一作「笑」。）』，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尺，（『尺』一作『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世目曰後庭花。

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實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旣有玉樹，卽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僞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訥尚書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西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歷初隨父歌匄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自傳其藝，穎悟絕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開〔三五〕，先歌於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紿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歎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歷閒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倂大歷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古。蓋西河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

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鑑戒錄云：『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旦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更不回。」又云：「樂苑隋堤事已空，（『樂苑』，鑑戒錄作『梁苑』。）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絕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玄宗』，一作『當時』。）傷心日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府雜錄云：『白傅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白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平字起頭者，十之一二；今詞盡皆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

管宮，歌麥秀兩岐之曲，叙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過金州，不復言矣。」今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類。

己酉三月望日，錢遵王假毛黼季汲古閣本校定譌闕。惜家藏舊本少第二卷，無從是正爲恨。乾隆己亥小春，吳門陸紹曾據鍾人傑唐宋叢書本重校一過。鍾本節删過半，益知此本爲佳耳。金管齋書。

碧雞漫志校勘補記

本編所重印的碧雞漫志，是採用知不足齋叢書所收的五卷本作底本。這個本子已經錢、陸兩家校過，現在別無它種本子可以再校；但校本裏還存在着一些問題，需要加以商討或訂正的，今就所見提出，作爲補記，以供參考。

〔一〕『山蒼蒼，天茫茫』兩句，它處均作『天蒼蒼，野茫茫』，此處似有錯誤。

〔二〕淸代刻書，『閒』字往往刻成『閑』字，這書也有這種情形，現均一一改正。

〔三〕此處所說的『李延年』，當是『左延年』——見晉書杜夔傳。

〔四〕『玄雲』，原刻本作『元雲』，乃是淸人避諱所改，今復原。

〔五〕古人或稱『新唐書』爲『唐史』。

〔六〕古人或稱『舊唐書』爲『舊唐史』，與『新唐書』同引時，或又簡稱『舊史』。

〔七〕『黎可及』，應是『李可及』——見盧氏雜說及杜陽雜編。

〔八〕『李茂貞』，原刻本作『李茂正』，乃是宋人避諱所改，今復原。

〔九〕此句似應作『正自分異耳』。

〔一〇〕此處原刻本缺一字，今據元氏長慶集卷三十叙詩寄樂天書，此處實缺『及匹』二字，今補入。

〔一一〕『暾煌谷』，據新唐書突厥傳作『暾欲谷』。

〔一二〕『當時詩』似應作『當時事』。

〔一三〕『開元傳信記』或又引作『開天傳信記』。按：此書係唐人鄭綮所撰，其中所記有開元時候事，也有天寶時候事，當以『開天傳信記』爲是。

〔一四〕『因石曼卿取作傳踏』，似應作『石曼卿因取作傳踏』。

〔一五〕『祉』應作『徵』，避諱改。

〔一六〕『爲倚樓曲』一句，據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三引明皇雜錄作『爲之倚曲』。倚曲，卽伴奏的意思，『樓』字恐是衍文。

〔一七〕此處當係王灼誤認『倚樓曲』爲曲名，故作此說，恐誤。

〔一八〕『貞元』，原刻避諱，作『正元』，今改。

〔一九〕『段和上』，似卽樂府雜錄所說的『段師』，今本幽閑鼓吹作『段和尙』。

〔二〇〕『及』字上似脫落一『史』字。

〔一一〕此處斷句，或以爲當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幺，至花十八益奇』，姑存此說，待考。

〔一二〕此處似有脫譌，因旣云『舊曲三』，而止舉出舊曲二，數目不符。

〔一三〕『玄宗』，原刻作『元宗』，今改。

〔一四〕『胡二子』，據琵琶錄作『胡二姊』（見前樂府雜錄校勘記註五十四）。

〔一五〕『未進閒』，據樂府雜錄應作『未進閑』。

唱論

元・燕南芝菴著

唱論提要

唱論一卷，是我國現存論述金元時代戲曲的一部古典戲曲聲樂論著。作者燕南芝菴的眞實姓名，現已不知，所以他的生平事蹟更無法查考了。這種著作，最初附刊在元人楊朝英編的散曲選集陽春白雪卷首，據此可以考定他是元代至正以前的戲曲家。他的別署既然標出『燕南』二字，也就無異說明了他的籍里是在燕南。

唱論一書，不分卷，篇幅很短，僅有三十一節；每節不標題目。內容除了簡略的列舉出古代著名的音樂家、歌唱家、作曲家，和古典戲曲主要的體製以外，大部分是關於宋元兩代戲曲聲樂理論，歌唱方法。使人遺憾的是書內文句過於簡約，因之意義比較晦澀；同時其中使用的專門語彙，宋元方言，確實不少，所以今天研討起來，未免要發生很多的困難。若能將此書加以注文，詳細解釋，並且逐條舉出例證來，當可以便利於從事古典戲曲聲樂理論發展的研究工作。

此書到現在還沒有發見舊刻的單行本。流傳的都是附刻本，計有左列四種：

（一）陽春白雪本　元人楊朝英選編的樂府新編陽春白雪卷首附錄本。此本書名標作：唱

論；署題爲：『燕南芝菴先生撰』。這是現存最古的版本。

陽春白雪一書，現在流傳版本有：（1）元至正間刻本，凡十卷。江蘇省立圖書館藏。（2）元刻本，殘存二卷。江蘇省立圖書館藏。（3）舊鈔本，九卷。北京圖書館藏。（4）近人徐乃昌輯隨菴徐氏叢書所收本，是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南陵徐氏覆刻元刊十卷本。（5）近人任訥編散曲叢刊第十五種本，附校記一卷。一九三一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6）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所收本，影印隨菴徐氏叢書。（7）商務印書館編輯萬有文庫所收本，影印隨菴徐氏叢書。（8）近人隋樹森校訂新校九卷本陽春白雪所收本，一九五七年中華書局排印本。

（二）　南村輟耕錄本　　元末時陶宗儀著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七所收本。這書卷首總目，標作：唱論；書內正文題爲：『燕南芝菴先生唱論』。

南村輟耕錄簡稱輟耕錄，流傳版本極多，比較重要或最通行的有：（1）一四六九年（明成化五年）華亭彭氏刻本。江蘇省立圖書館藏。（2）明嘉靖間玉蘭草堂刻本。（3）一五七八年（明萬歷六年）華亭徐氏補修本。（4）一六〇四年（明萬歷三十二年）華亭王氏重修本。（5）明毛晉輯津逮祕書第九集所收本，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6）清人浙江許氏恢遠堂刻本。（7）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福瀛書局刻本。（8）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上海均益圖書公司輯印國學叢書本。（9）一九二五年武進陶氏逸園覆刻元至正本。（10）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

輯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元至正(?)刻本。

(三) 元曲選本　明人臧懋循編輯元曲選卷首附錄本。這種附錄本，標題改爲：『燕南芝菴論曲』。分條次序，和陽春白雪本，不盡相同，並且還有删節，已經失去原著的面目。

元曲選一名元人百種曲，現在流傳的版本有：(1)一六一六年(明萬歷四十四年)雕蟲館原刻本。(2)一九一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原刻本。(3)一九三一年上海中華書局仿宋排印四部備要所收本。(4)一九三六年上海世界書局仿宋排印本。(5)一九五五年文學古籍刊行社重印商務印書館本。

(四) 新曲苑本　近人任訥輯新曲苑的第一種本。這本書名標爲：唱論，署題作：『元燕南芝菴撰』。有一九四〇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本。

(五) 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本　傅惜華校編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第一種本。卷首書名標作：唱論，署題作：『元燕南芝菴著』。這是根據陽春白雪卷首的附錄本，加以斷句標點，並選用南村輟耕錄本和太和正音譜內的『詞林須知』一章，互相比較，寫成校勘記一文，附刊在後面。

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一書，原是一九五七年一月間全國聲樂教學會議的內部參考資料，有全國聲樂教學會議的排印本。當年九月間，音樂出版社將這書公開印行了第一版。

此外，在明初人朱權的太和正音譜中『詞林須知』一章，亦摘錄了唱論原文，並且還有一些

增補的地方。關於太和正音譜的流傳版本，詳見本編第二本太和正音譜提要篇內。

唱論

元．燕南芝菴著

竊聞〔一〕古之善唱者三人：韓秦娥，沈古之，石存符。

帝王知音律〔二〕者五人：唐玄宗，後唐莊宗，南唐李〔三〕後主，宋徽宗，金章宗。

三教所唱，各有所尙〔四〕：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

大忌鄭衞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又云：取來〔五〕歌裏唱，勝向笛中吹。〔六〕

近出〔七〕所謂大樂〔八〕：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吳彥高春草碧，朱淑貞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九〕天仙子也。

歌之格調：抑揚頓挫〔一〇〕，頂疊垛換，縈紆牽結，敦拖嗚咽，推題丸轉〔一一〕，捶欠〔一二〕遏透。

歌之節奏：停聲，待拍，偷吹，拽棒，字眞，句篤，依腔，貼調。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起末，過度，搵簪，攧落。

凡歌一句，聲韻有〔一三〕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聲要圓熟，腔要徹滿。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變聲，敦聲，杌聲，啀聲，困聲，三過聲；有偷氣，取氣，換氣，歇氣，就氣；愛者有一口氣。

歌聲變件，有〔一四〕：慢，滾，序，引，三臺，破子，遍子，攧落，實催，全篇。尾聲，有：賺煞，隨煞，隔煞，羯煞，本調煞，拐子煞，三煞，七煞〔一五〕。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喚『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街市小令，唱尖歌倩意。〔一六〕

凡〔一七〕唱曲之門戶，有：小唱，寸唱，慢唱，壇唱，步虛，道情，撒煉，帶煩，瓢叫。〔一八〕

凡歌曲所唱題目〔一九〕，有〔二〇〕曲情，鐵騎，故事，採蓮，擊壤，叩角，結席，添壽；有宮詞，禾詞，花詞，湯詞，酒詞，燈詞；有江景，雪景，夏景，冬景，秋景，春景；有凱歌，棹歌〔二一〕，漁歌，挽歌，楚歌，杵歌。

凡〔二二〕歌之所：桃花扇，竹葉樽，柳枝詞，桃葉怨，堯民鼓腹，壯士擊節，牛僮馬僕，閭閻女子，天涯遊客，洞裏仙人，閨中怨女，江邊商婦，場上少年，闤闠優伶，華屋蘭堂，衣冠文會，小樓狹閣，月館風亭，雨窗雪屋，柳外花前。

大〔二三〕凡聲音，各應於〔二四〕律呂，分於〔二五〕六宮十一調，共計〔二六〕十七宮調：

仙呂調〔二七〕唱，清新綿邈。　南呂宮唱，感嘆傷悲。　中呂宮唱，高下閃賺。　黃鐘宮

唱，富貴纏綿。正宮唱，惆悵雄壯。道宮唱，飄逸清幽。大石唱，風流醞藉。小石唱，旖旎嫵媚。高平唱，條物〔二六〕滉漾。般涉唱，拾掇坑塹。歇指唱，急併虛歇。商角唱，悲傷宛轉。雙調唱，健捷激裊。商調唱，悽愴怨慕。角調唱，嗚咽悠揚。宮調唱，典雅沉重。越調唱，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姑舅〔二九〕兄弟，有字多聲少，有聲多字少〔三〇〕，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呂點絳唇，大石青杏兒，人喚作殺唱的劊子。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三一〕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褙〔三二〕兒，唱意兒；有明褙兒，暗褙兒，長褙兒，短褙兒，醉褙兒。

一曲〔三三〕入數調者，如：啄木兒，女冠子，抛毬樂，鬥鵪鶉，黃鶯兒，金盞兒類也〔三四〕。

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弩。

凡歌之所忌〔三五〕：子弟不唱作家歌，浪子不唱及時曲；男不唱艷詞，女不唱雄曲；南人不曲〔三六〕，北人不歌。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嗓，有堂聲，背〔三七〕合破〔三八〕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蘊拭〔三九〕的，失之也斜。唱得輕巧的，失之閑賤〔四〇〕。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

之穿鑿。唱得打掐的〔四一〕，失之本調。

凡歌〔四二〕節病，有唱得〔四三〕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樂官〔四四〕聲，撒錢聲，拽鋸聲，貓叫聲。不入耳，不着人，不撒〔四五〕腔，不入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嗓拗〔四六〕。劣調。落架。漏氣。

有〔四七〕唱聲病：散散，焦焦；乾乾，洌洌；啞啞，嗄嗄；尖尖，低低；雌雌，雄雄；短短，憨憨；濁濁，趉趉。有〔四八〕：格嗓，囊鼻，搖頭，歪口，合眼，張口，撮脣，撇口，昂頭，咳嗽。

凡添字節〔四九〕病：則他，兀那，是他家，俺子道，我不見，兀的，不呢。一條了；脣撒了；一片了；團圞了；破孩了〔五〇〕；茄子了。

先唱的金門社，押班的無對矹。〔五一〕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唱論校勘記

元人燕南芝菴唱論一書，是以最古的元人楊朝英編選的陽春白雪書中附載的做爲底本，選擇了元人陶宗儀編著的南村輟耕錄裏面所轉錄的唱論，和明初朱權著的詞林須知（太和正音譜的一部分）所摘錄的唱論，這兩種時代比較古老的版本，作爲校勘。

〔一〕『竊聞』二字，輟耕錄本删去。

〔二〕『律』字，輟耕錄本删去。

〔三〕『李』字，輟耕錄本删去。

〔四〕『三教所唱，各有所尙』二句，輟耕錄本作：『三教所尙』。

〔五〕『取來』，輟耕錄本作：『取將』。

〔六〕此條『又云』及下二句，輟耕錄本移到後面『凡添字節病』一條的末尾。

〔七〕『近出』，輟耕錄本作：『近世』。

〔八〕「大樂」，輟耕錄本作：「大曲」。

〔九〕「張子野」，陽春白雪本原作：「張三影」，今從輟耕錄本。

〔一〇〕「頓挫」，陽春白雪本原作：「頓剉」，今從輟耕錄本。

〔一一〕「丸轉」，元刻本陽春白雪原作：「九轉」，今從殘元刻本陽春白雪和輟耕錄本。

〔一二〕「捶欠」，詞林須知本別作：「搖欠」。

〔一三〕「聲韻有」，輟耕錄本作：「句有聲韻」；詞林須知本作：「聲自有」。

〔一四〕「有」字，輟耕錄本刪去。

〔一五〕「七煞」，輟耕錄本作：「十煞」。

〔一六〕此條，輟耕錄本移在後面「詞山曲海」條的前邊，並刪去最末二句。

〔一七〕「凡」字，輟耕錄本刪去。

〔一八〕此條末尾，詞林須知本增出「北音爲曲，南音爲歌」二句。

〔一九〕「凡歌曲所唱題目」，輟耕錄本作：「唱曲題目」；詞林須知本作：「凡歌唱所唱題目」。

〔二〇〕此條裏面的四個「有」字，輟耕錄本，一律刪去。

〔二一〕「棹歌」，輟耕錄本作：「櫂歌」。

〔二二〕「凡」字，輟耕錄本刪去。

〔二三〕『大』字，輟耕錄本删去。

〔二四〕〔二五〕『於』字，輟耕錄本删去。

〔二六〕『計』字，輟耕錄本删去。

〔二七〕『調』字，輟耕錄本作：『宮』。

〔二八〕『條物』，輟耕錄本作：『條拗』。

〔二九〕『姑舅』，陽春白雪本原作：『孤兒』，今從輟耕錄本和詞林須知本。

〔三〇〕『有聲多字少』，陽春白雪本原作：『有聲少字多』，今從詞林須知本。

〔三一〕陽春白雪本原脫『高』字，今從輟耕錄本、詞林須知本補。

〔三二〕此條裏面的六個『䘯』字，輟耕錄本都作：『揹』字。

〔三三〕『一曲』兩字上面，輟耕錄本多『有』字。

〔三四〕『金盞兒類也』，輟耕錄本作：『金盞兒之類是也』。

〔三五〕『凡歌之所忌』，輟耕錄本作：『凡歌所忌』。

〔三六〕『不曲』，輟耕錄本作：『不唱』。

〔三七〕『背』字，輟耕錄本作：『皆』。

〔三八〕『破』字，輟耕錄本作：『被』；詞林須知本無『破』字，亦無『被』字。

〔三九〕「蘊拭」，輟耕錄本作：「蘊拽」。

〔四〇〕「閑賤」，輟耕錄本作：「寒賤」。

〔四一〕「打掐的」，陽春白雪本原作：「打稻」，脫「的」字；今從輟耕錄本、詞林須知本。

〔四二〕「歌」字，輟耕錄本作：「唱」。

〔四三〕「唱得」，輟耕錄本刪去。

〔四四〕「樂官」，輟耕錄本和詞林須知本，都作：「樂府」。

〔四五〕「不撒」，殘元刻本陽春白雪和詞林須知本，皆作：「不徹」。

〔四六〕「嗓拗」，輟耕錄本作：「拗嗓」。

〔四七〕「有」字，輟耕錄本作：「凡」。

〔四八〕「有」字，輟耕錄本刪去。

〔四九〕「節」字，輟耕錄本刪去。

〔五〇〕「破孩了」三字，輟耕錄本脫去。「孩」字，元刻本陽春白雪作：「核」，今從殘元刻本陽春白雪和詞林須知本。

〔五一〕輟耕錄本不載此條。

中原音韻

元·周德清著

中原音韻提要

中原音韻，元周德清著。德清字挺齋，江西高安暇堂人。生平事蹟未詳。據中原音韻後序，有『余作樂府三十年』句，後序作於一三二四年（元泰定甲子），假定他這時是五十歲，則他的生年，猶可能是在宋末。虞集在中原音韻序裏，盛稱德清『工樂府，善音律』；而瑣非復初的序文裏又說：『吾友高安挺齋周德清，以出類拔萃通濟之才，爲移宮換羽製作之具。所作樂府、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不能作者。長篇、短章，悉可爲人作詞之定格。德清之詞，不惟江南，實當時之獨步也。』德清的作品，傳留很少，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曾選錄他的散曲幾十首，音節流暢，詞采雋妙，證明各家序文所說，信非虛譽。

由於德清是南方人，而又工樂府，善音律，所以他能深切的體會到：想要作好可歌可唱的北曲，必需先瞭解和北曲相關聯的方語、方音，並且要掌握它的規律。于是他搜輯前人作品中所用的韻脚，歸納成一部韵譜，名爲『中原音韻』，共分十九韵，每韵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四部分，而入聲悉派入三聲。這裏有一點是必需說明的：德清編製這部韵譜，并不是單依靠紙面上

的材料，而更主要的是根據了當時在演唱中獲得成功的作品——也就是根據了實際的語言。如果不是如此，他是不可能得到像陰平、陽平這樣重要的發現的。

中原音韻的編製，原來僅僅是爲了寫作北曲有所準繩，但後來的南曲，也深深受到了它的影響。明、清以來，關於曲韻的著作不下數十種，雖然有些作品也對中原音韻提出了相當的異議，可是終沒能跳出中原音韻的窠臼。

中原音韻未問世以前，所有的音韻學家，一直局限在對古代音韻的探索和追求；周德清大胆的突破了這一關，才開始了今音韻學一派，從實際生活中的語言來進行研究。周德清提出以中原音韻作爲『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主張，對於近代的『官話』，確實具有較大的影響，尤其對於我們現在正在推行的普通話，也不無相當的貢獻。

中原音韻共分兩部分：前一部分是韻譜，後一部分是正語作詞起例。所謂正語作詞起例，其中包括有字音的辨別，用字的方法，宮調和曲牌等，而最重要的則是作詞十法：一、知韻，二、造語，三、用事，四、用字，五、入聲作平聲，六、陰陽，七、務頭，八、對耦，九、末句，十、定格。其中論作曲奧妙，多爲前人所未發，一直受到後來作曲家的重視。但現在看來，不無過於重視形式的傾向。

中原音韻，現存有以下各種版本：

（一）元刻本　原藏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今歸江蘇省立圖書館。此本卷首有虞集、歐陽玄序文，周德清自序，又羅宗信、瑣非復初序文；卷末有周德清後序。

（二）嘯餘譜卷六所收本　嘯餘譜，明程明善輯。有明萬曆間原刻本，一六六二年（清康熙元年）覆刻本。明刻本中原音韻一種前半題『古歙仇必亨校』，後半題『上元夏時來校』；清刻本題『西吳張漢重校』。此本僅有周德清自序及後序，而後序列在卷首自序之前。又自序題爲『周德清中原音韻起例』。

（三）古今圖書集成文學典第二百四十九卷詞曲部彙考七及第二百五十卷詞曲部彙考八所收本

此本全據明刻嘯餘譜本，但刪去後序。

（四）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南北曲之屬所收本　此本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是『內府藏本』，不詳來源。察其內容，似是以明刻嘯餘譜本爲主，又據元刻本略加訂正的。卷首載虞集序及周德清自序（題『中原音韻起例』）。此本編入四庫全書時，分爲二卷。

（五）景印元刻本　一九二二年瞿氏鐵琴銅劍樓景印。

（六）重訂曲苑所收本　此本係據景元刻本重寫石印。

（七）中原音韵（外太和正音譜一種）本　一九二六年海寧陳氏景印。此本係用重訂曲苑

據元刻本所寫原稿，另行製版石印，但却把後序移在前面的瑣非復初序文之後。

中原音韻序

樂府作而聲律盛，自漢以來然矣。魏、晉、隋、唐，體製不一，音調亦異，往往於文雖工，於律則弊。宋代作者，如蘇子瞻變化不測之才，猶不免『製詞如詩』之誚；若周邦彥、姜堯章輩，自製譜曲，稍稱通律，而詞氣又不無卑弱之憾。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國初，雖詞多慷慨，而音節則爲中州之正，學者取之。我朝混一以來，朔南暨聲教，士大夫歌詠，必求正聲，凡所製作，皆足以鳴國家氣化之盛，自是北樂府出，一洗東南習俗之陋。大抵雅樂之不作，聲音之學不傳也，久矣；五方言語，又復不類，吳、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吳人呼『饒』爲『堯』，讀『武』爲『姥』，說『如』近『魚』，切『珍』爲『丁心』之類，正音豈不誤哉！高安周德清，工樂府，善音律，自著中州音韻一帙，分若干部，以爲正語之本，變雅之端。其法以聲之清、濁，定字爲陰、陽，如高聲從陽，低聲從陰，使用字者隨聲高下，措字爲詞，各有攸當，則清、濁得宜，而無凌犯之患矣；以聲之上、下，分韻爲平、仄，如入聲直促，難諧音調成韻之入聲，悉派三聲，誌以黑白，使用韻

者隨字陰、陽，置韻成文，各有所協，則上下中律，而無拘拗之病矣。是書既行，於樂府之士豈無補哉？又自製樂府若干調，隨時體製，不失法度，屬律必嚴，比字必切，審律必當，擇字必精，是以和於宮商，合於節奏，而無宿昔聲律之弊矣。余昔在朝，以文字爲職，樂律之事，每與聞之，嘗恨世之儒者，薄其事而不究心，俗工執其藝而不知理，由是文、律二者，不能兼美。每朝會大合樂，樂署必以其譜來翰苑請樂章，唯吳興趙公承旨時，以屬官所撰不協，自撰以進，并言其故，爲延祐天子嘉賞焉。及余備員，亦稍爲檃括，終爲樂工所哂，不能如吳興時也。當是時，苟得德清之爲人，引之禁林，相與討論斯事，豈無一日起余之助乎？惜哉！余還山中，眊且廢矣；德清留滯江南，又無有賞其音者！方今天下治平，朝廷將必有大製作，興樂府以協律，如漢武、宣之世，然則頌清廟，歌郊祀，攄和平正大之音，以揄揚今日之盛者，其不在於諸君子乎？德清勉之。

前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書。

高安周德清，通聲音之學，工樂章之詞，嘗自製聲韻若干部，樂府若干篇，皆審音以達詞，成章以協律，所謂『詞律兼優』者。青原玆〔一〕事君子，有繡梓以廣其傳，且徵予序。予謂：孫吳時有周公瑾者，善音律，故時人有『曲有誤，周郎顧』之語；宋季有周清眞者，善樂府，故時人有『美誠齋〔二〕妙詞』之稱；今德清兼二者之能，而皆本於家學如此，予故表諸其端云。翰林學士歐陽玄序。

……〔三〕

青原蕭存存，博學，工於文詞，每病今之樂府有遵音調作者，有增襯字作者；有陽春白雪集〔四〕德勝令『花影壓重簷，沉烟裊繡簾，人去青鸞杳，春嬌酒病懨。眉尖，常瑣傷春怨。忺忺，忺的來不待忺』。『綉』唱爲『羞』，與『怨』字同押者；有同集殿前歡『白雪窩』二段，俱八句，『白』字不能歌者；有板行逢雙不對，襯字尤多，文律俱謬，而指時賢作者；有韻脚用平上去，不一一，云『也唱得』者；有句中用入聲，不能歌者；有歌其字，音非其字者：令人無所守。泰定甲子，存存托友張漢英以其說問作詞之法於予，予曰：『言語一科，欲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搢紳及閭閻歌咏者衆。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於世。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諸公已矣，後學莫及！何也？蓋其不悟聲分平、仄，字別陰、陽。夫聲分平、仄者，謂無入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也。作平者最爲緊切，施之句中，不可不謹。派入三聲者，廣其韻耳，有才者本韻自足矣。字別陰、陽者，陰、陽字平聲有之，上、去俱無。上、去各止一聲，平聲獨有二聲〔五〕：有上平聲，有下平聲。上平聲非指一東至二十八山而言，下平聲非指一先至二十七咸而言。前輩

爲廣韻，平聲多分爲上下卷，非分其音也。殊不知平聲字字俱有上平、下平之分，但有有音無字之別，非一東至山皆上平，一先至咸皆下平聲也。如『東、紅』〔六〕二字之類，『東』〔七〕字下平聲屬陰，『紅』〔八〕字上平聲屬陽。陰者，卽下平聲；陽者，卽上平聲。試以『東』〔九〕字調平仄，又以『紅』〔一〇〕字調平仄，便可知平聲陰、陽字音，又可知上、去二聲各止一聲，俱無陰、陽之別矣。且上、去二聲，施於句中，施於韻脚，無用陰陽，惟慢詞中僅可曳其聲爾，此自然之理也。妙處在此，初學者何由知之！乃作詞之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病於桃花扇影而得之也。吁！考其詞音者，人人能之；究其詞之平仄、陰陽者，則無有也！彼之能遵音調，而有協音俊語可與前輩頡頏，所謂『成文章曰樂府』也；不遵而增襯字，名樂府者，自名之也。德勝令『綉』字、『怨』字，殿前歡八句、『白』字者，若以『綉』字是『珠』字誤刊〔一一〕，則『烟』字唱作去聲，爲『沉宴裊珠簾』，皆非也，呵呵！『忺忺』者，何等語句？未聞有如此平仄、如此開合韻脚、德勝令，亦未聞有八句殿前歡，此自已〔一二〕字之開合、平仄，句之對偶、短長，俱不知，而又妄編他人之語，奚足以知其妍媸歟？嗚呼！言語可不究乎？以板行謬語，而指時賢作者，皆自爲之詞〔一三〕，將正其己之是，影其己之非，務取媚於市井之徒，不求知於高明之士，能不受其惑者幾人哉！使眞時賢所作，亦不足爲法。取之者之罪，非公器也。韻脚用三聲，何者爲是？不思前輩某字、某韻必用某聲，却云『也唱得』，乃文過之詞，非作者之言也。

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去、上而上、去者，諺云『鈕折嗓子』是也，其如歌姬之喉咽何？入聲於句中不能歌者，不知入聲作平聲也；歌其字，音非其字者，合用陰而陽，陽而陰也。此皆用盡自己心，徒快一時意，不能傳久，深可哂哉！深可憐哉！惜無有以訓之者！予甚欲爲訂砭之文以正其語，便其作，而使成樂府，恐起爭端，矧爲人之學乎？因重張之請，遂分平聲陰、陽及撮其三聲同音，兼以入聲派入三聲——如『鞞』〔四〕字——次本聲後，葺成一帙，分爲十九，名之曰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之，可與識者道。是〔五〕秋九日，高安挺齋周德清自序〔六〕。

世之共稱唐詩、宋詞、大元樂府，誠哉。學唐詩者，爲其中律也；學宋詞者，止依其字數而塡之耳；學今之樂府，則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謂：迂闊庸腐之資無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也。其法四聲無入，平有陰、陽，每調有押三聲者，有各押一聲者，有四字二韻、六字三韻者，皆位置有定，不可倒置而逆施，愈嚴密而不容於忽易，雖毫髮不可以間也。當其歌詠之時，得俊語而平仄不協，平仄協語則不俊，必使耳中聳聽，紙上可觀爲上，太非止以塡字而已，此其所以難於宋詞也。國初混一，北方諸俊新聲一作，古未有之，實治世之音也；後之不得其傳，不遵其律，襯墊字多於本文，開合韻與之同押，平仄不一，句法亦粗。而又妄亂板行。某人號卽某人名，分之爲二；甲之詞爲乙之作，以此太多；感東道而欲報者，非詞人而有爵者併取之，列

名於諸儁之前。公乎？私乎？詞乎？爵乎？徒惑後人，皆不得其正。遺山有云：『羸牸老羝之味也』。高安友人周德清，觀其病焉，編葺中原音韻幷起例以砭焫之。余因覘其著作，悉能心會，但無其筆力耳，乃正人語，作詞法，其可秘乎？毋使如陽春、白雪，徒稱寡和，而有不傳之嘆也。矧吾吉素稱文郡，非無賞音；自有樂府以來，歌詠者如山立焉，未有如德清之所述也。予非過言，爭壽諸梓以廣其傳，與知音者共之，未必無補於將來。青原羅宗信序。

余勳業相門，貂蟬滿座，列伶女之國色，歌名公之儁詞，備嘗見聞矣。如大德天壽賀詞普天樂云：『鳳凰朝，麒麟見，明君天下，大德元年。萬乘尊，諸王宴，四海安然。朝金殿，五雲樓瑞靄祥煙。羣臣頓首，山呼萬歲，洪福齊天。』音亮語熟，渾厚宮樣，黃鍾、大呂之音也，跡之江南，無一二焉。吾友高安挺齋周德清，以出類拔萃通濟之才，爲移宮換羽製作之具，所編中原音韻幷諸起例，平分二義，入派三聲，能使四方出語不偏，作詞有法，皆發前人之所未嘗發者；所作樂府、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不能作者。略舉：回文『畫家名有數家嗔，人門閉却時來問』，皆往復二意；夏日詞『蟬自潔其身，螢不照他人』，有古樂府之風；紅指甲詞『朱顏如退却，白首恐成空』，有言外意；儁語有『合掌玉蓮花未開，笑靨破香腮』，切對有『殘梅千片雪，爆竹一聲雷』；雪非雪，雷非雷，佳作也。長篇短章，悉可爲人作詞之定格。贈

人黃鍾云：『篇篇句句靈芝，字字與人爲樣子』，其亦自道也。以余觀京師之目，聞雅樂之耳，而公議曰：『德淸之韻，不獨中原，乃天下之正音也；德淸之詞，不惟江南，實當時之獨步也。』然德淸不欲矜名於世。靑原友人羅宗信能以具眼識之，求鋟諸梓，噫，後輩學詞之福耳！西域挺齋瑣非復初序。

中原音韻目錄

中原音韻　正語之本 變雅之端

元・周德清著

東鍾

平聲

陰

東冬○鍾鐘中忠衷終○通蓪○松嵩○冲充衝舂忡摏艟穜狆种○邕嗈雍○空崆○宗樅騣○風楓豐封葑峯鋒烽丰蜂○鬆憁〔一七〕○匆葱聰驄囪（突烟）○蹤縱樅○穹芎傾○工功攻公蚣弓躬恭宮龔供肱觥○烘叿（入聲）轟薨○凶兇胸洶兄○翁螉〔一八〕灉廱（辟）〔一九〕壅泓○崩繃○烹

陽

同筒銅桐峒童僮曈〔二〇〕瞳朣〔二一〕潼鬉○戎茙駥絨氄茸○龍隆癃窿○窮藭蛩邛筇○籠嚨朧櫳瓏礲龓聾嚨○膿〔二二〕農儂○濃穠醲○重蟲慵鱅〔二三〕崇○馮逢縫○叢藂琮○熊雄○容溶蓉瑢鎔庸傭鄘鏞墉融榮○蒙濛朦矇甍盲瞢萌○紅紻虹洪〔二四〕鴻宏紘橫嶸弘○蓬篷芃髼彭棚鵬○從

上聲

董懂○腫踵種冢○孔恐○桶統○汞嗊○隴壠○蓊[二五]攏○洶詾○聳竦○拱鞏珙○勇㙐[二六]涌踴㦷永俑○蠓懵猛艋蜢○總○捧○寵[二七]○冗○噥○唪

去聲

洞動棟凍蝀○鳳奉諷縫○貢共供○宋送○弄哢齈○控空鞚○訟誦頌○甕齆㼜[二八]○痛慟○衆中仲重種○縱從粽○夢孟○用詠瑩○哄閧横○綜○迸○銃

江陽

平聲

陰

姜江杠釭薑疆韁殭[二九]僵○邦梆幫○桑喪○雙艭霜孀鸘驦○章漳獐樟璋彰麞張○商傷殤觴湯洪水[三〇]○漿螿將○莊粧裝樁○岡剛鋼綱缸扛玒亢○康糠○光胱○當璫簹襠膛[三一]○荒㡆肓○香鄉○鎊滂雱○腔谾蜣羌○鴦央殃秧泱○方芳枋妨坊肪○昌猖娼菖閶○湯鏜○湘廂相箱襄驤[三二]○搶[三三]鏘蹡○匡筐眶○汪尪○倉蒼○牕瘡○贓臧

陽

陽揚楊暘昜颺羊徉洋佯○忙茫邙芒鋩哤[三四]哤尨○粮良凉綡[三五]輬梁粱量○穰瓤[三六]瀼瓤○

忘亡○郎榔廊螂稂浪琅狼○杭行頏航○昂卬○床幢撞咻〔三七〕○傍旁房龐逄○房防○長萇腸

場常裳嚐償○唐搪〔三八〕塘糖堂棠○詳祥翔○牆檣嬙戕○黃潢〔三九〕簧艎〔四〇〕蝗皇篁凰惶艎遑隍

○藏○強○娘○降○王○狂○囊

上聲

講港鏹○養癢鞅○蔣獎槳○兩魎○想鯗○蟒莽漭○爽塽○響蠁享饗夯○敞氅昶○壤穰○舫

倣放訪昉○罔網輞○枉往○顙磉嗓○榜搒〔四一〕○倘帑○黨讜○掌長○朗○謊恍○仰○廣○

沆瀣沆〔四二〕○髒○強○搶○賞晌

去聲

絳降洚虹糨強○象像相○亮諒量緉輛○養〔四三〕羕煬養樣怏鞅漾恙○狀壯撞○上尙餉○讓懹

饟○帳脹漲丈仗杖障嶂〔四四〕瘴〔四五〕○巷向項○匠將醬○唱倡暢悵鬯○創愴○望忘妄○旺王○

放訪○蕩宕碭當擋○浪閬○葬藏臟○謗傍蚌棒○炕亢抗○曠壙纊○晃幌○況貺○釀○仰○

喪○胖○行○愴○誑○盎○戧○鋼○盪湯

支思

平聲

陰

支枝肢〔四六〕巵氏梔榰之芝脂胝○髭貲觜茲孳孜滋資咨淄諮姿秄○眵睻差○施詩師獅螄尸屍鳲蓍○斯撕凘澌鷥颸思司私絲偲罳○雌

陽

兒而洏○慈鷀磁玆瓷茨疵玼茈○時塒〔四七〕鰣匙○詞祠辭辤

上聲

紙砥底旨指止沚芷趾祉阯址徵咫○爾邇耳餌珥駬○此玼跐泚○史駛使弛豕矢始屎菌○子紫姊梓○死○齒仔〔四八〕

入聲作上聲

澁瑟史音○塞死音

去聲

是氏市柹侍士仕使示謚蒔恃事施嗜豉試弑筮視噬○似兕賜姒巳汜祀嗣飼笥耜涘俟寺食思四肆泗駟○次刺莿○字漬牸自恣胔觜○志至誌○二貳餌○翅○廁〔四九〕

齊微

平聲

陰

機幾磯璣譏肌飢笄朞箕基雞稽饑姬奇羈羇○歸圭邽龜閨規○齏齎〔五〇〕擠躋○雖荾綏雎尿○
低堤磾胝〔五一〕氐羝〔五二〕○妻凄萋棲悽〔五三〕○西犀嘶○灰揮暉輝翬麾徽隳〔五四〕○杯悲卑碑陂○追
騅錐〔五五〕○威偎隈煨○非扉緋〔五六〕霏騑蜚〔五七〕菲妃飛○溪欺欹○希稀豨〔五八〕羲曦犧〔五九〕醯熹嘻
僖熙○衣依伊醫鷖猗漪〔六〇〕臆〔六一〕○吹炊推○醅披邳丕坯胚秠○魁盔虧窺瑰奎○笞凝郗蚩媸
螭鴟絺○崔催衰榱○紕批鈚○堆餻○篦鎞○知蜘○梯

陽

微薇維惟○黎黧犁棃藜璨離璃籬醨羅离鸝驪麗狸蜊釐釐漓○泥尼麛○梅莓枚媒煤眉湄楣嵋
麋糜〔六二〕釀壓○雷檑纍罍羸○隋隨○齊臍○回徊迴○圍闈韋幃違嵬巍危桅爲○肥淝○奇騎
琦碕〔六三〕其期旗旂棊祈祁其畿祇耆鬐芪岐麒琪蘄〔六四〕○奚兮畦攜蹊○移扅兒鯢霓倪猊輗姨夷
痍疑嶷鷖沂宜儀鶂彝貽怡眙〔六五〕飴圯頤遺虵○啼蹄提題醍綈梯〔六六〕○鎚垂陲○裴陪培皮○葵
馗夔逵○池馳遲墀篪持○頽魋○脾疲比毗羆○迷彌〔六七〕瀰〔六八〕○誰○摧○甤

入聲作平聲

陽同後

實十什石射食蝕拾○直値姪秩擲○疾嫉蒺集寂○夕習〔六九〕席襲○荻狄敵逖笛糴○及極○惑
○逼○劾○賊

去聲作平聲

陽

鼻

上聲

迤旖○尾亹○倚椅錡扆偯蟻矣已以苡顗擬艤○浼美○蟣幾己几麂紀○恥侈○捶箠○痞否嚭
圯秕○鬼簋癸軌詭晷宄○悔賄毀卉譭燬虺○妣比匕○禮醴里裏理鯉娌李蠡履○濟擠○底邸
詆柢觝〔七〇〕○洗璽枲徙屣○起棨啓綮綺杞豈○米弭眯○你旎禰○彼鄙○喜嬉○委猥唯隗葦
偉○壘磊儡蕾○體○腿○蕊○觜○髓○水○餒

入聲作上聲

質隻炙織隲汁只○七戚漆刺○匹闢僻劈○吉擊激訖〔七一〕棘戟急汲給○筆北○失室識適拭軾
飾釋濕奭○唧積稷續跡脊鯽○必畢蹕篳〔七二〕碧壁躄○昔惜息錫淅○尺赤喫勅叱鶒〔七三〕○的
靮嫡滴○德得○滌剔踢○吸隙翕檄覡○乞泣訖○國○黑○一

去聲

未味○胃蝟渭謂猬〔七四〕尉慰緯穢衛魏畏餧位飫○貴櫃傀愧悸桂檜膾鱠跪獪繪○吠沸費肺廢
芾○會晦〔七五〕誨諱惠蕙慧潰闠○翠脆顇倅萃悴〔七六〕淬焠〔七七〕○異裔義議誼毅藝易翳瘞勩枻曳

瞖〔七八〕詣饐刈乂意劓懿○氣器棄甈契稧○霽濟祭際劑○替剃涕嚏○帝諦締弟娣第悌〔七九〕地遞
蒂棣○背貝狽焙倍婢備避輩被弊〔八〇〕幣臂〔八一〕髲詖帔〔八二〕○利痢莉俐例唳戾沴離隸癘礪厲涖
〔八三〕荔詈劙麗○砌妻○細壻○罪醉最○對隊碓兌○計記寄繫繼妓忮技髻偈忌季縊騎旣驥冀
薊鱖○閉蔽畀篦斃嬖庇比秘陛贄○謎汆○睡稅說瑞○退蛻○歲碎粹祟邃繸穗燧隧遂彗○墜
贅綴縋懟○製制置滯雉稚致彘治智幟熾質○世勢逝誓○淚累酹擂類纇誄耒礌○配佩珮轡霈
沛悖誖○妹昧媚魅袂瑁寐○戲系係○簣蕢揆○殢膩泥○蚋芮銳焫○吹〔八四〕喙○內

入聲作去聲

日入○覓蜜○墨密○立粒笠曆歷櫪瀝癧靂皪力栗○逸易埸譯驛益溢鎰鷁液腋掖疫役一佾泆
逆乙邑憶揖射翊翼○勒肋○劇○匿

魚模

平聲

陰

居裾琚鶋車駒拘俱○諸猪瀦〔八五〕朱姝株蛛誅珠邾侏○蘇酥穌甦○逋餔晡〔八六〕○樞樗攄○粗芻
○梳蔬䟽踈○虛墟噓嘘歔吁○蛆趨○疽沮趄苴狙〔八七〕雎○孤姑〔八八〕辜鴣酤沽蛄菰觚〔八九〕○枯
刳○迂紆於○鳴汙烏○書舒輸紓○區軀驅嶇貙○須縃鬚胥醑需繻○膚夫鈇〔九〇〕玞趺敷麩孚

鄜荸枹桴郛○呼○初○都○〔九一〕租

陽

廬閭驢臚蔞〔九二〕○如茹駑儒薷襦繻〔九三〕嚅濡○無蕪巫誣○模謨摸謀○徒圖菟屠荼途瘏駼塗○奴帑砮駑○盧蘆顱鱸轤艫〔九四〕櫨瀘罏爐〔九五〕○魚漁虞余餘竽于〔九六〕畬雩與輿旟〔九七〕璵舁妤歟譽愚盂隅禺臾楡愉俞覦毹瑜窬逾渝闟腴〔九八〕諛萸○吾浯鋙蜈瑘吳梧娛鼯○雛鋤○殊茱銖洙○渠蕖磲籧劬瞿衢臞○除蜍滁篨〔九九〕廚櫥躕儲○扶夫趺符芙鳧浮○蒲脯酺捕〔一〇〇〕○胡糊湖醐瑚鶘壺狐弧乎○殂徂○徐

入聲作平聲

獨讀牘瀆犢毒突纛○復佛伏鵩袱服○鵠鶻斛槲○贖屬述秫術朮○俗續○逐軸○族鏃○僕○局○淑蜀孰熟塾

上聲

語雨與圄圉齬敔禦愈羽宇禹庾○呂侶旅膂縷僂○主煮拄渚麈墅翥○汝乳○鼠黍暑○阻俎○杵楮褚〔一〇一〕處杼○數所○祖組○武舞鵡侮廡○土吐○魯櫓虜鹵滷○覩堵賭○古罟詁沽牯蠱估盬鼓瞽股羖賈○五伍午仵忤塢鄔○虎滸○補浦圃鵏○普溥譜○甫斧撫黼脯府俯腑父否○母某牡姥〔一〇二〕畝○楚礎憷○舉莒矩櫸○弩努○許詡○〔一〇三〕取○苦○咀○女○〔一〇四〕嶼○傴去

入聲作上聲

谷穀轂骨○蔌縮謖速○復福幅蝠腹覆拂○卜不○菊踘局延○笏忽○築燭粥竹○粟宿○曲麴

屈伸○哭窟酷○出黜畜○叔菽○督篤〔一〇五〕○暴撲○觸束○簇○足○促○禿○卒○蹙〔一〇六〕○

屋沃兀

去聲

御馭遇嫗裕諭芋譽預豫○慮濾屨○鋸懼句據詎巨拒秬距炬苣踞屨絢具○恕庶樹戍豎署曙

〔一〇七〕○覷趣娶○注澍住著杜註鑄彘炷駐紵苧貯竚○數疏○絮序敍緒○孺茹○杜妒肚渡鍍斁

度蠹○赴父釜輔付賦傅富仆鮒賻訃拊婦附阜負○戶扈護瓠互戽頀岵怙○務霧鶩戍○素訴塑

遡泝嗉○暮慕墓募○路潞鷺輅露賂○故錮固顧雇○誤悞悟寤惡汙○布怖佈部簿哺捕步○醋

措錯○做祚胙詛○兔吐○怒○鋪○處○去○聚○助

入聲作去聲

祿鹿漉麓○木沐穆睦沒牧目鶩○錄籙綠醁陸戮律○物勿○辱褥入○玉獄欲浴郁育鵒○訥

皆來

平聲

陰

皆堦階喈街偕楷〔一〇八〕楷○該垓荄陔○哉栽灾○釵差○台胎駘咍〔一〇九〕郚○哀埃〔一一〇〕唉○猜○挨○衰○腮○歪○開○揩○齋○乖○篩○揣

陽

來萊騋○鞋諧骸○排牌簰俳〔一一一〕○懷淮槐褢瀤○埋霾○騃皚○孩頦○柴柴豺儕○崖厓捱○才材財裁纔○臺薹擡儓苔炱籉○能

入聲作平聲

白帛舶○宅⿰犭睪〔一一二〕澤擇○畫劃

上聲

海醢○騃詒紿○駭蟹○宰載○采彩採寀綵○靄譪乃毒○奶乃○蒯〔一一三〕拐夬○凱鎧塏○揣○擺○矮○解○楷○買○改

入聲作上聲

拍珀魄○策册柵測蹦〔一一四〕○伯百柏迫擘檗○骼革隔格○客刻○責幘摘謫側窄仄昃簀迮○色穡索○摑○摔○嚇○則

去聲

懈械薤解獬○寨豸瘵債蠆眦○態泰太汰○蓋丐○艾愛噫餲○捱隘阨搤○柰奈耐鼐○害亥妎

○帶〔一一五〕戴怠迨待代袋大黛岱○戒誡廨解界介芥疥屆玠犗㓢○外聵○快〔一一六〕噲塊○在再載○賣邁○賴籟瀨賚癩○拜〔一一七〕湃敗憊稗○棌蔡○曬灑煞鎩○賽塞○恠〔一一八〕○壞○慨○派○帥率○濾

入聲作去聲

麥貊陌驀脈○額厄客鞹○搦

真文

平聲

陰

分紛芬氛〔一一九〕汾○昏惛〔一二〇〕婚葷閽〔一二一〕○因姻茵湮殷〔一二二〕闉○中紳伸身○嗔瞋○春椿〔一二三〕○詢〔一二四〕荀○吞〔一二五〕○暾○諄迍○逡皴〔一二六〕○根跟○欣忻〔一二七〕昕○氳〔一二八〕煴○眞珍振甄○新薪辛○賓濱〔一二九〕鑌彬○坤髡○君麏軍皸均鈞○榛臻○莘詵〔一三〇〕○薰醺〔一三一〕勳曛燻○鯤鵾裩昆○温瘟○孫飧蓀搎〔一三二〕○尊樽○敦墩燉○奔賁犇○巾斤筋○村○親○遵○恩○噴○哏○津

陽

隣燐鱗磷麟粼轔○貧瀕頻蘋顰嚬○民珉緡旻○人仁○倫綸掄輪淪○裙羣○勤懃〔一三三〕芹○門

捫○論崘○文紋聞蚊○銀誾齦垠〔一三四〕寅夤嚚鄞〔一三五〕○盆湓○陳臣塵娠辰晨宸○秦〔一三六〕蓁○脣純蓴淳〔一三七〕醇錞鶉○巡旬馴循○雲芸〔一三八〕云紜耘勻員伍員人名筠○墳焚棼○魂渾○豚屯飩臀○神○存蹲○痕○紉

上聲

軫疹診稹○肯懇墾齦○緊謹槿卺瑾○隱引蚓尹○閔憫泯愍敏○准準○刎吻○筍隼○允殞隕狁○本畚○閫壼咽悃○窘囷○哂蜃○牝品○狠○不〔一三九〕○忍○盾○撙〔一四〇〕○損○蠢○忖○粉○穩○袞○瞬○儘

去聲

震陣振賑鎮○信訊迅贐燼○刃訒仞認○吝恡藺磷○鬢殯臏○腎慎○醞慍運蘊惲暈韻○盡晉進璡○忿分糞奮○近覲○櫬齔○印孕○峻浚殉噀○遜巽○俊駿○舜順○閏潤○問紊○頓囤鈍遁盾沌○悶懣○奔倴○訓○郡○困○噴○釁○論○混○寸○恨○嫩○褪○搵諢○趁疢

寒山

平聲

陰

山删潸○丹單殫鄲簞○干竿肝玕乾○安鞍○姦奸間艱菅○刊看○關綸鰥擐○擐拴○斑班般

扳頒○彎灣○灘攤〔一四一〕○番蕃翻轓旛藩反○珊跚○攀○慳○訕○餐○跧〔一四二〕○般

陽

寒邯韓汗翰○闌蘭欄爛襴攔○還環鬟寰闤圜鐶○殘戔○閑鷴癇〔一四三〕○壇檀彈○煩繁膰礬蠜

帆樊凡○難○蠻○顏○潺○頑○

上聲

反返坂○散傘繖○晚挽○板鈑○簡揀○產鏟剗○癉亶○趕稈簳○坦袒○罕○侃○懶○攢○

綰○赧○盞琖○眼

去聲

旱悍銲漢翰瀚汗靬骭○旦誕嘽彈憚但○萬蔓曼○嘆炭○案按岸犴旰閈喭〔一四四〕○幹榦○粲燦

璨○棧綻組○盼襻○譔饌○渲灪○慢嫚謾○慣丱摜○贊讚灒瓚酇○患幻宦擐豢○間澗諫覵

○訕疝汕○辦瓣扮絆○飯販畈範泛范犯○限閬莧○鴈贗晏鷃○看○爛○篡○散○難○腕

桓歡

平聲

陰

官冠棺觀○撥般○歡讙驩貛獾○潘拚○端耑○剜豌蜿○酸狻○寬○鑽○湍○攛

陽

鸞鑾巒欒灤圝○瞞謾縵漫鞔饅灠鏝○桓綄〔一四五〕○丸刓蚖綄紈〔一四六〕完瓛岏〔一四七〕○團摶漙慱○盤槃瘢磐鬆般鞶媻磻蟠胖弁幋○欑穳

上聲

館管痯琯脘○纂纘穳酇○欵○盥澣〔一四八〕○滿懣○暖餪○椀○疃○卵○短

去聲

喚換煥渙緩逭奐○翫玩腕惋○鏝幔漫墁○竄爨攛躥○斷鍛段○算蒜○判拚○貫冠觀灌祼鑵鸛○半伴泮沜畔絆○鑽○亂○彖○愞

先天

平聲

陰

先仙蹮鮮○煎湔箋韉濺錢○堅肩甄○顛瘨巔○鵑涓娟蠲○邊籩編鞭鯿○喧暄萱塤〔一四九〕諠○氈鸇鱣饘邅旃栴○羶扇煽○專磚○千阡芊遷韆○軒掀杴〔一五〇〕○烟燕胭咽嫣○牽愆褰騫○箯扁蹁偏翩○淵寃宛鵷鴛蜿○痊詮筌銓悛朘荃○宣揎瑄○川穿○圈○天○鐫

陽

連蓮憐○眠綿○然燃○廛躔纏禪蟬○前錢○田畋闐填鈿○賢絃弦舷懸〔一五一〕○玄○延筵鋋埏蜒緣妍言研焉沿○乾虔○元黿圓員捐園圜袁猿轅原嫄源垣鉛鳶湲援○全泉○旋還璇○船傳椽○拳顴權鬈○胼駢軿便○聯攣○年○涎

上聲

遠阮苑晼○兗偃演堰衍鼴○卷捲○鮮跣洗銑毨筅獮蘚癬○腆殄沴○騫蹇繭筧梘襺○剪翦○撚輾碾讞○輦璉○辮辯○囀轉○貶扁匾艑緶○沔湎眄免冕勉俛眄○喘舛○闡蕆〔一五二〕○典○顯○犬○淺○展○遣○吮○軟○選○諞

去聲

院願愿怨遠援○勸券○見建健絹件○獻現憲縣○鞙眩絢○電殿甸佃鈿填闐靛奠○硯燕嚥讌諺堰緣掾宴彥唁嬿○眷倦〔一五三〕圈綣絹狷罥○面麪○片騙○變便遍徧辨辯卞汴弁○線羨〔一五四〕霰○釧穿串○扇善煽繕禪饍擅墠單○箭薦煎賤濺餞踐栫○鏇選旋漩○傳囀轉篆○戰顫纏○譴牽○練煉楝○戀

蕭豪

平聲

陰

蕭簫瀟繡飀綃消銷宵霄硝蛸痟魈翛○刁貂琱彫鵰凋○梟鴞囂枵驍歊○梢捎弰筲旓髾鞘颵○
嬌驕○蕉焦椒樵燋〔一五五〕○標膘腰嫖〔一五六〕杓飆○交蛟咬郊茭鮫膠教○包胞苞○嘲抓啁○高篙
膏羔糕橰皐櫜鼛○刀叨舠〔一五七〕魛○騷搔艘臊繅〔一五八〕颾○遭糟○鏖鑣爊○昭招朝○邀夭訞么
喓腰妖〔一五九〕要葽○飄漂○拋胞脬○絛搯饕叨滔韜慆○蹻橇○哮虓烋嗃詨○敲磽○抄譟○坳
凹○蒿薅○燒〔一六〇〕○褒○挑○超○鍬○操

陽

豪毫號濠嗥〔一六一〕○寮遼僚鷯憀聊○饒橈蕘○苗描緢○毛芼旄茅蝥猫髦○猱獶鐃呶怓撓譊○
牢勞轑澇醪撈○迢髫蜩調條佻跳○潮朝韶鼂○遙搖謠瑤颻窰堯陶姚嶢○樵瞧譙○鼇聱嗷敖
敖璈聱獒鷔䮕遨熬謷○喬蕎橋僑翹○爻肴淆殽○袍炮跑鞄匏咆庖○桃逃咷鼗陶萄綯醄洶濤
檮○曹漕槽嘈螬○瓢薸○巢漅

入聲作平聲

濁濯鐲擢○鐸度踱○薄箔泊博○學鷽○縛○鶴涸○鑿○鑊○著○芍杓

上聲

小篠謏○皎繳矯橋○裊鳥嫋褭○了瞭燎蓼○杳夭殀窅○遶繞嬈擾○眇渺杪藐淼○悄愀○寶
保堡褓葆○卯昴○狡攪鉸姣茭絞○老姥〔一六二〕獠潦撩橑○腦惱碯瑙○掃嫂○殍瞟僄剽勡○早

璪澡藻蚤燥〇倒島搗禱〇杲藁縞鎬鄗槁〇襖懊媪〇考栲〇挑窕〇沼〇少〇表〇巧〇曉〇飽〇爪〇炒〇討〇草〇好〇撓〇皭〇稍〇剖〇缶

入聲作上聲

角覺脚桷〇捉卓琢〇斫酌繳灼〇爍鑠嬫〇鵲雀趞〇託拓橐魄飥柝〇縹索搩〇郭廓〇朔矟〇剝駁〇爵〇削〇柞作鑿〇錯遺〇閣各〇壑熇〇綽婥〇謔〇戳槲

去聲

笑嘯肖鞘〇糶眺跳〇釣吊寫調掉〇豹爆瀑〇抱報暴鮑靤誚〇竈皂造漕慥躁〇料鐐廖罦療〇傲奡鏊〇趙兆照旐詔召肇〇少紹邵燒〇號皓好昊皥耗浩顥灝〇道翿纛纛盜導悼蹈稻到倒〇曜耀曜要鷂〇叫轎嶠〇醮噍〇糙操造慥〔一六三〕〇俏峭誚〇俵鰾醥〇孝効傚校〇窖校敎覺珓鉸〇較酵徼〇罩笊棹〇拗靿樂凹〇貌冒帽耄眊茂〇砲泡〇告誥郜〇澇勞嫪〇噪燥譟掃〇妙廟〇鬧淖〇奧懊澳〇鈔〇竅〇溺〇哨〇覆

入聲作去聲

岳樂藥約躍鑰瀹〇掿諾〇末幕漠寞莫沫〇落絡烙洛酪樂珞〇萼鶚鍔惡愕〇弱蒻箬〇略掠〇虐瘧

歌戈

平聲

陰

歌哥柯牁○科蝌窠○軻珂○戈過鍋○莎簑唆睃梭娑挲○磋瑳蹉瘥艖搓[一六四]○他拖佗詑○阿

痾○窩渦倭踒○坡頗○波玻皤番○呵訶○多○㕑

陽

羅蘿籮儸囉鑼螺騾灑欏蠡籮○摩磨魔劘髍○挪那挼[一六五]儺○禾和○何河荷苛菏○駝紽陀迱

跎鮀[一六六]酡沱鼉馱○矬鹾○哦蛾娥峨峩䳘俄○婆皤鄱膰○訛鈋

入聲作平聲

合盒鶴盍○跋魃○縛佛○活鑊○薄箔勃泊渤○鐸度○濁濯鐲○學○鑿○奪○着○杓

上聲

鎖瑣䵀○果裹蜾○裸蠃攞䂮㑩○舸哿○朵趓軃跢髻○娜那○荷哿○可坷軻○頗叵○婀○跛

簸○我○左○妥○火○顆○嫷○脞

入聲作上聲

葛割鴿閤蛤○鉢撥跋○潑粕鏺○聒括○渴礍○闊○撮○掇○脫○抹

去聲

賀荷㰤○佐左坐座○舵墮𩪿惰剁垛大馱獯○銼挫剉莝磋○禍貨和○邏囉摞○簸播譒○磨𪎊○臥涴○糯懦那柰○箇个○餓○些○過○課○唾○破○嗑

入聲作去聲

岳樂樂〔一六七〕約躍鑰○幕末沫莫寞○諾搻○若弱蒻○落洛絡酪樂烙○萼鶚鰐惡堊鄂○略掠○虐瘧〔一六八〕

家麻

平聲

陰

家加跏珈笳枷袈迦痂葭猳麚佳嘉○巴疤笆豝芭○蛙洼窪哇媧蝸○沙砂紗鯊裟○查楂䶥〔一六九〕吒○撾抓髽○鴉丫呀○叉杈扠差艖䁟○誇夸○蝦○葩○花○瓜

陽

麻蟆痲𪎊○譁划華驊○牙芽谺涯衙䆊○霞遐瑕○琶杷爬○茶槎搽〔一七〇〕○拏○咱

入聲作平聲

達撻踏沓○滑猾○狎轄鎋俠峽洽匣袷○乏伐筏罰○拔○雜○閘

上聲

馬媽○雅瘂〔一七一〕○洒〔一七二〕○　○　○　○寡〔一七三〕○　○　○　○　○　○　○〔一七四〕

入聲作〔一七五〕上聲

塔獺榻塌○殺霎○劄〔一七六〕扎○啞𠥩○察插鍤○法發髮○甲胛夾○答〔一七七〕搭嗒踏○颯撒薩靸○筊○刮○瞎○八○恰掐

去聲

駕嫁稼價架假○凹窊○跨胯髁○亞迓訝砑瘂○汊咤姹詫䰾(釋醜)○帕怕○詐乍榨槽○下芐夏罅

鏵暇廈○化畫華鱯樺話○那○罷霸灞靶壩鈀弝○卦掛○㕒(旁屋)〔一七八〕○大○罵

入聲作去聲

臘蠟鑞拉攋辣○納衲○壓押鴨○抹○襪○刷

車遮

平聲

陰

嗟罝○奢賒○車○遮○爹○靴○些

陽

爺耶琊鎁呆○斜邪○蛇佘○俫○瘸

入聲作平聲

協穴俠挾纈○傑竭碣○疊迭牒揲喋諜垤絰凸蝶跌○鐝撅○折舌涉○捷截睫○別○絕○蕺

上聲

野也冶○者赭○寫瀉○捨舍○惹若喏○撦哆○姐○且

入聲作上聲

屑薛紲泄媟褻爕屧疶○切竊妾沏○結潔刼頰鋏莢[一七九]○怯挈篋客○節接楫癤○血歇嚇蝎○闕缺闋○玦決訣譎蕨鴂○鐵餮帖貼○瞥撇○鼈別憋[一八〇]○拙輟○轍撤澈掣○哲褶摺折浙○設攝灄○啜○雪○說

去聲

舍社射麝貰赦○謝卸榭瀉○夜射○柘鷓炙蔗○借藉○趄[一八一]○偖

入聲作去聲

捏聶躡鑷囓臬蘖[一八二]○滅篾蔑○拽噎謁葉燁○業鄴額[一八三]○裂冽獵鬣列○月悅說閱軏越鉞樾蠘[一八四]刖○熱○爇○劣

庚青

平聲

陰

京麖庚鶊賡更粳羹畊鷩荆經兢矜涇○精睛晶旌鵲菁○生甥笙牲猩○箏爭○丁釘玎〔一八五〕仃○

扃坰〔一八六〕○征正貞禎徵蒸烝○冰兵幷○登簦豋甑燈○轟薨○憎曾繒罾增○鐺錚猙〔一八七〕琤撐

瞠○稱秤赬樫蟶○英瑛鷹應膺〔一八八〕櫻嬰嚶膺鸚纓瓔縈○輕坑卿巠硜罄傾鏗〔一八九〕○馨興○青

清鯖○聲升勝昇陞○汀廳聽鞓鞓○星醒惺鯹腥騂○崩綳○觥肱○甖○僧○亨○兄○泓○烹

陽

平評萍枰憑馮凭屏瓶俜娉○明盟鳴〔一九〇〕名銘鳴冥溟瞑螟蓂○靈櫺醽麢令零苓伶聆鈴齡蛉泠

瓴翎鴒陵淩菱綾凌○鵬朋棚○楞稜○層曾○能獰○藤滕騰縢謄疼○莖恒○盈嬴攍瀛塋螢營

迎蠅凝羸〔一九一〕○擎檠鯨黥勍○行形刑邢桁衡鉶珩硎○情晴〔一九二〕晴繒○亭停婷廷庭蜓霆○瓊

煢惸○澄呈程酲成城宬誠盛承丞懲乘塍○熒瞢○盲氓甍萌○橫宏紘閎嶸鋐弘○橙棖堂○榮

○寧○仍○繩○餳

上聲

景儆璟擏骾鯁綆梗警境頸耿哽○頃檾○丙炳邴秉餅屏○惺醒省瘖○影郢穎癭○省眚〔一九三〕○

礦鑛懭○惘〔一九四〕冏○艋蜢○整拯○茗皿酩○騁逞○領嶺○鼎酊頂○艇挺誔町奵○冷○井○

請○等○永○涬

去聲

敬徑俓經鏡獍竟競勁更○暎應膺凝硬○慶罄磬謦罄○命暝○鄧凳嶝隥鐙磴○迥詗敻○倩請○諍掙○正政鄭證○詠瑩○病並柄凭○令淩○聖賸勝乘剩盛○性姓○娉聘○佞濘甯○淨靜穽甑靖清〔一九五〕闐○杏幸倖脛興行○稱秤○定錠矴釘訂飣○贈○聽○迸○孟○橫○撐○亘

尤侯

平聲

陰

啾揫湫○鳩鬮○搜颼○鄒諏鯫陬騶緅○休咻〔一九六〕貅庥○謳鷗漚甌歐區○鉤勾篝溝韝緱○兜篼○秋鰍鞧楸鞦鶖○憂幽優櫌麀○脩修羞饈○抽瘳○周賙啁週洲州舟輈○丘坵○偷媮鍮○篘搊〔一九七〕○溲鎪餿○彪○收○齁○摳

陽

尤蚰疣訧遊游蝣由油郵牛㕛猷蕕輶猶繇蕕楢悠攸○侯猴喉餱篌○劉留遛瘤榴鶹騮流旒○柔揉鍒蹂糅○抔裒○繆矛眸鍪蝨牟麰侔○樓婁艛摟髏慺○囚泅○紬稠綢犨讎酬籌儔躊疇惆○求賕銶毬逑球俅仇樛裘虯○酋遒○頭投骰○愁

入聲作平聲

軸逐○熟

上聲

有酉牖羑友誘莠黝○柳罶飀○杻狃紐鈕忸○丑醜○九韭久玖糾灸疚○首手守○叟瞍〔一九八〕藪○斗枓蚪陡抖○狗垢苟耇枸○藕耦偶嘔毆○摟塿簍○肘箒酎○朽○酒○折〔一九九〕○剖○吼○走○否○揉○口○㑳○聰〔二〇〇〕

入聲作上聲

竹燭粥○宿

去聲

又右佑祐狖宥袖〔二〇一〕幼囿侑○晝呪胄紂宙籀咮○臼舅舊咎救柩廄究○受授綬壽獸首售狩○秀岫袖綉琇宿○嗽漱○皺驟○溜霤留餾鎦瘤劉窌○扣寇蔻○后逅候堠後厚○就鷲○豆脰竇鬬逗○搆遘媾購姤彀詬勾○湊輳甃○漏陋鏤瘻○謬繆○臭○嗅○瘦○僽○耨○奏○透○貿懋

入聲作去聲

肉褥○六

侵尋

平聲

陰

針斟箴砧椹鱵瑊○金今衿襟禁○駸綅浸祲〔二〇二〕○深蔘○簪鮗○森槮參○琛賝郴○音瘖陰喑○心杺○欽衾嶔○侵○歆

陽

林淋琳痳霖臨綝箖〔二〇三〕○壬任紝鵀○尋潯鱘〔二〇四〕鐔燖鬵〔二〇五〕○吟〔二〇六〕淫崟婬霪蟫○琴芩禽檎擒噙○岑鵭鍖涔霫○沉霃鈂湛○忱堪〔二〇七〕

上聲

廩懍凜○稔飪淰衽荏○審嬸沈瞫○錦噤○磣墋瘮○枕○飲○您○怎○寢

去聲

朕沈鴆〔二〇八〕枕○甚葚○任衽紝姙○禁噤澿矜○蔭廕窨飲恁○沁伈○浸祲○臨淋○滲槑○讖○譖○賃○啉○唅

監咸

平聲

陰

菴庵鵪䅖唵諳○擔眲儋耽湛酖眈〔二〇九〕○監緘椷○堪龕戡弇○三鬖毿○甘柑疳泔○杉衫○貪探○參驂○憨酣○簪篸𦠆鐕○嵌○鴿〔二一〇〕○詀嚪〔二一一〕○渰○攙

陽

南諵喃楠男○咸醎諴函銜啣○婪爁燣藍籃嵐○覃潭〔二一二〕談餤譚〔二一三〕燂藫曇痰○蠶慚○含涵邯○讒毚饞鑱劖巉○巖岩○喒

上聲

感鱤㘅敢○覽攬欖爦○膽𥗊紞○慘黲○揞晻黭○喊獫○毯禫倓萏窞○減鹻○坎○砍〔二一四〕○昝歜○俺〔二一五〕○糝○黯○斬○腩

去聲

勘磡○贛淦紺○憾撼頷琀莟唅○淡啖惔擔○轞檻艦餡陷○濫醶纜纜○瞰嵌闞○蘸站賺湛○鑑監○暫蹔蔘揝〔二一六〕○暗闇○三○探○渰○慘○儳○訕〔二一七〕

廉纖

平聲

陰

瞻詹占粘沾霑○兼縑鶼鰜○淹腌醃稖閹猒懨○纖銛憸暹𩅰○僉槧籤○襜韂覘○杴忺○尖漸

殲○拈○苫○謙○添

陽

廉簾臁奩帘○鮎黏拈○撏燖○鈐鉗黚○蟾憺○鹽炎閻簷嚴○甜恬○髯○潛○嫌

上聲

掩黶黤埯奄晻崦琰剡○撿鐮臉〔三二八〕○歛臉○染苒冉○閃陝○忝舔○險譣○颭○點○謟

去聲

艷焰厭饜驗灩釅奄〔三二九〕○贍苫○欠芡歉○玷店墊墊○瀲歛殮○念〔三三〇〕念○劍儉○僭漸○塹

茜塹○染○占○襜

中原音韻正語作詞起例

一　音韻不能盡收，廣韻如『崆峒』之『崆』、『耍駕』之『耍』、『倥偬』之『倥』、『鶺鴒』之『鶺』字之類，皆不可施於詞之韻脚，毋譏其不備。

一　『龐涓』呼爲『龐堅』，『泉堅堅而始流』可乎？『陶淵明』呼爲『陶烟明』，『魚躍于〔三二〕烟』可乎？『一堆兒』爲『一醉平聲兒』，『捲起千醉平聲雪』可乎？『羊尾子』爲『羊椅子』，『吳頭楚椅』可乎？『來也未』爲『來也異』，『辰巳午異』可乎？此類未能從命，以待士夫之辨。

一　余與清原曾玄隱言：『世之有呼「屈原」之「屈」爲「屈伸」之「屈」字同音，非也。』因注其韻。玄隱曰：『嘗聞前輩有一對句，可正之：「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明矣。』

一　平、上、去、入，四聲；音韻無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前輩佳作中間，備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聲；或有未當〔三三〕，與我同志改而正諸！

一　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者，以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耳，然呼吸言語之間，還有入聲之別。

一　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如『鞞』〔三三〕字次本韻後，使黑白分明，以別本聲外〔三四〕來，庶使學者，有才者，本韻自足矣。

一　平聲如尤侯韻『浮』字、『否』字、『阜』字等類，亦如『鞞』〔三五〕字收入本韻〔三六〕平上去字下，以別本聲外來，更〔三七〕不別立名頭〔三八〕。

一　中原音韻的本內『平聲陰如此字、陽如此字』，蕭存存欲鋟梓以啓後學，值其早逝。泰定甲子以後，嘗寫數十本，散之江湖，其韻內平聲『陰如此字、陽如此字、陰陽如此字』。夫一字不屬陰則屬陽，不屬陽則屬陰，豈有一字而屬陰又屬陽也哉？此蓋傳寫之謬。今旣的本刊行，或有得余墨本者，幸毋譏其前後不一。

一　分別陰、陽二義，熟看諸序。

一　東鍾韻三聲〔三九〕內『轟』字，許與庚青韻出入通押。

一　音韻內每空是一音，以易識字爲頭。止依頭一字呼吸，更不別立切脚。

一　漢書：東方朔滑稽，『滑』字讀爲『骨』；『金日磾』，『日』字讀爲『密』；諸韻皆不載，亦不敢擅收，況不可押於韻脚，姑錄以辨其字音耳。

一　漢書『曹大家』之『家』字，讀爲『姑』，可押，然諸韻不載，亦不敢擅收，附此以備採取。

一　廣韻入聲緝至乏，中原音韻無合口，派入三聲亦然。切不可開合同押。陽春白雪集水仙子：『壽陽宮額得魁名，南浦、西湖分外清，橫斜疎影窗間印，惹詩人說到今。萬花中先綻瓊英。自古詩人，愛騎驢踏雪，尋凍在前村。』開合同押，用了三韻，大可笑焉。詞之法度全不知，妄亂編集板行，其不恥者如是，作者緊戒〔三〇〕。

一　逐一字解註中原音韻〔三一〕見行刊雕。

一　齊微韻『璽』字，前輩剮王莽傳奇與支思韻通押。

一　有客謂：『世有稱「往」爲「網」、「桂」爲「寄」、「羨」〔三二〕爲「選」、「到」爲「豆」、「叢」爲「從」』，此乃與稱『陶淵明』之『淵』字爲『烟』字之所同也。

一　亳州友人孫德卿長於隱語，謂：『中原音韻三聲，乃四海所同者，不獨正語作詞。夫曹娥義社，天下一家，雖有謎韻，學者反被其誤，半是南方之音，不能施於四方，非一家之義；今之所編，四海同音，何所往而不可也？詩禪得之，字字皆可爲法。』余曰：『嘗有此恨。切謂言語既正，謎字亦正矣。從葺音韻以來，每與同志包猜，用此爲則。平、上、去本聲則可；但入聲作三聲，如平聲「伏」與「扶」、上聲「拂」與「斧」、去聲「屋」與「誤」字之類，俱同聲，

則不可。何也？入聲作三聲者，廣其押韻，爲作詞而設耳，毋以此爲比，當以呼吸言語還有入聲之別而辨之可也。』德卿曰：『然。』

一　『歡娛』之『娛』，廣韻音愚。』四海之人皆讀爲『吳』；『提撕』之『撕』，廣韻音西。』四海之人皆讀爲『斯』，有誚之者，謂讀白字——依其邊傍字音也。『犁牛之子騂且角』之『騂』字，廣韻息營切，音星。而讀爲『辛』，却依其邊傍字音，誚之者而不誚之，蓋知其彼之誤而不知此〔二三〕之謬。前輩編字，有云『日、月〔二四〕衆形，江、河諧聲，止戈爲武』，如此取義，『娛、撕』〔二五〕二字依傍有『吳、斯』讀之，又何害於義理，豈不長於傍是『辛』而讀爲『星』字之音乎？

一　余嘗於天下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言：『世之泥古非今、不達時變者衆；呼吸之間，動引廣韻爲證，寧甘受鴂舌之誚而不悔，亦不思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縉紳講論治道，及國語翻譯，國學教授，言語，下至訟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不爾，止依廣韻呼吸，上、去、入聲姑置未暇殫述，略舉平聲如：「靴許戈切。」在戈韻，「車、邪、遮、嗟」却在麻韻，「靴」不協「車」，「車」却協「麻」；「元、暄、鴛、言、褰、焉」俱不協「先」，却與「魂、痕」同押，「煩、翻」不協「寒、山」，亦與「魂、痕」同押；「靴」與「戈」、「車」與「麻」、「元」與「煩」、「煩」與「魂」其音何以相着？「佳」、「街」同音，與「皆」同押，不協「咍」，「咍」却與「灰」同押；「灰」不協「揮」，「杯」不協「碑」，「梅」不協「糜」，「雷」不協「羸」，

必呼「梅」爲「埋」、「雷」爲「來」方與「咍」協：如此呼吸，非鴂舌而何？不獨中原，盡使天下之人俱爲閩、海之音，可乎？切聞大學、中庸，乃禮記中語，程子取爲二經，定其闕疑，如「在親民」之「親」字，當作「新」字之類是也，聖經尚然，況於韻乎？合於四海同音，分豁而歸併之，與堅守廣韻方語〔二三六〕之徒，轉其喉舌，換其齒牙。使執而不〔二三七〕變，迂闊庸腐〔二三八〕之儒〔二三九〕，皆爲通儒；道聽塗說，輕浮市廛之子，悉爲才子矣。』余〔二四〇〕曰：『若非諸賢公論如此，區區獨力，何以爭之！』

一　依後項呼吸之法，庶無『之』、『知』不辨，『王』、『楊』不分，及諸方語之病矣。

東鍾

宗有蹤　松有鬆　龍有籠　濃有膿　隴有攏　送有訟　從有綜

江陽

釭有缸　桑有雙　倉有窗　糠有腔　贓有粧　楊有王　杭有降　強有狂　藏有床　磉有爽

網有往　讓有釀　葬有狀　唱有丈　胖有傍

支思

絲有師　死有史

齊微

知有之　癡有眵　耻有齒　世有市　智有志 以上三聲，係與支思分別。　篦有杯　紕有紑　迷有梅　脾有裴

米有美　妣有彼　謎有媚　閉有避 以上三聲，本聲自相分別。

魚模

蘇有疎　粗有初　吳有胡　殂有雛　祖有阻　櫓有弩　素有數　措有助

皆來

猜有差　灾有齋　才有柴　孩有鞋　海有駭　採有揣　凱有楷　太有大　捱有艾　賽有曬

眞文 與庚青分別。

眞有貞　因有英　申有升　嗔有稱　欣有興　新有星　賓有冰　君有扃　榛有箏　莘有生

薰有兄　鯤有觥　温有泓　奔有崩　巾有驚　親有青　恩有罌　噴有烹　哏有亨　津有精

昏有轟　隣有靈　貧有平　民有明　仁有仍　裙有瓊　勤有擎　門有萌　銀有嬴　盆有棚

塵有成　秦有情　雲有榮　神有繩　痕有莖　紉有寧　魂有橫　緊有景　引有影　袞有礦

窘有烱　軫有整　閔有茗　儘有井　允有永〔三四一〕　敬有近　印有暎　訓有逈　鎮有正

運有詠　鬢有病　吝有另　愼有聖　信有性　盡有淨　舋有興　趁有稱　迸有迸　悶有孟

混有橫　櫬有撑

寒山
珊有山　殘有潺　攢有盞　散有疝
桓歡
完有岏　官有關　慢有幔　患有緩　慣有賛〔二四二〕
先天
年有妍　碾有輦　羨有旋
蕭豪
包有褒　飽有保　爆有抱　造有造（上音皂，下音操。）
歌戈
鵝有訛　和有何　過有箇　薄有箔
家麻
查有咱　馬有麼　罷有怕
車遮
爺有衙　也有雅　夜有亞
庚青（與眞文分別。）

尤侯

溲有搜　走有㑳　叟有𤞞〔二四三〕　嗽有瘦　奏〔二四四〕有皺

侵尋

針有眞　金有斤　侵有親　深〔二四五〕有申　森有莘　琛有嗔　音有因〔二四六〕　心有辛　歆有欣

林有隣　壬有人〔二四七〕　尋有信　吟有寅　琴有勤　沈有陳　忱有神　稔有忍　審有哂

錦〔二四八〕有緊〔二四九〕　枕有瑱　飲有引　朕有鎮　甚有腎〔二五〇〕　任有認　禁有近　蔭有印

沁〔二五一〕有信　浸有進

監咸

菴有安〔二五二〕　擔有單〔二五三〕　監有間〔二五四〕　三有珊〔二五五〕　貪有灘　酣有邯　南有難　咸有閑

藍有闌〔二五六〕　談有壇　岩有顔　慼有捍　覽有懶　膽有癉　毯有坦　減有簡　坎有侃

斬有盞　勘有看　淦有幹　憾有漢　淡有旦　陷有限　濫有爛　賺有綻　鑑有澗　晻有按

探有炭

廉纖

詹有氈　兼有堅　淹有烟　纖有先　僉有千　忺有掀　尖有煎　拈有顚　謙有牽　添有天

㮰〔二五七〕有涎　鉗有虔　簾有連　粘有年　甜有田　髯有然　蟾有纏　鹽有延　潛有前

嫌有賢　臉有輦　染有僸　掩有偃　檢有蹇　險有顯　颭有展　閃有僐　忝有腆　點有典
諂有闡　艷有硯　欠有撵　店有鈿　念有年　聲去劍有見　偺有箭　塹有倩　占有戰

看岳王傳：

披文握武，建中興廟宇，載青史圖書。功成却被權臣妬，正落奸謀。閃殺人，望旌節中原士夫；悞殺人，棄丘陵南渡鑾輿。錢塘路，愁風怨雨，長是洒西湖！

韓世忠：

安危屬君，立勤王志節，比翊漢功勳。臨機料敵存威信，際會風雲。似恁地盡忠勇匡君報本，也消得坐都堂秉笏垂紳。閑評論，中興宰臣，萬古揖清芬。

悞國賊秦檜：

官居極品，欺天悞主，賤土〔三五八〕輕民。把一塲和議爲公論，妬害功臣。通賊虜懷奸誑君，那些兒立朝堂仗義依仁？英雄恨！使飛、雲幸存，那裏有南北二朝分？

張俊：

謀淵略廣，論兵用武，立國安邦。佐中興一代賢明將，怎生來險幸如猿？蓄禍心奸私放黨，附權臣構陷忠良。朝堂上，把一箇精忠岳王，屈死葬錢塘。

一　泰定甲子秋，復聞前章〔三五九〕餘論：『四海之人，皆稱「父」，去聲；「母」，爲「姥」音。廣韻：「父」，扶雨切，上聲，「母」在有韻，「婦」亦在有韻；「卦」，古賣切，與「怪」通；「副、富」，數救切，在有損〔三六〇〕；「道士」呼爲「討死」……』之類，猶平聲之所論也。入聲以平聲次第調之，互有可調之音。且以開口陌以唐內盲〔三六一〕至德以登五韻，閉口緝以侵至乏以凡九韻，逐一字調平、上、去、入，必須極力念之，悉如今之搬演南宋戲文唱念聲腔。考，自漢、魏無製韻者。按南、北朝史：南朝吳、晉、宋、齊、梁、陳，建都金陵；齊史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將平、上、去、入製〔三六二〕韻，仕齊爲太子中令。梁武時爲尚書僕射，詳約製韻之意，寧忍弱其本朝，而以敵國中原之音爲正耶？不取所都之內通言，却以所生吳興之音，蓋其地隣東南海角，閩、浙之音無疑，故有前病；且六朝所都，江、淮之間，緝至乏俱無閉口，獨浙有也——以此論之，止可施於約之鄉里矣。又以史言之，約才如此，齊爲史職，梁爲大臣，孰不行其聲韻也？歷陳，陳亡流入中原。自隋至宋，國有中原，才爵如約者何限？惜無有以辨約之韻乃閩、浙之音，而製中原之韻者。嗚呼！年年依樣畫葫蘆耳！南宋都杭，吳興與切隣，故其戲文如樂昌分鏡等類，唱念呼吸，皆如約韻——昔陳之後庭花曲，未必無此聲也——總亡國之音，奚足爲明世法！惟我聖朝興自北方，五十餘年，言語之間，必以中原之音爲正；鼓舞歌頌，治世之音，始自太保劉公、牧菴姚公、疎齋盧公輩，自成一家；今之所編，得非其意乎？彼之沈約不忍弱者，私意也，且一方之語，雖渠之南朝亦不可行，

況四海乎？予〔二六三〕生當混一之盛時，耻爲亡國搬戲之呼吸，以中原爲則，而又取四海同音而編之，實天下之公論也。』余曰：『晦菴有云：「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信矣。』

一　辯〔二六四〕明古字略〔二六五〕

東鍾

菄東　臭冬　营芎　仝同　戜戎　蠓螽　宗崇　崧嵩〔二六六〕　鬆鬆　窠松　䢉𨑹𨑹並農　㝏庸　圭封　逢熢　丰丰　逢蜂　飌風　殈凶　惣總　擁擁　冈冗〔二六七〕　恿勇　忎恐　湩動　鳳鳳　夢夢

江陽

灮光　匨臧　峀邦　瓨缸　侄〔二六八〕腔　暘場　羗羌　薑薑　畕彊　囊瀼　創瘡　喪喪　對剛　祑殃　暘䭾並唐　网兩　亯享　驚鷩　网網　宔䛁　朖誏並朗　瘬脹　瘴障　洒醬並醬　纊曠

支思

㞢之　峕時　恖〔二六九〕思　眎眡〔二七〇〕並視　敊豉　秲蒔　竢俟　孠〔二七一〕嗣　丣三並四　㹪翅〔二七二〕

齊微

䄬移　麋麋　埀垂　闚窺　𩡧羆　匇宐並宜　菱艾並苂〔二七三〕　䨣龜　鸃儀　䕼夔　睂眉　瀿湄　丕丕　跛紕　稘朞　嗁啼　卤西　靁雷　穨頹　㠯以　𥡴稽　礧磊　骽腿　辠罪〔二七四〕　誼誼　智智　彨魅　龡吹　穟穗　嘳喟　墬埊並地　豈驥　閉閉　炁氣　朁替　𦍋羿　卋世　徦退並退　衺帙　弌一　𥸷棗並栗　㔶音　垐赤　厗斥　析〔二七五〕折〔二七六〕　篴笛　家〔二七七〕寂　㔾剔　𤕣猆並翼

闔闔 鬮剆並則 遘及 湯遜 戟埴〔二七八〕

漁模

仔好〔二七九〕蘦蛛 技扶 伩奴 弖乎 辷徒 舁與 鬻煮〔二八〇〕晦畝 鬴釜 瞶覷 庽寓 豎竪 妒如〔二八一〕衮裕〔二八二〕遡泝〔二八三〕悑怖 屋屋 毛禿 豚启〔二八四〕遬謷並速 舧服 篁築 佰佰並夙 瞨僕 㯮粟

皆來

蘊埋 菲〔二八五〕乖 㳿苔 㦲扒並灾 㧒胎 捭擺 仢丏〔二八六〕㰻琹〔二八七〕並拜 𢡽憊 黱黛 瑇玳 帒袋 敀迫 厇宅 𧖴〔二八八〕脉 簰册 戹厄

眞文

輀茵 寀親 㕯呻 賓賓 粦憐 麐麟 敕陳 𦨭津 蘋蘋 㮑馨〔二八九〕夯〔二九〇〕貧 㚷竣 旬旬 㝐〔二九一〕榛 㝵聞 蚉蚊 㢱刎 筍笋 㦻蠢 昚慎 㶳燼 𡿪舜

寒山

翰看 韓韓 鵯翰 難難 囏艱 笴簳〔二九二〕繖傘 組綻 㪚〔二九三〕散

桓歡

䳺攢 槃柈並盤 圓剜 䝮狻 拞短 暖曈 暵煖 毌貫 糶逭 牉判

先天

𡿪蔑並天　歬前　菚箋　垔烟　𠹃吠　㞡展　硏硯　綫線　箾箭

蕭豪

鼂晁　翰朝　雧焦　裦袍　𨋍曹　㩫〔二九四〕擾　䘨表　䰜炒　衜道　嘂叫　䣴爵　腳脚

歌戈

㮯梭　譌訛　𩦺騾　龢和　𢿃播　䃺磨　㘴坐　盋〔二九五〕鉢　敓奪　㵣渴

家麻

譁譁　樣茶　簻䈡並撾　瘷痖　剮剮　搨拉　灋法　䟱鍤

車遮

衺〔二九六〕斜　㷙嗟　埜野　銕鐵　飻饕　㔉列　悊喆嚞並哲　䨮雪　㕟〔二九七〕厥　叶協　蛙蝶

庚青

鸎鶯　秔粳　硎阬並坑　䚗觥　盟〔二九八〕盟　鎗鐺　靈䨩　狌猩　㓷剠並黥　鋞鏗　甿氓　嵤嶸　輷轟　䏲鯖　璚瓊　延征　曐星

鮏鯹　䨴竈〔二九九〕並竈　䓑萍　冋坰　澂澄　凌凌　恆恆　蔆菱　椉兖並乘　儆警　鉶鑛　𩓐頃　䭰頂　𡴈幸　鞕硬　瀞淨　殸磬

䶄䴢並甑

尤侯

㳅流　遊遊　㨨抽　丠丘　求求　𥎦侯　鋀鍮　杽杻　𩠐首　丣〔三〇〇〕酉　羑誘　蕅藕　叜叟　呴吽並吼　垕厚　𦉮〔三〇一〕冑　𩠐樞

鬪鬪　槈鎒並槈　復復　窗岫　逡後

侵尋

沈沉　摽捡並擒　訡吟　裣襟　㬝參　蓡參　歁飲　亩廩　艌朕　穃蔭

監咸

枏楠　諵喃　弎三　飳鵮　敨叙並敢　㦨〔三〇二〕攬　䁪暫

廉纖

黏粘　箝鉗　䭯鬘　諂詔　豓艷　爓焰

一　略舉釋疑字樣：

閼氏音烟支。　可汗音克寒。　冒頓音墨特。　魯般下音班。　樊於期於，音烏。

嫪毒音澇靄。　角里先生角，音鹿。　酈食其音異飢。　寧馨兒寧，去聲。　万俟高音木奇膺。

僕射下音夜。　姑射下音益。　無射下音益。　龜茲音丘慈，國名。　番禺音潘愚，縣名。

牂牁音臧歌，郡名。　滹池音烏馱，河名。　彊場下音益。　盟津上音孟。　國士下音度。

陶甄音堅，又音眞。　矰繳下音勺。　枹鼓上音數。　琅琊〔三〇三〕下音耶，郡名。　邪谷上音耶。

綸巾綸、關二音皆可。　犧樽上音梭。　率更上音律。　盤飧下音孫，熟食也。　矛盾食蠢切。

黃能奴來切，三足鼈。　委蛇音威移。　彳亍音躑躅，小步也。　朝請去聲，漢官名。春曰朝，秋曰請。

於戲音烏呼，嘆辭。　尸解下音蟹。　欸乃音襖靄，漁歌。　宿留音秀溜。　般若音鉢惹，釋經。

衆生上音中，釋經。　句讀下音豆。　落魄下音託。　隱几隱去聲。　野燒燒去聲。

閣閣上音割，黃閣、東閣之類。下音各，天祿石渠諸閣之類。　雨水冰雨去聲。　俊與儁通。　遠去聲，遠害全身，遠市朝。

涯音牙，詞押。音移、崖，詩押。　些息个切，楚辭。　祆〔三〇四〕音軒，胡神也。　造二音：造作之造，造次之造。　匾音貶，牌額也。

般烏關切，亦黑色。　溺奴料切，尿也。沛公溺儒冠。　聞去聲，聞于天。　臨去聲，哭也。　螽單于傳有谷螽，音離，又音螺，瓠瓢〔三〇五〕也。

臉桃腮杏臉，則呼爲檢〔三〇六〕；若呼美臉兒。當呼爲斂字音〔三〇七〕。　大大都，大路〔三〇八〕不可同語〔三〇九〕。

樂府共三百三十五章自軒轅制律一〔三一〇〕十七宮〔三一一〕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

黃鍾二十四章：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水仙子　寨兒令　神仗兒亦作煞。　節節高　者刺古

願成雙　賀聖朝　紅錦袍即紅衲襖。　晝夜樂　人月圓

綵樓春即抛毬樂。　侍香金童　降黃龍袞　雙鳳翹即女冠子。　傾盃序

文如錦　九條龍　興隆引　尾聲

正宮二十五章：

端正好　袞繡毬亦作子母調。　倘秀才亦作子母調。　靈壽杖即呆骨朵。　叨叨令

塞鴻秋　脫布衫　小梁州　醉太平　伴讀書即村裏秀才。

笑和尚　白鶴子　雙鴛鴦　貨郎兒入南呂，轉調。　蠻姑兒

窮河西　芙蓉花　菩薩蠻　黑漆弩即學士吟、鸚鵡曲。　月照庭

六么遍即柳梢青。　甘草子　三煞　啄木兒煞亦入中呂。　煞尾

大石調二十一章：

六國朝　歸塞北即望江南。　卜金錢即初問口。　怨別離　鴈過南樓

催花樂即擂鼓體。　淨瓶兒　念奴嬌　喜秋風　好觀音亦作煞。

青杏子　蒙童兒即憨郭郎。　還京樂　荼蘼香　催拍子

陽關三疊　驀山溪　初生月兒　百字令　玉翼蟬煞

隨煞

小石調五章：

青杏兒即青杏子，亦入大石調。　天上謠　惱煞人　伊州遍　尾聲

仙呂四十二章：

端正好楔兒。　賞花時　八聲甘州　點絳唇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鵲踏枝　寄生草

六么序　醉中天　金盞兒（即醉金琖。）〔三二〕　醉扶歸　憶王孫
一半兒　瑞鶴仙　憶帝京　村裏迓古　元和令
上馬嬌　遊四門　勝葫蘆　後庭花（亦作煞。）　柳葉兒
青哥兒　翠裙腰　六么令　上京馬　祆神急〔三三〕
大安樂　綠窓愁　穿窓月　四季花　鴈兒〔三四〕
玉花秋　三番玉樓人（亦入越調。）　錦橙梅　雙鴈子　太常引
柳外樓　賺煞尾

中呂三十二章：

粉蝶兒　叫聲　醉春風　迎仙客　紅繡鞋（即朱履曲。）
普天樂　醉高歌　喜春來（即陽春曲。）　石榴花　鬬鵪鶉
上小樓　滿庭芳　十二月　堯民歌　快活三
鮑老兒　古鮑老　紅芍藥　剔銀燈　蔓菁菜
柳青娘　道和　朝天子（即謁金門。）　四邊靜　齊天樂〔三五〕
紅衫兒　蘇武持節（即山坡裏羊。）〔三六〕　賣花聲（即昇平樂，亦作煞。）　四換頭　攤破喜春來
喬捉蛇　煞尾

南呂二十一章：

一枝花即占春魁。　梁州第七　隔尾　牧羊關　菩薩梁州

玄鶴鳴即哭皇天。　烏夜啼　罵玉郎　感皇恩　採茶歌即楚江秋。

賀新郎　梧桐樹　紅芍藥　四塊玉　草池春即鬬蝦蟆。

鵪鶉兒　閱金經即金字經。　翠盤秋亦入中呂，即乾荷葉。　玉交枝　煞

黃鍾尾

雙調一百章：

新水令　駐馬聽　喬牌兒　沉醉東風　步步嬌即潘妃曲。

夜行船〔三七〕　銀漢浮槎即喬木查。　慶宣和　五供養　月上海棠

慶東原　撥不斷即續斷絃。　攪箏琶　落梅風即壽陽曲。　風入松

萬花方三臺　鴈兒落即平沙落鴈。　德勝令即陣陣贏、凱〔三八〕歌回　水仙子即凌波仙、湘妃怨、馮夷曲。　大德歌

鎭江迴　殿前歡即小婦孩兒、鳳將雛。　滴滴金即甜水令。　折桂令即秋風第一枝、天香引、蟾宮曲、步蟾宮。　小將軍

清江引　春閨怨　牡丹春　漢江秋即荊襄怨。　秋蓮曲

慶豐年　太清歌　小陽關　搗練子即胡搗練。　太平令

掛玉鉤序　荊山玉即側磚兒。　竹枝歌　沽美酒即瓊林宴。

快活年　亂柳葉　豆葉黃　川撥棹　七弟兒
梅花酒　收江南　掛玉鈎即掛搭沽。　早鄉詞　石竹子
山石榴　醉娘子即醉也摩挲。　駙馬還朝即相公愛。　胡十八　一錠銀
阿納忽　小拜門即不拜門。　慢金盞即金盞兒。　大拜門　也不羅即野落索。
小喜人心　風流體　古都白　唐兀歹　河西水仙子
華嚴讚　行香子　錦上花　碧玉簫　祆神急〔三九〕
驟雨打新荷　駐馬聽近〔三〇〕　金娥神曲　神曲纏　德勝樂
大德樂　楚天遙　天仙令　新時令　阿忽令
山丹花　十棒鼓　殿前喜　播海令　大喜人心
醉春風　間金四塊玉　減字木蘭兒　高過金盞兒　對玉環
青玉案　魚遊春水　秋江送　枳郎兒　河西六娘子
皂旗兒　本調煞　鴛鴦煞　離亭宴帶歇指煞　收尾
離亭宴煞

越調三十五章：

鬬鵪鶉　紫花兒序　金蕉葉　小桃紅　踏陣馬

天淨紗　調笑令（即含笑花。）　禿廝兒（即小沙門。）　聖藥王　麻郎兒

東原樂　絡絲娘　送遠行　綿搭絮　拙魯速

雪裏梅　古竹馬　鄆州春　眉兒彎　酒旗兒

青山口　寨兒令（即柳營曲。）　黃薔薇　慶元貞　三臺印（即鬼三台。）

凭闌人　耍三台　梅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　雪中梅　小絡絲娘　煞　尾聲

商調十六章：

集賢賓　逍遙樂　上京馬　梧葉兒（即知秋令。）　金菊香

醋葫蘆　掛金索　浪來裏（亦作煞。）　雙鴈兒　望遠行

鳳鸞吟　玉抱肚〔三一〕（亦入雙調。）　秦樓月　桃花娘〔三二〕　高平煞

尾聲

商角調六章：

黃鶯兒　踏莎行　蓋天旗　垂絲釣　應天長

尾聲

般涉調八章：

哨遍　臉兒紅（即麻婆子。）　牆頭花　瑤臺月　急曲子（即促拍令。）

耍孩兒〔三三〕（即魔合羅。）　煞　尾聲（與中呂煞尾同。）

名同音律不同者一十六章：

黃鍾水仙子　雙調水仙子　黃鍾寨兒令　越調寨兒令　仙呂端正好

正宮端正好　仙呂祆神急　雙調祆神急〔三四〕　仙呂上京馬　商調上京馬

中呂鬬鵪鶉　越調鬬鵪鶉　中呂紅芍藥　南呂紅芍藥　中呂醉春風

雙調醉春風

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一十四章：

正宮

端正好　貨郎兒　煞尾

仙呂

混江龍　後庭花　青哥兒

南呂

草池春　鵪鶉兒　黃鍾尾

中呂

道和

雙調〔三五〕

新水令〔三六〕　折桂令　梅花酒　尾聲

大凡聲音，各應於律呂，分於六宮十一調，共計十七宮調：

仙呂調清新綿邈　南呂宮感嘆傷悲　中呂宮高下閃賺　黃鍾宮富貴纏綿　正宮惆悵雄壯

道宮飄逸清幽　大石風流醖藉　小石旖旎嫵媚　高平條物〔三七〕滉漾

般涉拾掇坑塹　歇指急併虛歇　商角悲傷宛轉　雙調健棲〔三八〕激裊

商調悽愴怨慕　角調嗚咽悠揚　宮調典雅沉重　越調陶寫冷笑

有子母調，有字多聲少，有聲多字少，所謂一串驪珠也。

凡作樂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又云：『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且如女眞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眞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爲害也。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審其音而作之，庶無劣調之失。而知韻、造語、用事、用字之法，名人詞調可爲式者，并列于後。

一　作詞十法：

知韻無入聲，止有平、上、去三聲。

平聲有陰，有陽；入聲作平聲俱屬陽。　上聲無陽，無陰；入聲作上聲亦然。　去聲無陰，無陽；入聲作去聲亦然。

造語

可作——

樂府語　經史語　天下通語

未造其語，先立其意；語、意俱高爲上。短章辭既簡，意欲盡；長篇要腰腹飽滿，首尾相救。造語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則迂，不文則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聳觀，又聳聽，格調高，音律好，襯字無，平仄穩。

不可作——

俗語　蠻語　謔語　嗑語　市語　方語各處鄉談也。

書生語書之紙上，詳解方曉；歌，則莫知所云。　譏誚語諷刺，古有之。不可直述，託一景，託一物可也。

全句語

短章樂府，務頭上不可多用全句，還是自立一家言語爲上；全句語者，惟傳奇中務頭上用此法耳。

拘肆語

不必要上紙，但只要好聽，俗語、謔語、市語皆可。前輩云：『街市小令唱尖新茜意』、

『成文章曰樂府』是也。樂府小令兩途，樂府語可入小令，小令語不可入樂府。

張打油語

吉安龍泉縣氷〔二九〕淬米倉，有子志能號無心者，欲縣官利塞其口，作水仙子示人，自謂得意，末句云：『早難道水米無交』。觀其全集，自名之曰樂府，悉皆此類。士大夫評之曰：『此乃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曰樂府？』作者當以爲戒。

雙聲疊韻語

如『故國觀光君未歸』是也。夫樂府貴在音律瀏亮，何乃反入艱難之鄉？此體不可無，亦不可專意作而歌之，但可拘肆中白念耳。

六字三韻語

前輩周公攝政傳奇太平令云：『口來豁開兩腮』。西廂記麻郎么云：『忽聽一聲猛驚』、『本宮始終不同』。韻脚俱用平聲；若雜一上聲，便〔三〇〕屬第二著。皆於務頭上使。近有折桂令，皆二字一韻，不分務頭，亦不能唱采，全淳則已；若不淳，則句句急口令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也。殊不知前輩止於全篇中務頭上使，以別精粗，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可與識者道。

語病

如『達不着主母機』，有荅之曰：『「燒公鴨」亦可』。似此之類，切忌。

語澁

句生硬而平仄不好。

語粗

無細膩俊美之言。

語嫩

謂其言太弱，既庸且腐，又不切當，鄙猥小家而無大氣象也。

用事

明事隱使，隱事明使。

用字

切不可用——

生硬字　　太文字　　太俗字

襯墊字〔三二〕

套數中可摘爲樂府者能幾？每調多則無十二三句，每句七字而止，却用襯字加倍，則刺眼矣，倘有人作出協音俊語，無此節病，我〔三三〕不及矣。緊戒勿言。妄亂板行〔三三〕塞鴻

秋〔二三四〕末句本七字，有云『今日箇病懨懨，剛寫下〔二三五〕兩箇相思字』，却十四字矣。此何等句法，而又託名於時賢，沒興遭此誚謗，無爲雪冤者〔二三六〕——已辨於序。〔二三七〕

入聲作平聲施於句中，不可不謹。皆不能正其音。

澤國江山入戰圖第一，『澤』字，無害。

紅白花開烟雨中第二，『白』字。

瘦馬獨行眞可哀第三，『獨』字。若施於『仄仄平平仄仄平』之句則可，施於他調皆不可。

人生七十古來稀第四，『十』字。

點溪荷葉疊靑錢第五，『疊』字。

劉、項元來不讀書第六，『讀』字。

鳳凰不共雞爭食第七，『食』字。

陰陽

用陰字法

點絳唇首句韻脚必用陰字，試以『天地玄黃』爲句歌之，則歌『黃』字爲『荒』字，非也；若以『宇宙洪荒』爲句，協矣。蓋『荒』字屬陰，『黃』字屬陽也。

用陽字法

務頭

寄生草末句七字內，第五字必用陽字，以『歸來飽飯黃昏後』爲句，歌之協矣；若以『昏黃後』歌之，則歌『昏』字爲『渾』字，非也。蓋『黃』字屬陽，『昏』字屬陰也。

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後註於定格各調內。

對耦

逢雙必對，自然之理，人皆知之。

扇面對

調笑令第四句對第六句，第五句對第七句。

駐馬聽起四句是也。

重疊對

鬼三臺第一句對第二句，第四句對第五句；第一、第二、第三句，却對第四、第五、第六句是也。

救尾對

紅繡鞋第四句、第五句、第六句爲三對。

寨兒令第九句、第十句、第十一句爲三對。

二調若是末句稍弱，即以此法救之。

末句

詩頭曲尾是也。如得好句，其句意盡，可爲末句。前輩已有『某調末句是平煞、某調末句是上煞、某調末句是去煞』。照依後項用之。天〔三八〕平仄者，平者平聲，仄者上、去聲也。後云『上』者，必要上；『去』者，必要去；『上去』者，必要上去；『去上上』〔三九〕者，必要去上；『仄仄』者，上去、去上〔四〇〕皆可——上上、去去，若得迴避尤妙；若是造句〔四一〕且熟，亦無害。

去上 去平屬第二着，切不可上平。

慶宣和

仄平平

鴈兒落　漢東山

平去平 平去上屬第三着。

山坡羊　四塊玉

仄仄平平

折桂令　水仙子　殿前歡　喬木查　普天樂

平平去上

醉太平

仄仄仄平平

金盞兒　賀新郎　喜春來　滿庭芳　小桃紅　寨兒令　小梁州　賞花時

平平上去平　仄平平去平亦可。

呆古朶　牧羊關　德勝令

仄平平去平

喬牌兒

上平平去平

凭闌人

仄平平去上

紅繡鞋　黄鍾尾

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着。

醉扶歸　迎仙客　朝天子　快活三　四換頭　慶東原　笑和尙　白鶴子　堯民歌　碧玉簫

端正好　步步嬌

仄仄仄平平

新水令　胡十八

平平去平上

越調尾　離亭宴歇指鴛鴦煞

平平仄仄平平

天淨沙　醉中天　調笑令　風入松　祆神急

仄平平仄平平去

落梅風　上小樓　夜行船　撥不斷〔三四二〕　賣花聲

平仄仄平平平去

太平令

平仄仄平平去上去平屬第二音。

村裏迓鼓　醉高歌　梧葉兒　沉醉東風　願成雙　金蕉葉

平平仄仄仄平平

賺煞尾聲　採茶歌

平平仄平平去平

攪箏琶

平去仄平平去上

江兒水

平平仄仄平平去上聲屬第二着。

寄生草　塞鴻秋　駐馬聽

仄仄平平去平上

正宮、中呂、雙調尾聲。

定格四十首。

仙呂

寄生草飲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箇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麯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評曰：命意、造語、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屬陽，協音；若以『淵明』字，則『淵』字唱作『元』字：蓋『淵』字屬陰。『有甚』二字上、去聲，『盡說』二字去、上聲，更妙。『虹蜺志』、『陶潛』是務頭也。〔三三〕

醉中天

疑是楊妃在，怎脫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柰揮毫李白，覷着嬌態，洒松烟點破桃腮。

評曰：體詠最難，音律調暢。『捧硯』、『點破』，俱是上、去聲，妙。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醉扶歸 禿指甲

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樽，搊殺銀箏字不眞，揉痒天生鈍；縱有相思泪痕，索把拳頭揾。

評曰：『筍』字若得去聲字，好。『字不』二字去上聲，便不及前詞音律。餘無玼。第四句、末句是務頭。

雁兒〔二四四〕

你有出世超凡神仙分。一抹條，九陽山。君，敢做箇眞人！〔二四五〕

評曰：此調極罕，伯牙琴也。妙在『君』字屬陰。

一半兒 粧春

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

評曰：一樣八首，臨川陳克明所作，俊詞也。此調作者雖衆，音律獨先。

金盞兒 岳陽樓〔二四六〕

據胡床，對瀟湘，黃鶴送酒仙人唱，主人無量醉何妨？若捲簾邀皓月，勝開宴出紅粧；但一樽留墨客，是兩處夢黃粱。

評曰：此是岳陽樓頭摺中詞也。妙在七字『黃鶴送酒仙人唱』，俊語也，況『酒』字上聲以轉其音，務頭在其上。有不識文義，以送爲齎送之義，言『黃鶴豈能送酒乎』？改爲『對舞』，殊不知黃鶴事——仙人用橘皮畫鶴一隻，以報酒家，客飲，撫掌則所畫黃鶴舞以送酒。初無雙鶴，豈能對舞？且失飲酒之意。送者，如吳姬壓酒之謂。甚矣，俗士不可醫也！

中呂

迎仙客 登樓〔二六七〕

雕簷紅日低，畫棟彩雲飛，十二玉闌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

評曰：妙在『倚』字上聲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況務頭在其上。『原』〔二六八〕、『思』字屬陰，『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虛傳！

朝天子 廬山

早霞，晚霞，粧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

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紅繡鞋 隱士

嘆孔子嘗聞俎豆，羡嚴陵不事王侯。百尺雲帆洞庭秋。醉呼元亮酒，懶上仲宣樓，功名不掛口。

評曰：二詞對偶、音律、語句、平仄俱好。前詞務頭在『人』字。後詞妙在『口』字上聲，務頭在其上。知音傑作也。

普天樂 別友

浙江秋，吳山夜，愁隨潮去，恨與山疊。鴻鴈來，芙蓉謝，冷雨青燈讀書舍，怕離別又早離別。今宵醉也，明朝去也，留戀些些！

評曰：妙在『芙』字屬陽，取務頭。造語、音律、對偶、平仄皆好。看他用『疊』字與『別』字，俱是入聲作平聲字，下得妥貼，可敬。『冷雨』二字，去上爲上，平上、上上、上〔二四九〕去次之，去〔二五〇〕去屬下着。『讀書舍』，方是別友也。又第八句是務頭。『也』字上聲，妙。

喜春來 春思

閑花醞釀蜂兒蜜，細雨調和燕子泥，綠窓蝶夢覺來遲。誰喚起？簾外曉鶯啼。

評曰：『調』字、『遲』字俱屬陽，妙。『蜜』字去聲，好，切不可上聲。但要『喚』字去聲。『起』字，平、上皆可。

滿庭芳　晚春

知音到此，舞雩點也，脩禊羲之。海棠春已無多事，雨洗胭脂。誰感慨蘭亭古紙？自沉吟桃扇新詞。急管催銀字，哀絃玉指，忙過賞花時。

評曰：此一詞，但取其平仄，庶幾。若『此』字是平聲，屬第二着。喜『羲』字屬陰，妙。可惜第四、第五句，上下失粘。妙在『紙』字上聲起音，『扇』字去聲取務頭。若是『紙』字平聲，屬第二着；『扇』字上聲，止可作折桂令中一對。多了『急管』二字，不成調，得一意結之方好。吁！今之樂府，難而又難，爲格之詞不多見也。

十二月堯民歌　別情

自別後遙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袞袞，對桃花醉臉醺醺。透內閣香〔三一〕風陣陣，掩重門暮雨紛紛。怕黃昏忽地又黃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摟帶寬三寸。

評曰：對偶、音律、平仄、語句皆妙。務頭在後詞起句。

四邊淨　西廂

今宵歡慶，軟弱鶯鶯可曾慣經？欵欵輕輕，燈下交鴛頸。端詳着可憎，好殺無乾淨！

評曰：務頭在第二句及尾。『可曾』，俊語也。

醉高歌 感懷

十年燕市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吹老鱸魚興，晚節桑榆暮景。

評曰：妙在『點』、『節』二字上聲起音。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南呂

四塊玉

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劈碎琴，不害磣。

評曰：『纏』字屬陽，妙。對偶、音調俱好，詞也可宗。務頭在第二句及尾。

罵玉郎 感皇恩 採茶歌 得書

長江有盡思無盡，空目斷楚天雲。人來得紙眞實信，親手開，在意讀，從頭認〔三三〕。織錦回文，帶草連眞。意誠實，心想念，話慇懃。佳期未准，愁黛長顰。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敍寒温，問緣因，斷腸人憶斷腸人。錦字香粘新泪粉，彩箋紅漬舊啼痕。

評曰：音律、對偶、平仄俱好，妙在『長』字屬陽。『紙』字上聲起音，務頭在上，

及感皇恩起句至『斷腸』句上。

正宮

醉太平 感懷

人皆嫌命窘，誰不見錢親？水晶丸入麵糊盆，纔粘拈便衮。文章糊了盛錢囤，門庭改做迷魂陣，清廉貶入睡餛飩。葫蘆提倒穩。

評曰：『窘』字若平，屬第二着。平仄好。務頭在三對，末句收之。

塞鴻秋 春怨

腕冰消鬆却黃金釧，粉脂殘淡了芙蓉面。紫霜毫蘸濕端溪硯，斷腸詞寫在桃花扇。風輕柳絮天，月冷梨花院。恨鴛鴦不鎖黃金殿。

評曰：音律瀏亮，貴在『却』、『濕』二字上聲，音從上轉，取務頭也。韻脚若用上聲，屬下着，切不可以傳奇中全句比之。若得『天』字屬陽，更妙；『在』字上聲，尤佳。

商調

山坡羊 春睡

雲鬆螺髻，香温鴛鴦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片聲雪下呈祥瑞，把

團圓夢兒生喚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

評曰：意度、平仄俱好，止欠對耳。務頭在第七句至尾。

梧葉兒 別情

別離易，相見難，何處鎖雕鞍？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

評曰：如此方是樂府。音如破竹，語盡意盡，冠絕諸詞，妙在『這其間』三字，承上接下，了無瑕玼。『殃及殺』三字，俊哉語也！有言：『六句俱對』，非調也，殊不知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欲過聲以聽末句，不可加也 兼三字是務頭，字有顯對展才之調。『眼』字上聲，尤妙，平聲屬第二着。

越調

天淨沙 秋思

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評曰：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思之祖也。

小桃紅 情

斷腸人寄斷〔二五三〕腸詞，詞寫〔二五四〕心間事。事到頭來〔二五五〕不由自。自尋〔二五六〕思，思量往日〔二五七〕眞誠志。志誠是〔二五八〕有，有情誰似？似俺那人兒。

評曰：頂眞妙，且音律諧和。

凭闌人（章臺行）

花陣贏輸隨鏝生，桃扇炎涼逐世情。雙郎空藏瓶，小卿一塊冰。

評曰：陣有贏輸，扇有炎涼，俊語也。妙在「小」字上聲，務頭在上。「鏝」、「世」二字去聲，皆妙。

寨兒令（漁夫）

烟艇閑，雨簑乾，漁翁醉醒江上還。啼鳥關關，流水潺潺，樂似富春山。數聲柔櫓江灣，一鈎香餌波寒。回頭觀兔魄，失憶放魚竿，看，流下蓼花灘。

評曰：緊要在「兔魄」二字，去上取音；且「看」字屬陰，妙。「還」字平聲，好；若上聲，紐，屬下下着。

雙調

沉醉東風（漁夫）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烟波釣叟。

評曰：妙在「楊」字屬陽，以起其音，取務頭；「殺」〔三九〕字上聲，以轉其音；至下

〔三〇〕『戶』字去聲，以〔三一〕承其音。緊在此一句，承上接下。末句收之。『刎頸』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萬』字若得上聲，更好。

落梅風 切鱠

金刀利，錦鯉肥，更那堪玉葱纖細。若得醋來風韻美，試嘗着這生滋味。

評曰：第三句承上二句。第四句承上三句，生末句，緊要。『美』字上聲爲妙，以起其音，切不可平聲。『錦鯉』二字，若得上去聲，尤妙。

撥不斷 隱居

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補墻頭缺。竹籬茅舍。

評曰：務頭在三對，急以尾收之。

水仙子 夜雨

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棊未收，嘆新豐逆旅淹溜。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

評曰：賦者甚多，但第二句第五字、第六字，及『棊未』二字，并『二老』二字，但得上去爲上，平去次之，平上下下着。惜哉！此詞語好，而平仄不稱也！

慶東原 奇遇

參旗動，斗柄挪，爲多情攬下風〔三六二〕流禍。眉攢〔三六三〕翠蛾〔三六四〕，裙拖絳羅，襪冷凌波。耽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个。

評曰：『冷』字上聲，妙，務頭在上，轉，急以對收。『斗柄』二字上去，妙。落梅風得此起二句平仄，尤妙。

鴈兒落　德勝令 指甲摘

宜將鬭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繡線尋，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託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搯通身沁；知音〔三六五〕，治相思十个針。

評曰：俊詞也。平仄、對偶、音律，皆妙。務頭在德勝令起句——頭字要屬陽——及在中一對後——必要扇面對方好。

殿前歡 醉歸來

醉歸來，入門下馬笑盈腮。笙歌接至朱簾外，夜宴重開。十年前一秀才，黃虀菜，打敖做文章伯。江湖氣慨，風月情懷。

評曰：妙在『馬』字上聲，『笑』字去聲，『一』字上聲，『秀』字去聲。歌至『才』字，音促，『黃』字急接，且要陽字，好。『氣慨』二字，若得去上尤妙。三對者，非

也，自有三對之調。『伯』字若得去聲，尤妙。

慶宣和 五柳莊

五柳莊前陶令宅，大似〔三六六〕彭澤。無限黃花有誰戴？去來！去來！

〔三六七〕妙在『彭』字屬陽。僅二十二字，愈字少，愈難作，五字絕句法也。佳詞，與鴈兒同意。

賣花聲 香茶

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剝頁珠豆蔻仁，依方修合鳳團春。醉魂淸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

評曰：俊詞也。務頭在對起及尾。

淸江引 九日

蕭蕭五株門外柳，屈指重陽又。霜淸紫蟹肥，露冷黃花瘦，白衣不來琴當酒。

評曰：『柳』、『酒』二字上聲，極是，切不可作平聲。曾有人用『拍拍滿懷都是春』，語固俊矣，然歌爲『都是蠢』，甚遭譏誚。若用之於攪箏琶，以四字承〔三六八〕之，有何不可。第三句切不可作仄仄平平，屬下着。

折桂令 金山寺

長江浩浩西來，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詩句就雲山失色，酒杯寬天地忘懷。醉眼睜開，回首蓬萊，一半雲遮，一半烟埋。

評曰：此詞稱賞者衆，妙在『色』字上聲以起其意〔三六九〕，平聲便屬第二著。平聲若是陽〔三七〇〕字，僅可；若是陰字，愈無用矣。歌者每歌『天地安排』爲『天巧安排』，『失色』字爲『用色』，取其便於音而好唱也，改此平仄，極是。然前引『雲山』、『天地』，後說『雲山失色』、『天地忘懷』，若此則損其意，失其對矣。『安排』上『天地』二字，若得去上爲上，上去次之，餘無用矣，蓋務頭在上。『失色』字若得去上爲上，餘者風斯下矣。若全句是平平上上，歌者不能改矣。嗚呼！前輩尚有此失，後學可不究乎？

套數

雙調 秋思

夜行船

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筵燈滅。

喬木查

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

投至狐蹤與兎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

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風入松

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三七一〕粧呆。

撥不斷

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上遮，青山正補墻頭缺。竹籬茅舍。〔三七二〕

離亭宴歇指 雙鴛鴦殺尾聲

蛩吟一覺纔寧貼，雞鳴萬事無休歇。爭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評曰：此詞迺東籬馬致遠先生所作也。此方是樂府，不重韻，無襯字，韻險，語俊。諺云〔三七三〕：『百中無一』。余曰：『萬中無一』。看他用『蝶』、『穴』、『傑』、

『別』、『竭』、『絕』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說』、『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聲：無一字不妥，後輩學去〔三七四〕！

中原音韻後序

泰定甲子秋，予既作中原音韻并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未幾，訪西域友人瑣非復初〔三七五〕——讀書是邦〔三七六〕——同志羅宗信見餉，攜東山之妓，開北海之樽，英才若雲〔三七七〕，文筆如槊。復初舉杯〔三七八〕，謳者〔三七九〕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止其音而謂予曰：『「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聲〔三八〇〕，必欲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疇昔嘗聞蕭存存言，君所著中原音韻，迺正語作詞之法，以別陰、陽字義，其斯之謂歟？細詳其調，非歌者之責也。』〔三八一〕予因大笑，越其席〔三八二〕，捋其鬚而言曰：『信哉，吉之多士，而君又士之俊者也！嘗遊江海，歌臺舞榭〔三八三〕，觀其稱豪傑者，非富即貴耳〔三八四〕，然能〔三八五〕正其語之差〔三八六〕，顧其曲之誤〔三八七〕，而以才動之之者〔三八八〕，鮮矣哉〔三八九〕！』語未訖，復初前驅紅袖而白同調歌曰〔三九〇〕：『「買笑金，纏頭錦」，則是矣〔三九一〕。』乃復嘆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復初知某曲之是也。〔三九二〕』舉首四顧，螺〔三九三〕山之色，鷺渚之波，爲之改容。遂捧巨觴於二公之前，口占折桂詞一闋，煩皓齒歌以送之，以報其能賞音也。明當盡攜音

韻的本幷諸起例以歸知音。調曰：『宰金頭黑脚天鵝。客有鍾期，座有韓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雲飛去如何？醉覩銀河，燦燦蟾孤，點點星多。』歌既畢，客醉，予亦醉，筆亦大醉〔三九四〕，莫知其所云也〔三九五〕。挺齋周德清書。

中原音韻校勘記

本編所收的中原音韻，是採用景印元刻本作爲底本，另外用嘯餘譜本互相校勘。韵譜部分。並酌量引用了趙蔭棠先生中原音韻研究中的一些考訂。

今存的元刻本，不是初印，版片旣有破損，刷印也多模糊，其中看不淸或空白的字句，現在據嘯餘譜加以塡補。但是兩本幷存的字句，也往往有互相歧異之處，因此，所補入的字句，未見得完全就是原缺的字句。爲求愼重起見，凡補入字句，另外一一注明：元本絕對模糊或空白的，在注中寫作『全補』；參考嘯餘譜本還可以辨認出來的，寫作『半補』。『半補』的字句，基本上可以說已沒有問題；『全補』的字句，還有保留考慮的餘地。

關于嘯餘譜，是以明刻原本爲主。特別提到淸刻本時，再加以明刻、淸刻字樣來分別。

韵譜部分，凡兩本不同字，除注字外，一概兩存，不注是、誤。因爲有些字須經詳細考證，方敢確定。

古字略部分，除可以確定是、誤的以外，凡尙可存疑的，一概兩存。

此外，也還有些比較明顯的錯誤，則就校勘者所見提出。

〔一〕『玫』，古文『好』字。

〔二〕『美誠』，『誠』應作『成』。『𢇍』，古文『繼』字。

〔三〕嘯餘譜本此處題爲『周德淸中原音韻起例』。

〔四〕此陽春白雪集，非今存元楊朝英所編的樂府新編陽春白雪。

〔五〕『平聲獨有二聲』，嘯餘譜本作『平上去有三聲』，誤。

〔六〕『東、紅』二字，全補。

〔七〕『東』字，全補。

〔八〕『紅』字，全補。

〔九〕『東』字，全補。

〔一〇〕『紅』字，全補。

〔一一〕『誤刊』，嘯餘譜本作『誤看』。

〔一二〕〔一三〕這幾處，字句前後似有錯亂。今試爲移改如下，僅供參考。『未聞有如此平仄、如此開合韻脚德勝令，亦未聞有八句殿前歡。字之開合、平仄，句之對偶、短長，俱不知，而又妄編他人之語以板行，奚足以知其妍媸歟？嗚呼！言語可不究乎？此自己之謬語，而指時賢作者，皆自爲之詞……』

〔一四〕『鞞』字，嘯餘譜本作『碑』。但『鞞』字、『碑』字都不是入聲，恐均有誤。

〔一五〕『是』字，嘯餘譜本無。

〔一六〕『自序』，嘯餘譜本無。作『書』。

〔一七〕『惚』字，中原音韻研究據蘭茂韵略易通及嘯餘譜、中州音韻改作『懷』。

〔一八〕『翰』字，嘯餘譜本作『翰』。

〔一九〕『倅』字，同上作『碎』，誤。

〔二〇〕『疃』字，同上作『橦』。

〔二一〕『瞳』字，明刻嘯餘譜本作『瞳』。清刻嘯餘譜本作『瞳』。

綜合以上兩條，明刻嘯餘譜本比元刻本多一『橦』字，少一『朣』字；清刻嘯餘譜本『瞳』字重複，又少一『疃』字。

〔二二〕『膿』字，嘯餘譜本作『噥』。

〔二三〕『鱅』字，明刻嘯餘譜本空，清刻嘯餘譜本有，同元刻本。

〔二四〕『洪』字，嘯餘譜本作『哄』。

〔二五〕『篢』字，中原音韻研究疑是『籠』字。

〔二六〕『㩐』字，嘯餘譜本作『擁』。

〔二七〕『竉』字，全補。

〔一八〕「[illegible]」字，中原音韻研究疑是「[illegible]」字。

〔一九〕「殭」字，嘯餘譜本作「[illegible]」。

〔二〇〕「洪水」二字，同上作「椺」字，誤。

〔二一〕「膛」字，同上作「鐺」。

〔二二〕「驤」字，同上作「瓖」。

〔二三〕「搶」字，同上作「槍」。

〔二四〕「嚨」字，同上作「宋」。

〔二五〕「凉綡」二字，同上作「綡凉」。

〔二六〕「禳」字，同上作「欀」。

〔二七〕「[illegible]」字，同上作「淙」。

〔二八〕「搪」字，同上作「榶」。

〔二九〕「潢」字，同上作「璜」。

〔四〇〕「[illegible]」字，同上作「艎」。

〔四一〕「挷」字，同上作「梆」。

〔四二〕「[illegible]」字，同上作「雍」，誤。

〔四三〕『養』字，同上作『瀁』。

〔四四〕『墇』字，同上作『瘴』。

〔四五〕『瘴』字，同上作『嶂』。

綜合以上兩條，嘯餘譜本比元刻本少一『墇』字，多一『嶂』字。

〔四六〕『肢』字，同上作『吱』。

〔四七〕『塒』字，同上作『塒』。

〔四八〕『仔』字，全補。

〔四九〕『翅』字和『厠』字中間，中原音韻研究以爲不應有○。

〔五〇〕『癪』字，嘯餘譜本作『齊』。

〔五一〕『低堤磾眡』四字，同上作『邸觝𪉖弤』。

〔五二〕『羝』字，同上作『底』。

〔五三〕『棲悽』二字，同上作『悽棲』。

〔五四〕『烓』字，同上作『偲』。

〔五五〕『錐』字，嘯餘譜本同。重訂曲苑本誤寫作『雖』。中原音韻研究因以爲元刻本作『雖』，誤。

〔五六〕『緋』字，嘯餘譜本作『徘』。

〔五七〕「䨽」字，同上作「誹」。

〔五八〕「豨」字，同上作「晞」。

〔五九〕「曦犧」二字，同上作「犧曦」。

〔六〇〕「猗漪」二字，同上作「漪猗」。

〔六一〕「臆」字，同上作「噫」。

〔六二〕「糜」字，同上作「縻」。

〔六三〕「碕」字，同上作「祺」。

〔六四〕「蘄」字，明刻嘯餘譜本作「蘄」；清刻嘯餘譜本作「蘄」。

〔六五〕「咍」字，嘯餘譜本作「咍」。

〔六六〕「梯」字，同上作「稊」。

〔六七〕「彌」字，同上作「𦅿」。

〔六八〕「瀰」字，同上作「彌」。

綜合以上兩條，嘯餘譜本比元刻本多一「𦅿」字，少一「瀰」字。

〔六九〕「習」字，同上作「昔」。

〔七〇〕「觝」字，同上作「胝」。

〔七一〕『誣』字，同上作『極』。

〔七二〕『箪』字，同上作『華』。

〔七三〕『鶘』字，明刻嘯餘譜本作『鴸』。清刻嘯餘譜本作『鶒』。

〔七四〕『騆』字，中原音韻研究疑應作『緭』。

〔七五〕『晦』字，嘯餘譜本作『悔』。

〔七六〕『悴』字，同上作『粹』。

〔七七〕『焠』字，同上作『悴』。

綜合以上兩條，嘯餘譜本比元刻本多一『粹』字，少一『焠』字。

〔七八〕『瞖』字，同上作『翳』。

〔七九〕『悌』字，同上作『睇』。

〔八〇〕『弊』字，同上作『臂』。

〔八一〕『臂』字，同上作『譬』。

綜合以上兩條，嘯餘譜本比元刻本少一『弊』字，多一『譬』字。

〔八二〕『帔』字，同上作『怶』。

〔八三〕『涖』字，同上作『莅』。

〔八四〕「吹」字，同上作「吙」。

〔八五〕「瀦」字，同上作「豬」。

〔八六〕「哺」字，同上作「脯」。

〔八七〕「狙」字，同上作「蛆」。

〔八八〕「姑」字，同上作「枯」。

〔八九〕「觚」字，同上作「觚」。

〔九〇〕「鈇」字，全補。

〔九一〕「〇」，全補。

〔九二〕「蔞」字，同上作「簍」。

〔九三〕「繻」字，同上作「孺」。

〔九四〕「艫」字，同上作「爐」。

〔九五〕「鱸爐」二字，同上作「纑艫」。

綜合以上兩條，嘯餘譜本比元刻本少一「鑪」字，多一「纑」字。

〔九六〕「于」字，同上作「予」。

〔九七〕「旟」字，同上作「歈」。

〔九八〕『闒腴』二字，同上作『闒于』。

〔九九〕『篠』字，同上作『躇』。

〔一〇〇〕『捕』字，同上作『捕』。

〔一〇一〕『褚』字，同上作『緒』。

〔一〇二〕『姹』字，半補。

〔一〇三〕『詡』字及『〇』，全補。

〔一〇四〕嘯餘譜本此處無〇，上一『女』字和下一『嶼』字相連。

〔一〇五〕『蔦』字，嘯餘譜本作『篤』。

〔一〇六〕『蹉』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應和『促』字合併。

〔一〇七〕『曙』字，嘯餘譜本作『署』。

〔一〇八〕『楷』字，同上作『稭』。

〔一〇九〕『咍』字，中原音韻研究改作『唸』。

〔一一〇〕『埃』字，嘯餘譜本作『挨』。

〔一一一〕『俳』字，同上作『俾』。

〔一一二〕『獋』字，中原音韻研究疑是『檡』字。

〔一一三〕「蒯」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當和「拐」、「夬」二字分開。

〔一一四〕「跚」字，同上疑是「跐」字。按：「跚」字元劇中用同「躧」字，如「躧馬兒」或作「跚馬兒」，在此不誤。

〔一一五〕「帶」字，半補。

〔一一六〕「快」字，半補。

〔一一七〕「拜」字，全補。

〔一一八〕「恠」字，全補。

〔一一九〕「芬氛」二字，嘯餘譜本作「氛芬」。

〔一二〇〕「昏惛」二字，全補。

〔一二一〕「閽」字，半補。

〔一二二〕「殷」字，全補。

〔一二三〕「春椿」二字，全補。

〔一二四〕「○」及「訽」字，補。

〔一二五〕「吞」字，補。

〔一二六〕「皴」字，補。

〔一二七〕『欣忻』二字，補。

〔一二八〕『氳』字，補。

〔一二九〕『濱』字，補。

〔一三〇〕『訦』字，補。

〔一三一〕『醺』字，補。

〔一三二〕『搎』字，嘯餘譜本作『猻』。

〔一三三〕『懃』字，補。

〔一三四〕『垠』字，補。

〔一三五〕『鄞』字，補。

〔一三六〕『秦』字，補。

〔一三七〕『純』字，半補。『純蓴淳』三字，嘯餘譜本作『蓴淳純』。

〔一三八〕『雲芸』二字，全補。

〔一三九〕『不』字，中原音韵研究以爲應是『朮』字。

〔一四〇〕『撙』字，嘯餘譜本作『樽』。

〔一四一〕『攤』字，同上作『㰙』。

〔一四二〕『跧』字，補。

〔一四三〕『瘝』字，嘯餘譜本作『痸』。

〔一四四〕『嗲』字，明刻嘯餘譜本同，清刻嘯餘譜本作『濸』。

〔一四五〕『綄』字，半補，疑誤。中原音韻研究云：據中州音韻作『紭』。

〔一四六〕『紈』字，半補。

〔一四七〕自『桓』字以下至『蚖』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桓綄綄丸紈完瓛』七字應作一聯，『刓蚖蚖』三字作一聯。

〔一四八〕『瀚』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不應同『㬫』字同在一列內。

〔一四九〕『塤』字，嘯餘譜本作『損』。

〔一五〇〕『枚』字，同上作『祆』。

〔一五一〕『懸』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應和『玄』字在一列之內。

〔一五二〕『葴』字，嘯餘譜本作『藏』。

〔一五三〕『倦』字，同上作『捲』。

〔一五四〕『羡』字，同上作『羨』。

〔一五五〕『膲』字，同上作『憔』。

〔一五六〕『腰㯹』二字，同上作『臕鏕』。

〔一五七〕『舠』字，半補。

〔一五八〕『纅』字，嘯餘譜本作『鑠』。

〔一五九〕『妖』字，同上作『䏞』。

〔一六〇〕『燒』字，同上作『澆』。

〔一六一〕『嘷』字，同上作『滜』。

〔一六二〕『姥』字，同上作『栳』。

〔一六三〕『慥』字，同上作『慄』。

〔一六四〕『搓』字，同上作『槎』。

〔一六五〕『挼』字，同上作『捊』。

〔一六六〕『鮀』字，同上作『鮀』。

〔一六七〕『樂』字，同上作『葯』。

〔一六八〕『虘𤺊』二字，明刻嘯餘譜本作『𤺊虘』，清刻嘯餘譜本乙轉。

〔一六九〕『蹅』字，中原音韻研究疑是『蹅』字。

〔一七〇〕『搽』字，同上疑是『㯺』字之誤。按：元曲中用此字作『搽粉』之『搽』，不誤。

〔一七一〕『雅瘂』二字，半補。

〔一七二〕『洒』字，半補。

〔一七三〕『寡』字，半補。

〔一七四〕家麻上聲部分，元刻本模糊過甚，而嘯餘譜本行款又和元刻本大異，無法據以塡補，今將嘯餘譜本此一部分照錄於下。

馬嬀○雅瘂○洒傻（傻俏不仁）○賈假斝○寡冎剮○奼詫○把○瓦○鮓○打○耍

〔一七五〕『入聲』二字全補，『作』字半補。

〔一七六〕『劄』字，半補。

〔一七七〕『答』字，半補。

〔一七八〕『㢴』字，中原音韻研究疑是『㕢』字。

〔一七九〕『夾』字，明刻嘯餘譜本同，淸刻嘯餘譜本作『萊』。

〔一八〇〕『憋』字，嘯餘譜本作『鱉』。

〔一八一〕『趄』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是『趔』字別體。

〔一八二〕『櫱』字，嘯餘譜本作『蘖』。

〔一八三〕『業鄴額』三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應和以上數字在一列之內。

〔一八四〕「蝛」字，嘯餘譜本作「刖」。

〔一八五〕「玎」字，明刻嘯餘譜本作「玎」，清刻嘯餘譜本作「玎」。

〔一八六〕「埛」字，明刻嘯餘譜本同，清刻嘯餘譜本作「眮」。

〔一八七〕「狰」字，嘯餘譜本作「梈」。

〔一八八〕「膺」字，半補。

〔一八九〕「鋞」字，半補。

〔一九〇〕「鵬」字，嘯餘譜本作「瑦」。

〔一九一〕「甂」字，同上列在「盆」字下。

〔一九二〕「䝼」字，同上作「睛」。

〔一九三〕「眚」字，同上作「青」。

〔一九四〕「惘」字，中原音韵研究疑是「烱」字。

〔一九五〕「清」字，嘯餘譜本作「凊」。

〔一九六〕「咻」字，半補。

〔一九七〕「擱」字，嘯餘譜本作「櫊」。

〔一九八〕「膄」字，同上作「瞍」。

〔一九九〕『𢪃』字，中原音韻研究疑是『抷』字。

〔二〇〇〕『䎎』字，同上疑即『𦗔』字。

〔二〇一〕『袖』字，嘯餘譜本作『柚』。

〔二〇二〕『稄』字，同上作『祲』。

〔二〇三〕『綝𥝶』二字，半補。

〔二〇四〕『鱘』字，全補。

〔二〇五〕『罈』字，嘯餘譜本作『覃』。

〔二〇六〕『吟』字，半補。

〔二〇七〕『堪』字，嘯餘譜本作『煁』。

〔二〇八〕『鴆』字，同上作『鵮』。

〔二〇九〕『眈』字，同上作『躭』。

〔二一〇〕『鴿』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應和『嵌』字在一列之內。

〔二一一〕『嶄』字，同上疑係『蔪』或『嶃』字。

〔二一二〕『潭』字，嘯餘譜本作『譚』。

〔二一三〕『譚』字，同上作『潭』。

綜合以上兩條，只是位置不同。

〔二四〕『砍』字，中原音韻研究以爲應和『坎』字在一列之內。

〔二五〕『俺』字，同上以爲可能和『黯』字在一列之內。

〔二六〕『揞』字，嘯餘譜本作『楷』。

〔二七〕『詘』字，全補。

〔二八〕『瞼』字，嘯餘譜本作『驗』。

〔二九〕『菴』字，半補。

〔三〇〕『念』字半補。

〔三一〕『于』字，半補。

〔三二〕『當』字，半補。

〔三三〕『鞞』字，嘯餘譜本作『碑』。參看〔一五〕。

〔三四〕『外』字，半補。

〔三五〕『鞞』字，全補。

〔三六〕『入本韻』三字，半補。

〔三七〕『更』字，全補。

〔二二八〕『名頭』二字，半補。

〔二二九〕『三聲』，疑是『平聲』之誤。

〔二三〇〕『戒』字，半補。

〔二三一〕『中原音韻』，嘯餘譜本作『中州音韻』。

〔二三二〕『羨』字，同上作『美』，誤。

〔二三三〕『知此』二字，全補。

〔二三四〕『輩編字有云日月』七字，全補。

〔二三五〕『取義娛』三字，全補；『撕』字，半補。

〔二三六〕『語』字，半補。

〔二三七〕『不』字，全補。

〔二三八〕『迂闊庸』三字，全補。

〔二三九〕『儒』字，半補。

〔二四〇〕『矣』字半補，『余』字，全補。

〔二四一〕『永』字，嘯餘譜本作『求』，誤。

〔二四二〕『賚』字，同上作『貫』，是。

〔二四三〕『猨』字，同上作『搜』，誤。

〔二四四〕『奏』字，同上作『秦』，誤。

〔二四五〕『深』字，全補。

〔二四六〕『因』字，全補。

〔二四七〕『有人』二字，全補。

〔二四八〕『錦』字，半補。

〔二四九〕『緊』字，半補。

〔二五〇〕『甚有腎』三字，半補。

〔二五一〕『沁』字，半補。

〔二五二〕『安』字，半補。

〔二五三〕『擔有單』三字，半補。

〔二五四〕『監有間』三字，全補。

〔二五五〕『三有珊』三字，全補。

〔二五六〕『闌』字，嘯餘譜本作『間』，誤。

〔二五七〕『樽』字，同上作『摶』。

〔二五八〕『賤士』，同上作『賊士』。

〔二五九〕『前章』，同上作『前輩』。

〔二六〇〕『損』，同上作『韻』，是。

〔二六一〕『且以開口陌以唐內盲』一句，疑有脫訛，似應作『且以開口內鏗以唐，陌以盲』。

〔二六二〕『製』字，全補。

〔二六三〕『予』字，似應作『子』。

〔二六四〕『辯』字，半補。

〔二六五〕『字略』二字，半補。

〔二六六〕『嵩』字，半補。

〔二六七〕『冗』字，嘯餘譜本作『兄』，誤。

〔二六八〕『徑』字，同上作『⿰犭巠』，是。

〔二六九〕『恖』字，同上作『恖』，誤。

〔二七〇〕『际眡』二字，半補。

〔二七一〕『享』字，半補。

〔二七二〕『翅』字，半補。

〔二七三〕『婺』字，半補。

〔二七四〕『罪』字，半補。

〔二七五〕『枏』字，半補。

〔二七六〕『折』字，嘯餘譜本作『拆』。均誤，應作『析』。

〔二七七〕『家』字，同上作『豕』，誤。

〔二七八〕『戦』字，同上作『戢』，『埴』字，半補。

〔二七九〕『好』字，同上作『好』，是。

〔二八〇〕『鬻煮』二字，全補。

〔二八一〕『如』字，嘯餘譜本作『妬』，是。

〔二八二〕『裕』字，同上作『俗』，誤，應是『裕』字。

〔二八三〕『泝』字，同上作『沂』，誤。

〔二八四〕『豚居』二字，同上作『豚居』，誤。

〔二八五〕『菲』字，同上作『蕜』。

〔二八六〕『丐』字，同上作『丐』，是。

〔二八七〕『琹』字，同上作『琹』。

〔二八八〕『𧊒』字，同上作『[illegible]』，誤。

〔二八九〕『靁』字，元刻模糊不清。由于上有『麋』字，疑作『靁』。嘯餘譜本作『麐』，誤。

〔二九〇〕『穷』字，嘯餘譜本作『穿』，誤。

〔二九一〕『亲』字，同上作『業』。

〔二九二〕『𩋐』字，半補。

〔二九三〕『樕』字，嘯餘譜本作『擻』。

〔二九四〕『搜』字，同上作『攖』。

〔二九五〕『盍』字，同上作『盇』。

〔二九六〕『褻』字，同上作『衰』。

〔二九七〕『辱』字，同上作『乓』。

〔二九八〕『盥』字，同上作『盥』。

〔二九九〕『雹』字，同上作『雹』。

〔三〇〇〕『丣』字，同上作『丣』。

〔三〇一〕『韋』字，同上作『韋』，誤。

〔三〇二〕『擊』字，同上作『擊』。

〔三〇三〕『琅琊』二字，同上作『琅邪』。

〔三〇四〕『祆』字，同上作『袄』，誤。

〔三〇五〕『瓢』字，半補。

〔三〇六〕『檢』字，半補。

〔三〇七〕『斂字音』三字，全補。

〔三〇八〕『路』字，半補。

〔三〇九〕『同語』二字，全補。

〔三一〇〕『律一』二字，半補。

〔三一一〕『宮』字，半補。

〔三一二〕『醉金琖』，嘯餘譜本作『醉金錢』，誤。

〔三一三〕『祆神急』，同上作『袄神急』，誤。

〔三一四〕『鴈兒』，同上作『鴈兒落』，誤。

〔三一五〕『齊天樂』三字，半補。

〔三一六〕『山坡裏羊』，嘯餘譜本作『山坡羊』。

〔三一七〕『夜行船』，同上作『夜行般』，誤。

〔三一八〕『嬴凱』二字，半補。

〔三一九〕同註〔三一三〕。

〔三二〇〕『駐馬聽近』，嘯餘譜本作『駐馬聽』。

〔三二一〕『玉袍肚』，同上作『玉胞肚』。

〔三二二〕『桃花娘』，同上作『桃花浪』。

〔三二三〕『耍孩兒』，同上作『耍孫兒』，誤。

〔三二四〕同註〔三一三〕。

〔三二五〕『雙調』二字，全補。

〔三二六〕『新水令』三字，半補。

〔三二七〕『㧾』字，嘯餘譜本作『拘』。按：據唱論、太和正音譜，『㧾』作『物』。

〔三二八〕『健棲』二字，同上作『健捷』。

〔三二九〕『冰』字，同上作『水』，是。

〔三三〇〕『便』字，同上作『更』，誤。

〔三三一〕『襯墊字』當和以上『生硬字』、『太文字』等并列。此下『套數中……』一段，雖然是爲『襯墊字』作注脚，但據前後行款，皆另起一行，各本均接連『襯墊字』三字一貫而下，今爲改正。

〔二三二〕『我』字，半補。

〔二三三〕『安亂板行』四字，似應在下文『託名於時賢』之下。

〔二三四〕『鴻秋』二字，半補。

〔二三五〕『寫下』二字，半補。

〔二三六〕『無爲雪寃者』五字，半補。

〔二三七〕此段語氣不甚明順，可參看註〔二二〕、〔二三〕。

〔二三八〕『天』字，嘯餘譜本作『夫』，是。

〔二三九〕『去上上』，第二個『上』字似衍。嘯餘譜本此字空一格。

〔二四〇〕『上』字，全補。

〔二四一〕『造』字半補；『句』字，全補。但元刻本『造』字處似是一『古』字，疑嘯餘譜本或未確。

〔二四二〕『撥不斷』，嘯餘譜本作『掇不斷』，誤。

〔二四三〕『陶潛是務頭也』，自來多以爲『陶潛是』三字是務頭。按定格中說到某調某句是務頭，多有一『是』字，則此處的『是』字，當不可認爲是曲文中的『是』字；而以『陶潛』兩字是務頭，較爲妥當。

〔二四四〕『雁兒』二字，半補。嘯餘譜本作『鴈兒落』，誤。

〔二四五〕此詞嘯餘譜本不同，今引錄於左：

洞賓出世超凡本有神仙分。一抹條，九陽巾。君人，眞人！

〔二四六〕『岳陽』二字，半補。

〔二四七〕『登』字，半補。

〔二四八〕『原』字乃陽平聲，此處恐有誤。

〔二四九〕『上上上』三字，半補。

〔二五〇〕『去』字，全補。

〔二五一〕『香』字，半補。

〔二五二〕『認』字，半補。

〔二五三〕『斷』字，半補。

〔二五四〕『詞詞寫』三字，半補。

〔二五五〕『閒事』二字，半補；『事到頭來』四字，全補。

〔二五六〕『尋』字，半補。

〔二五七〕『往日』二字，半補。

〔二五八〕『志誠是』三字，全補。

〔二五九〕『殺』字，半補。

〔三六〇〕『轉其音至下』五字，半補。

〔三六一〕『聲以』二字，半補。

〔三六二〕『柄挪爲多情攬下風』八字，全補。

〔三六三〕『攢』字，全補。

〔三六四〕『娥』字，全補。

〔三六五〕『知音』二字，明刻嘯餘譜本『知』字下空一格，清刻嘯餘譜本作『知是』，誤。

〔三六六〕『似』字，全補。

〔三六七〕嘯餘譜本此處多『評曰』二字。

〔三六八〕『承』字，半補。

〔三六九〕『意』字，似應作『音』。

〔三七〇〕『共意平聲便屬第二着平聲若是陽』十四字，全補。

〔三七一〕『一就』，嘯餘譜本作『一恁』。

〔三七二〕此處撥不斷一詞，嘯餘譜本無。

〔三七三〕『諺云』，同上作『諺曰』。

〔三七四〕『後輩學去』，同上作『後輩學法』。

〔三七五〕『瑣非復初』，同上作『瑣扉復初』。

〔三七六〕『讀書是邦』句，嘯餘譜本無。

〔三七七〕『英才若雲』句，同上作『于時英才若雲』。

〔三七八〕『舉杯』，同上作『舉觴』。

〔三七九〕『謳者』，同上作『命謳者』。

〔三八〇〕『平聲』，同上作『平字聲』。

〔三八一〕『其斯之謂歟？細詳其調，非歌者之責也』。數句同上無。

〔三八二〕『越其席』句，同上作『越席』。

〔三八三〕『歌台舞榭』句，同上無。

〔三八四〕『非富即貴耳』句，同上作『非富卽貴』。

〔三八五〕『然能』，同上作『求能』。

〔三八六〕『其語之差』句同上作『其音之訛』。

〔三八七〕『曲之誤』句，同上作『曲之誤者』。

〔三八八〕『而以才動之之者』句，同上無。

〔三八九〕『鮮矣哉』句，同上作『鮮矣』。

〔三九〇〕『語未訖，復初前驅紅袖而自同調歌曰』數句，同上作『復初前驅紅袖而用同調歌曰』。

〔三九一〕『則是矣』句，同上作『以證其非』。

〔三九二〕『乃復嘆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復初知某曲之是也。」』數句，同上作『復初知某則是矣。乃復嘆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宗信知某曲之非、某曲之是也。」』

〔三九三〕『螺』字，全補。

〔三九四〕『筆亦大醉』句，同上無。

〔三九五〕『莫知其所云也』，同上作『莫知所云』。

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 一

定價一元

編校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中國戲劇出版社
北京王府大街六十四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九六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九年七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集共十九萬二千字印五千册
白報紙大三十二開九又十六分之三印張


赠书

統一書號：10069·249
定　價：1.00 元